

世界文學名著

茅 舍

伊班內司著
胡管雲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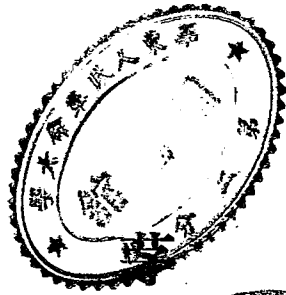
THE CABIN

By

V. B. IBANOS

Translated by

HWU TAN YUN



世界



舍

茅舍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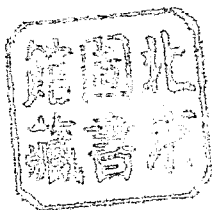
在藍色的晨光下面，伸展着廣漠的平原，在海岸的方面，現着晨曦的闊的光帶。

那最後的夜鶯，倦於用牠的歌聲來點綴那氣息有些像春天的秋夜，傾出牠的最後的一闕，好像那朝陽用牠那銳利的射光來刺傷牠一般。

一羣燕子，像互相追逐的頑童由田莊的茅簷下飛下來，而樹木的頂端因那些用牠們的翼所鼓起的風來騷動一切的空間的游蕩者的突擊而震蕩着。

那些把夜充滿着的聲音，如溪水的嗚咽聲，蘆葦的細語聲，守夜的狗的吠聲，均已漸漸消失了。

那農村已經醒來，而牠的呵欠聲是更爲嘈雜。公雞的啼聲由這間田莊到那間田莊地連續着，馬車的鈴用喧鬧的聲音來回答從華倫西亞的高塔上飄來的沉悶而朦朧的第一次彌撒的鐘聲。從畜欄來一個不諧和的牲畜大合奏，馬的嘶聲，溫柔的母牛的叫聲，母雞的咯咯，小羊的



嘩嘩，豬的鼻聲……所有這些剛醒來而嘈雜的生物，因感到那浸透了蔬草的辛烈的香氣的早晨的愛撫，都希望能自由跑到田野裏去。

空間漸漸彌漫了光綫，黑影漸漸消失，好像爲葉叢的罅隙所吞沒一樣；潮潤而光澤的桑樹的行列，參差的竹林，像綠色的綉巾一般的菜圃的方畦，與及那些精細地犁過的紅土，都在晨霧約迷濛中，漸漸地清晰起來。

在大路上，來了一串像移動的黑點般的行列，像蟻羣一樣地展開，都向着城市方面前進。從平原的四周，反響着車輪的軋軋聲，並混和着常插入督促牲畜前進的吆喝聲的俚歌聲，而空氣又常被狂暴的驢叫聲所震蕩，好像是報曉的呼號，據說那是對於那些破曉便壓在牠們身上的重擔的抗議。

在溪邊，淡紅色琉璃般的水面，當鴨羣像象牙的划船，搖着牠們蛇般的頭像奇怪的船首而前進的時候，被羣翼的拍擊所濺破，而蛙聲也因此而沉寂起來。

平原泛濫着日光，而生氣已透入田莊的內部。

門戶因開啓而發生擊撞聲；在葡萄架下可以望見白色的人形，他們正醒來欠伸着，雙手抱在頭後，仰着那明亮的天邊。

欄杆的門洞開着，吐出奶牛，羊羣，曳車的馬的長流，都向着城裏跑去。從遮住公路的矮樹的幕後，飄來牛車的鈴的叮噠聲，混和着人們愉快的聲音。他們尖銳地喊着：「去，去，」

督促着那些頑固的牲口。

在田莊的門前，站着那些準備往城裏，與及那些留下往田裏工作的人們，他們互相招呼。

「願上帝給我們好日子！」

「好日子！」

經過彼此招呼之後，彼此交換了村農的，（他們的血管中仍保有驕人的血，而他們提及上帝的名字，只因爲想造成莊農的語氣的村農）重濁的對話之後，如果是一個不相識的過路者大家便又沉默起來，但如果對方是一個熟識的人，他便會被委托在華倫西亞買一點家庭或妻子所需用的小東西。

天已全亮了。

在空氣中，夜間由朝濕的田和喧鬧的溪流所升起的薄霧已經消除。太陽已經出來；在淺紅的尼幕中，雲雀門跳躍聲變質再有一天的生命，而討厭的麻雀們，飛集在未開的窗門上，啄着窗上的木，用流民段長說的叫聲，夜間也喚着窗裏的人，希望替別人的勞作而生活。

「起來，你買酒和菓子，可用裏工作去，讓我可以有得吃！」

怕怕他，那全村都斗他故皮明部的東尼的妻，正進入她的茅舍裏來。她是一個勇敢的人物，雖然她的身體由於貧血的厚故，在盛年已變成慘白。他是全「聖區」中最勤勞的婦人。

天亮的時候，她已由市場回來了。她三時起床，負着東尼昨夜採集的園蔬的菜籃，像一個

真正的「舉區」的女兒一樣，在黑暗的小路上摸索去華倫西亞，一面咒詛着她的辛勤的生活，可憎的生活。而她的丈夫，那磨折她這麼利害的好人，却仍在溫暖的寢室中，捲在結婚時的被中酣睡着。

那些販賣蔬菜的行商，對於這個常在天亮以前已經來到華倫西亞的市場的婦人甚為熟悉。她坐在她的菜籃們的中間，當她用不自覺的妒羨的眼光望着那些飲一杯咖啡來緩和那清晨的尖寒的人們的時候，她的破舊的頸巾，在她的領下顫動着。她希望用恭順的，像牲畜般的忍耐，來獲得她精密地盤算着的錢來維持東尼和家計。

當她賣完了她的菜之後，她跑步回家來，省去一小時費在路上的時間。

不久她又去經營第二種買賣，賣了蔬菜之後又賣牛奶。帕帕他用索牽着那紅色的母牛，帶着牠一條像戀人一樣緊隨着母牛的尾巴的好玩耍的小牛，又回到城裏去。她的手中拿着一條小棍和一隻用來量牛奶給她的顧客的錫的量杯。

羅莎（那母牛因為她的紅色的外皮而被稱為這個名字）溫柔地叫着；因為感到早晨的寒氣而在覆在牠的背上的雲布之下顫抖着；同時她頻頻用她的潮潤的眼，回顧那遺在她的後面的有黑色的牛欄，和重濁的空氣的茅舍；且懷着一種對於未滿足的睡眠的渴望，來懸念着那些發香的稻草。

同時，帕帕他用小棍促着牠前進，因為現在已經不早，那些顧客們會埋怨的。那母牛和小

牛循着那條泥濘而有許多深轍的亞爾巴拉的大路中跑着前進。

沿着那溪岸的斜坡，走過着那些捲烟和繚絲的女工們的無窮盡的行列，她們一隻手拿着一個籃，一隻手却搖擺着。全「墾區」的處女們都沿着這條跑向工廠去，用她們的裙裾的搖盪，遺下了粗野的芳踪。

上帝的賜福遍及整個田野。

在把地平線遮沒的樹木和房舍的後面，太陽像一個大紅餅般升起來，射出眩目的金針。遠山和城市的尖塔，鍍上了玫瑰的顏色；那浮遊在天空的朝霞紅得像深紅的絲；路旁的溪流與湖泊，好像充滿紅色的游魚；掃帚的絲絲聲瓦器的擊撞聲，一切早晨可能聽見的聲音，清楚地從各田莊傳出來。

婦人們蹲在塘邊，足旁放着準備浣洗的衣服，深灰色的兔子，帶着誘惑的微笑在小路上躍過，當牠逃走的時候，顯露出牠從尾根分出來的淡紅色的後臀，公雞帶着一雙紅色的怒眼，携着牠的馴善的婢妾們，登上淡紅色的肥料堆上，發出像盛怒的蘇丹一般的啼聲。

帕帕他，略過那些她每天所習見的早晨的景色，匆匆地趕她的路，她則肚空着，她的四肢酸痛，她的寒酸的衣服濕透了從她慘白而消瘦的身軀所發出的特種的汗，牠有時整禮拜地違反自然地流着。

那些趕往華倫西亞的勞働羣衆擠滿了那些橋。帕帕他從那些集在城外，而肩頭負着他們貯

早餐的小布袋的勞働羣衆中間經過，停足在城外邊納稅處來等取她的收據——那每天重新騷擾她的靈魂的幾個稅錢——然後穿過那寂寞的大街。那大街的寂寞爲勞莎的牛鈴的田園的單調的聲音所擊破，牠令那些熟睡着的市民夢見青色的草原和農村景色。

帕帕他在城中每部分都有她的顧客。她在城中錯綜的街道上環走，停在那些關着的門前，有些用門槌扣一下，有些要扣上三數下，而經常繼續發出那粗糙而高銳的，令人難以相信是由於這樣坦_々而衰弱的胸脯所發出的叫賣聲。

「牛奶！」

於是那蓬髮而陷眼的僕人從樓梯下來，手拿着一個捧來接收那些牛奶；或者有一個仍帶着她去做彌撒時所帶的面帕的老守門人出來。

到八時左右，所有的顧客們都已經送過了，帕帕他現在行近了那條漁人街。

在那裏她也有她的生意。那可憐的農婦勇敢地穿過在這個時候好像死去一般的污穢的小巷。她每到這裏的時候，初時感到有些不慣，——一個清潔的腸胃的本能的厭惡——但他的精神，一個雖然是抱病但仍然是可敬的婦人的精神却勝過牠，於是她本着一種自傲的滿意——一種自己覺得雖被貧窮所磨折但仍比別人高尚的貞潔婦人的自傲——的心情而前進。

從那些關着門而寂靜的房屋中，透出那些卑鄙，混雜，無恥的下流人的呼吸，混和着一種強烈而腐敗的肉的氣息；而同時似乎有些經過整夜的野獸般的淫亂和酗酒之後的熟睡中的嚶語

和肉感的駢聲，從門罅中滲出來。

帕帕他聽見有一個人叫她。在一個狹窄的梯口的門前，站着一個強健的女郎用手招她。她是醜陋的，除了已經消褪的青春之外，別無其他可以動人之處。她的眼潮濕，她的髮纏成一隻頂髻，而她的兩頰仍塗着昨夜所塗的臙脂，像小丑——邪惡的小丑——的面上所塗的諷刺式的紅點一般。

那農婦合攏了她的嘴，做出一種驕傲而輕蔑的面孔，使她和她之距離明顯，然後從勞莎的乳袋取出奶來裝滿那女郎遞給她的樽。而那女郎却兩眼望定了那農婦。

「帕帕他，」她用一種猶疑的聲音說，好像她未能決定那真的是她。

帕帕他抬起她的頭，開始注視那女郎，然後她也顯得有些疑惑。

「羅莎里奧，那是你嗎？」

不錯，她從前是羅莎里奧，她用憂傷的頷首來承認。帕帕他立刻現出很驚異。她在這裏！一個如此高尚的父母的女兒！上帝！那是何等可恥！

那妓婦，由於職業的習慣，想用一種玩世的微笑，和一個曾嘗試過生活的祕密且不信仰一切的人的懷疑的態度來接受那侮蔑的農婦的驚異，但那農婦的清明的眼睛，好像使那女郎感到羞恥，她垂下了頭，恍惚想哭的樣子。

不，她並不是壞人，她曾在工廠工作，她會當女僕，但最後，因疲於忍受飢寒，她的姊妹

們給她一個好榜樣。於是她便流落在這裏，有時受愛，有時受打，而她將在這裏度過她的一生。這是很自然的，那些沒有父母的家庭的兒女的結果，往往就是這樣。這應歸咎於那個地主，那確應投入地獄的火焚燒的唐·莎爾華德應負一切壞事的責任！啊！賊！他是怎樣毀滅了那整個家族！

帕帕他因同情那女郎的悲憤，忘却了她的嚴肅的態度和冷淡的表情。那是真的，完全真的！那貪婪的老守財奴是應該負責的。全「墾區」都知道這件事！上天拯救我們！一個家族是怎樣容易便被毀滅了！而可憐的老巴勒提是一個何等的好人！如果他能抬起他的頭看一看他的女兒呵！人所共知那可憐的父親兩年以前已經在喬他去世了，而那母親，那可憐的寡婦，却在醫院病床上解脫了她的痛苦。

十年之間世界的變遷是如何的大啊！當時誰敢說在家中像王后一樣供奉着的她和她的姊妹們會有這樣的結果呢？呵！主！主！主！讓我們脫離罪污吧！

羅莎里奧在這些對話中活潑起來，她似乎因遇見她的童年的朋友而變為年青了。她的眼睛，剛才是死的，現在却因回憶她的過去而閃爍着。

「那間田莊，那塊土地現在變成怎樣呢？」「現在還是荒廢着。」「真的嗎？」「這使她感到愉快；——讓他們破產吧，讓他們夭折和毀滅吧——那些匪徒唐·莎爾華德的兒子們。

似乎只有這件事可以給她慰藉：她十分感謝皮明都與其他的人們，因為他們阻止外方的

人來耕種那些應屬於她的家族的土地。如果有人想佔有那土地，他們很知道那種處治他的方法——弔！一聲槍響便嚇縮了他的頭！

那女郎漸漸勇敢起來，她的眼睛耀着兇光；在那卑怯的慣受打擊的妓女的胸中，那種有生以來即看見門後掛着火鎗，而在節期常愉快地聞着火藥味的「墾區」女兒的精神復活起來。

在談過了可悲的過去的羅莎里奧之後，她的好奇心被喚起了，便繼續問及所有家中的人們的情形，最後便注意到帕帕他的不佳的景況。可憐的東西！顯然她的處境是十分不佳。她雖仍在青年，但只有她那明朗，無邪，羞怯像處女般的眼睛反映出她真正的年紀。她的身體只剩一副骸骨，而她那把像成熟的粟穗一般的顏色的頭髮，已加上了灰色的條紋，雖然她年紀還未到三十歲。

皮明都給她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呢？還一樣常常酗酒和厭惡工作嗎？那是她自己找來的，她拒絕了每個人的勸告而嫁了他。他是一個英偉的漢子，這是真的；當他在禮拜天下午和「墾區」中的最壞蛋的無賴們在古巴酒店玩牌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懼怕他，但在家中，却不得不被認為一個難以忍受的丈夫。但，無論如何，男子們總是一樣的！或者她還未知道！狗，他們都是狗，不值得費神去看顧他們！偉大的上天啊！可憐的帕帕他的形狀是多麼難看呵！

一個悍婦的洪亮而低沉像雷響一般的聲音從梯口傳下來。

「伊利莎！立刻把牛奶拿上來，那位老爺等着要啊！」

羅莎里奧似的大笑起來。「我現在是叫做以利莎了！你沒有知道吧？」她的生意要她改變她的名字，同時她說話要用安杜爾的聲調（註一）她用一種粗野的幽默來摹倣樓上悍婦的聲音。

但雖然她如此不介意，她還是趕快地離開。她是畏懼那些在樓上的人。那個發出吼魯的聲音的婦人，或那位等着牛奶的老爺，會因為她的遲延而給她一點紀念品。於是她請求帕帕他異時再在這裏停足來給她一點關於「黎區」的消息之後，便匆匆地跑回樓上去了。

勞莎的鈴的單調的叮噠聲，再繼續在華倫西亞的街道上多響一兩小時，那萎縮的乳袋已泌出最後一滴由椰菜葉和殘羹的貧薄的飼料所產生的稀薄的奶汁。帕帕他最後準備離開這真回田莊去。

那可憐的勞動婦人一面深思，一面愁悶地步行着，那偶然的相逢感動她；她記憶起那把老巴勒提全家吞沒的悲劇，好像牠是新近發生的一般。

自此時以後，那他的祖先在百年前已經開墾的田地，便被放在大路之旁荒廢着。那無人居住的田莊已漸漸裂成碎片，沒有一隻慈悲的手修補牠的屋頂，或在牠破裂的牆上投上一把泥。

年月過了又過，使人們看慣了那廢墟的景象，而不再注意及牠。甚至帕帕他也曾經過很久的時候，沒有去看過牠了。現在只有那些襲有他們的父親們對於此地的憎恨的孩子們對牠發生

興味。他們踏過了荒地上的蕁麻，用石擊穿那已經裂開許多大罅的掩閉着的荒廢的茅屋，或把泥土和碎石來填塞那在葡萄架下的井。

但今天，帕帕他，爲新近的遭遇所迷擾，注望着那個廢圩，而且停在公路的旁邊來想看得較清楚一點。

老巴勒提的田地（或說猶太人唐·莎爾華德和他的被社會所遺棄的嗣子們的田地較爲適當）是在肥美，成熟，微笑的「墾區」中間的一個可憐而荒涼的孤島。

多年的拋荒已經使土質變硬，招來了一切寄生植物，所有那些造物主創造來懲罰農人的毒藤科之類的東西，都在牠饑瘠的深窠中生長起來。一個混亂而醜惡的灌木林。在田地上伸展着新綠色的參差不齊的行列。隨處點綴着些神祕而罕見，只有在墳墓或廢圩中生長的野花。

在由於人們的退守的保障而繁殖着的茂盛而混雜的叢林中，培養和繁育着種種可厭的毒蟲，分佈到附近的田地上去；有起縐紋的腰的青色蜥蜴，有金屬的反光的大甲蟲，有短脚及毛狀的脚的蜘蛛，甚至毒蛇，牠們帶爬升附近的溪旁去。牠們繁育在那肥美，墾熟的平原中，自成一個獨立約週度而互相吞噬。雖然牠們給農民們帶來了些災患，但農民對牠們仍抱着甚至尊敬的态度，因爲如和會降這被咒詛的田地的災難相較，則上帝昔日所降於埃及的七大災難（註二）在「墾區」的住民看來，似乎都不過是小事吧了。

老巴勒提的田地是注定永不給人住的，那廢最好是給最可厭的毒物做巢，愈多愈好。

在那美麗的平原中像綠絨的袍上的污點一般的荒廢的田地的中間，聳立着，不如說是躺着一那間「茅屋」。牠的茅草的上蓋裂開，從那些被風雨所洞穿的裂縫，露出裏面被蟲蛀的木架。

那些牆壁，被雨水所腐蝕而袒露出泥磚，只剩一些很微的小點，顯出從前會粉飾過灰水。大門的門腳，由這邊到那邊都被老鼠咬成參差不齊的破洞。有兩個至三個小窗門，裂開很闊的縫，憑着一個鉸鏈鬆弛地賴西南風的慈悲而懸掛着，準備當第一個客人震蕩牠的時候便立刻落下來。

那個廢圩刺傷人的靈魂且令人心如重壓，好像一到暮色合攏的時候，幽靈們便會從那悲慘而荒涼的茅屋衝出來；而在夜間會有殺人的號聲從屋裏發出；同時所有這些荒蕪的蓬蒿會就是掩沒着無數悲慘的屍體的遮蓋物。

那景象的恐怖，由於幻想那荒廢的田地而構成，而牠的悲涼的貧瘠，則由於和環繞着牠的田地對比而更爲尖銳明顯。這些田地是這般深紅而耕種得這般好，有排列得很整齊的菜圃和秋天賦給牠的葉以透明的黃色的小果樹。

甚至飛鳥們也從那塊死的原野中逃出來，或者因爲懼怕那些在蓬蒿下面蠕動着的潛伏的爬蟲，或者是因爲嗅到那荒涼的氣息。

如果有人看見有東西在破爛的茅屋頂上飛過，那便一定是那些有一雙黑色而奸惡的翼，只要一鼓動便把沉寂投到充滿着歡欣的跳躍和嬉戲的啾啾的樹林裏，使全「羣區」歸於死寂，好

像周圍五里內並無麻雀一般的翼的不祥的鳥類。

帕帕他正在繼續向着在田地彼方相當遙遠的樹林閃露出來的她自己的田莊走去，但她仍要在大路的峻峭的邊沿站住，因為想觀察一輛載重的馬車經過，那馬車好像是由城裏開來的，牠劇烈地擺動着而前進。

那情景引起她女性的好奇心。

那是一輛農家的粗陋的車由一隻老而瘦的馬牽曳着，馬旁跟着一個高大的人，幫助那匹馬渡過那些深的轍溝，用吆喝聲和策策的鞭聲來督促牠。

他打扮得像一個工人；但他的派頭，如把一條頭巾繞着他的頭，他的厚絨的褲，和其他衣服上的小物事，表示出他並不是從「墾區」來的，因為「墾區」中個人的妝飾，已漸為城中的派頭所腐化了。他是一個從某處遙遠的市鎮來的農民，或者來自省境的中部。

馬車堆滿了一堆凌亂的家具，籠成一個高過車旁橫木的尖塔，那是全家的移徙。墊褥，裝滿沙沙聲的粟葉的草蓆，燈蕊草製的坐墊，盤，鍋，碗碟，竹籃，床板，一切都堆在馬車上，污穢，殘舊而可憐，表示出他們是飢餓，流亡，好像不幸是緊躡着那家庭的後跟。在那些凌亂的什物的頂上有三個小孩，互相擁抱着張着眼望着對面的田地，好像探險家第一次看見新地一樣。

一個婦人和一個顯然是她的女兒的女郎緊跟在馬車的後面走着，小心地關顧着，看有沒有

東西跌落，在馬的那一邊，一個十一歲左右的男孩跟着跑，每當馬車爲轍溝所阻的時候，協助他的父親。他的嚴肅的外貌表示他是一個慣於和困苦鬥爭的孩子，當別人正在遊嬉的年紀時，他已經是一個成人了。一條污穢而喘着氣的小狗跟在後面。

帕帕他的好奇心逐漸增強，她倚在她的母牛的身上看着他們經過。那些可憐的人們到那裏去呢？

那條通到亞爾巴拉的交叉點的路，是不能走到任何地方去的；牠在較遠的地方消失，好像被那些通到各個田莊的路口的分歧的小徑所分盡一樣。

但她的好奇心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聖母！那馬車由大路轉出，經過那道被咒詛的田地的入口，用樹幹和革皮所架成的傾頹的小橋，然後在老巴勒提的草場上走過，在牠的輪下壓倒了那些在那裏不被干涉地生長着的蓬蒿。

那家牽跟在後面，從他們的手勢和混雜的言語，表示出他們對於這種悲慘的貧瘠和頹敗所得的印象，但他們却不停地直向那荒廢的「茅屋」前進，好像那些想去領有他自己的財產的人們一樣。

帕帕他不再逗留多看了，她向着自己的家飛跑。爲想早一點到達，她把那母牛和小牛丟下。牠們安詳地行牠們的路，正像那些自有良好而安全的欄廄而無心去管人間的閒事的動物一樣。

皮明都懶惰地吸着烟，躺在他的茅屋的旁邊，用眼注視着在日光中晒着的三枝塗上雀膠的小棍，有些飛鳥在小棍的四周飛繞着，——一種闊少的職業。

當他看見他的妻帶着一雙驚奇的眼，而她瘦削的胸脯喘息着跑來，皮明都轉過身來，想聽得清楚一點，同時警告她不要跑近那三枝小棍。

現在有甚麼事情發生呢？難道那母牛被偷去了嗎？怕怕他，由於疲勞和激動，困難地吐出兩句斷續的說話。

老巴勒提的田地……一個家族……正入去工作……他們正想入那荒廢的茅屋居住……她自己親眼看見的。

皮明都，一個用雀膠的獵人，一個工作的敵人和全村的惡霸，在這意外的消息之前，不能再保持他的鎮靜和他的尊嚴。

「他媽的？」（註三）

他把他強壯而沉重的身軀，從地上一躍而起，不等更詳細的解釋，便即拔腳跑出去。

他的妻望着他，見他橫過那田地直跑到毗連那被咒詛之地的葦叢裏。他在那裏跪下，把頭伸向前去，用他的腹來爬行，好像他是一個亞拉伯的伏兵通過那葦叢來偵察一樣。數分鐘之後，他開始再跑，不久更在那些複雜的小路的路口上不見了，那些小路每一條都通到一個田莊，或通到那有使用着閃閃發光的大鐵鋤的彎曲的人形的田地上的。

「瘠區」微笑而喧擾地輪着，充滿喧聲和充滿日光，在早晨的太陽金色的光流之下睡着。但不久從遠處傳來混今齊聲叫和互相喊的聲音。那消息從這塊田到那塊田地傳播着。牠用大聲叫喊，用報警的驚奇和憤怒的顫聲，走遍了全個平原，好像回到數世紀以前，傳布阿爾及爾人的戰船已經泊在海邊，預備找尋白人的肉的消息一樣。

(註一) 安杜爾是西班牙境內的一個小國

(註二) 埃及七災見舊約出埃及記

(註三) Cordons 原意爲徽章，用作罵人的嘆詞，譯者僭予改譯。

在收穫的時節，當老巴勒提望着他的田園的時候，他不能自制那驕傲的心情。當他望着那些高壯的大麥，那些有羊毛般捲心的大白菜，那些在平地上露出牠青色的背的西瓜，那些半隱在牠的葉叢之下的蒲桃和番茄，他感謝土地的恩惠，和一切把這塊田地耕得比較「墾區」中的別的田地更好的祖先們的努力。

他的祖宗們全部的血汗都在這裏，五代或六代的巴勒提都在那一塊田土耕作來度過他們的一生。他們把他翻轉又翻轉；小心不讓牠的生長力低減；用犁和鋤來耙搔牠，這裏沒有一塊田不是用他的家族的血和汗灌溉過的。

那農人很愛他的妻，甚至寬恕她祇給他四個女兒而不給他一個男孩來幫助他工作的愚蠢。他愛他的女兒們也不減於愛他的妻。她們都是上帝遣來的天使，終日在農舍門前歌唱和縫紉，有時却跑到田地裏去，來給她們可憐的父親以一點小小的休息。但老巴勒提最高的熱情，愛上之愛，是對於那展開他的家族寂寞而單調的歷史的土地。

許多年以前，真的是許多年了，當老譚伯，一個現在將要瞎眼，替一個屠商在亞爾巴拉收着一羣貧瘠的羊的老人，在佛拉爾派僧侶的領土上流浪，射擊法蘭西人的時候，這塊地是屬於

聖明各爾修道院的僧侶的。

他們都是良善而正直的紳士，漂亮而健談，他們不急急於收集他們的租金，而當他們晚上在茅舍門前經過的時候，慷慨的老祖母用一深杯的咖啡，和本季初實的蔬菜來款待他們，他們便顯得很滿足了。以前，很久的以前，所有這些田地都屬於一個大闊人，當他死的時候，把他的羅惡和財產同時遺給社會。現在，唉！牠們是屬於唐·莎爾華德，一個華倫西亞矮小乾枯的老人，他是這樣苛待老巴勒提，令他甚至在晚上也夢見他。

可憐的農人把他的煩惱瞞着他的家人。他是一個勇敢而有清潔習慣的男子，當禮拜日全鄰舍的人們都集合在古巴酒店的時候，如果他也到那裏去混一下，也不過是看看人家玩牌，並看着皮明都和其他裝做「墾區」中的英雄，惡少們的荒謬而狂暴的行爲來大笑一下吧了，但他從沒有到櫃面去買一杯酒，他常把他的錢袋緊緊繫在他的腰間，如果他在那裏飲酒的話，那就祇有當那些贏錢的人買酒來款待全體觀衆的時候。

爲避免提及他的困難，他常時裝着微笑，溫柔而和藹，戴着那頂使他得了一個渾號的藍色的帽，拉下來蓋着耳朵。

他從朝至暮地工作着，當「墾區」中其他的人們仍在熟睡的時候，他已經在晨曦的微濛中耕着他的田了，但越來越顯得他是再不能繼續獨自把那些田地耕好了。

對於一個人，那重担是太大了。祇要他有一個兒子就好了！當他找尋幫手的時候，他找着

那些來虧蝕他的工人，祇做很少的工，當他在紅日當中的時候發見他們在馬廄中睡熟，便把他們辭退了。

由於崇敬祖宗的心理所迷擾，他是寧願因過度疲勞而死於他的田地上，也不願把一小塊的田地來租給別人的。自從他不自獨自幹完所有的工作以來，一半肥美的田土便休耕而不能生產了，而他却要其他的一半的收入來維持他的家庭和納租給他的地主。

這是一種沈默，固執而無望的鬥爭，他要取得他生活上的需要，而又要戰勝他自己生活力量的衰退。

他現在祇有一個願望。這個願望他的小女兒們是不知道的；沒有人給他們以關於困擾他的父親的憂愁和困苦的諷示；那個願望就是那四個年紀相仿的女兒用歌聲和笑聲所造成的家庭的神聖的歡樂，不要破滅。

同時，她們已經開始引起「黎區」中的少年用含情郎們的注意，當她們穿起新的美麗的絲巾，和繚繞有聲的熨好的裙去赴村中的宴會的時候；當她們早晨起來，在她們的寢室中亦是潛行到窗口，使她們可以從窗的縫隙下望那些唱着情歌或用六絃琴的弦聲來挑逗她們的求愛者的時候，可憐的老馬勒提，却正在一天比一天更艱苦地想去平衡他的收支，把也父親一文一文地替他掙下來的金錢一次復一次地大量拋出，但仍不能使那永不能滿足的老客齋尼唐·莎爾華德平靜下來，他這樣榨取他還不足，還不斷地提及那令人怕聞的消息，即是那增稅的流言與及

提高租額的必要。

巴勒提不能再有一個更壞的地主了。自從這裏很難找着一個區域沒有他的地產的時候起，他已經在全「墾區」負有一個可怕的名聲，他甚至春天也捲着一件襤褸的舊外套，帶去像一個乞丐，當他每天晚上在路上經過去訪問他的佃戶的時候，便常有仇恨和咒詛的手勢在後面指着他。這是貪婪者的執着，他要每分鐘都要黏附在他自己的財產上；這是重利盤剝者的堅持，他有許多未決的賬目要解決。

那些狗遠遠望見他便吠起來，好像死神已經來到一樣；那些孩子跟在他的後面做鬼臉；男人們躲藏起來來避免難為情的求恕；那些婦人們走到茅舍的門前去迎接他，她們的眼望着地面，謊話已經準備好來懇求他忍耐一下，而用眼淚來回答他的大言恐嚇。

皮明都像一個人所共知的惡霸，對於他的鄰舍們的不幸感覺有趣，但他同時是「墾區」的俠士，他常在牙縫中滲出喃喃的憤言，似乎是說要把他痛打一頓之後丟在河裏浸一浸。但那些正受那財奴的侵害的人們却把他勸住，告訴他唐·莎爾華德是如何有勢，警告他說，他是一個把上午花在法庭上，而有許多有權力的朋友的人。因此，窮人和他作對常是失敗的。

在他所有的佃戶中，巴勒提算是最好的了，他費盡一切力量以求不少欠他一文。但那老財奴雖然一面在別的佃戶面前舉出他做模範，一面却用他的殘酷手段來對待他，直至極點。由於那農民的怯弱所鼓勵，他把自己顯得更為嚴厲，而且顯然他很歡喜找着一個他可以把他搶

奪和虐待的本能加諸他，而不必有所畏懼的人。

最後他把那田地的租額增高了。巴勒提向他懇求，甚至向他哭着訴說他的歷代家族是怎樣因為想把這塊田地變成全「墾區」最好的田地而工作到手皮^穿脫。但唐·莎爾華德是不能感動的。他是全區最好的嗎？那麼他就應該多納一點，於是巴勒提便把增加的部分付過，在他未丟開那逐漸逐漸吸取他的生命的田地之前，他要流盡他最後的一滴血。

最後他再沒有餘錢來使他渡過難關。他惟有指望那田地的出產。而可憐的巴勒提把那真實的情況瞞着他的家人，祇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當他的妻和女兒們懇求他不要工作得大苦的時候，他強作微笑而繼續努力，像一個真正的狂人一樣。

他沒有睡覺；他似乎覺得他的園蔬沒有鄰人的生長得這麼快；他立志要自己一個人把整幅田地耕好；他在夜間摸索着工作；一些最微小的疑雲也會使他震慄，而他簡直是與恐懼為鄰，而最後，像他這樣正直而善良的人，也甚至乘鄰人的不備，竊取他們分內的水來灌溉田地。

但即使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辛苦，他的鄰近的農民也明白他的處境而可憐他的軟弱。他是一個大好人，他不知道怎樣造成一勇敢的前線來抵禦那慢慢吸乾了他的財奴。

而且那是真實的，那可憐的東西，由於熱狂的生活和瘋癲的勞作而消耗，成爲一具皮包骨頭的屍骸，僵僵着像一個八十歲的老翁，帶着一雙深陷的眼睛。那頂會帶給他一個渾號的特有的藍帽，因爲他消瘦了，不再蓋住他的耳朵而一直垂到他的肩頭，好像死人的遮面布一樣。

但最壞的就是這不能忍受的過度疲勞，也不過僅能幫助付出那無厭的怪物的要求的一半吧了。那種瘋狂的勞作不久便產生了惡果。巴勒提的馬，一隻長期勞苦的動物，他的一切瘋狂的勞作的夥伴，因倦於日夜不停的工作，成牽着滿載蔬菜的車到華倫西亞市場，或被長縛在犁把上而沒有時候來呼吸或涼一涼他的身體，決意寧願死去也不願對他的可憐的主人作絲毫的反抗。於是那可憐的農人看到自己是真的要毀滅了！他以絕望的心情望着他再不能耕種的田地和那一行一行的蔬菜，而那些蔬菜，當城中的人漠然地吃着牠的時候，是不會想到爲熱心希望着牠的生長，曾令一個農民對貧窮和土地作者長期的鬥爭的。

但上天是不會丟棄那些窮人的，從唐·莎爾華德的口對他說。人們說上帝常使人逢凶化吉並不是空話。

那令人難堪的財奴，那貪婪的重利盤剝者，當聽見巴勒提的不幸的時候，給他以慈惠而動人的援助。他需要多少錢來買過一隻牲口呢？五十元嗎？那麼他在這裏準備幫忙他，且表出那些輕蔑他並說他壞話的人們對於他的憎恨是何等的不公平。

於是他借錢給巴勒提，雖然他要他在一張寫滿瑣碎而詳細的條件的紙尾上簽字，內面書明利率，複利率，還款的抵押品，關於最後那一條，還將那些傢私，工具，那些。民在田地上所有一切，包括那欄中的牲口，列成一表附入。（因爲人情是人情，數目是數目。）

巴勒提由於獲得一隻新的精壯的馬所鼓舞，以更大的勇氣再從事他的工作，再在那把他壓

碎的田地上殺害他自己，而那田地却似乎和他的努力成正比例地而漸漸緊縮起來，直至像一塊紅色的殮布把他包住為止。

田中的一切收入都給他的家人吃光了，他在華倫西亞市場賣東西的一把銅子，很快就花完，他永不能湊夠相當的錢來滿足唐·莎爾華德的貪慾。

那爲還債而奮鬥的痛苦和失敗，在他的心中引起了某種反抗的本能，牠使各種關於公道的混雜的觀念，從他未成熟的理性中湧現出來。爲什麼那些田地不是他自己的呢？所有他的祖先都曾把他們的生命花在那些田地上；牠們是灑遍了他的家族的血汗的；如果沒有他們，沒有那些巴勒提們，那些田地現在是像河邊的沙地一樣荒涼。而現在那個沒有人性的老人却是牠的主人，雖然他不會拿鋤頭，而一生從沒有曲着背去做過一點田工，却把壓榨機放在他的身上，用盡他的力量來壓榨他。耶穌啊！人間的事情是怎樣安排的呢！

但那反叛的思想祇是瞬間一現；剛才退出的那勞動者的馴服的性格，和他傳統的和迷信的對於財產權的尊重心又回到他的心裏。他一定要工作且做一個有信義的人。——

而且那可憐的人，覺得不付到期的債款是一種最利害的失信，便回到他的工作去，越來越瘦弱，而心內自己覺得生命力已逐漸消褪，他明知這種情景不能再勉強捱下來，但仍不願放棄一片他祖先所遺給他的田土。

聖誕節來了，他祇能付給唐·莎爾華德已經到期的半年租金的一小部分；聖約翰日到了，

他沒有一個銅板，而他的妻又有病，他甚至要賣去他們結婚的首飾來做用費；他賣去那舊式的垂珠的耳環，鑲着珍珠的領結，這些都是他們的家寶和將來的遺產，那四個女兒曾爲牠們而引起過爭論。

那貪婪的財奴證明他自己是一個本性難移的人。不，巴勒提，那是不能繼續下去的。因爲他的心是慈悲的（無論人們怎樣不願意相信）他不能任令農人因定意多耕過自己能力所能耕的田地而殺害自己。不，他對這事不能同意；他是太慈心了。當他收到別人給他的租約的時候，他通知巴勒提從速放棄那些田地，他很抱歉，但他自己也是很窮。唉！同時他提醒他一定要立即付還那些借來買馬的債，連本帶利。

那可憐的農人因那要他放棄他的田地的命令而激動和昏亂得這麼利害，甚至未有注意到所欠的債加上那神聖的利息的總數是若干實數。

他的羸弱和那由兩年來的艱苦的奮鬥所產生的內心的腐蝕突然無法隱藏。

從未哭過的他，現在嗚咽得像一個孩子一樣。所有他的自尊心，他的摩爾人的尊嚴，立刻消失，他跪在那老人的面前求他不要丟棄他，因爲他當他像自己的父親一樣。

但可憐的巴勒提所選上的是一個多麼好的父親啊？唐·莎爾華德顯出他是殘忍的人。他抱歉，但他沒有辦法；他自己也是窮，他要供給他兒子們的生活費，他繼續用假作同情的花言巧語來掩飾他的殘暴。

那農民漸息於求憐，他曾幾次跑到華倫西亞他的地主的家裏，提及他的祖父們，提及他對這塊田地的道義上的權利，求他忍耐一些時候，表示他渴望能夠早日還給他，但最後，那財奴拒絕爲他開門。

絕望給巴勒提以一種新的生命，當他明白他是對的時候，他再成爲「黎區」的兒子，驕傲，勇敢而倔強，那地主不願意聽他的請求嗎？好！他是住在他的自己的屋裏，如果唐·莎爾華德想要求甚麼嗎？他應當到這裏來找他，他看看那一個惡霸能令他離開他的田地。

於是他繼續工作，但心懷疑，常常不安地張望着，看有沒有不相識的人在附近的公路上出現，好像每一分鐘都準備着一羣盜賊來襲擊他一樣。

他們在法庭控告他，但他沒有到庭。

他已經明白這些事情的意義，那是人們所設來毀滅那些好人的陷阱吧了。如果他們想來搶奪他，讓他們在那塊成爲他的血肉的一部分的田地上找着他吧，這樣他可以保護牠。

有一天他們給他通知，法庭已着手進行在今天下午把他逐出他的田地的手續，此外還有，他們將查封他茅舍中的一切東西來抵償他的債務。今天晚上他將不能在此過夜了。

這個消息對於可憐的老巴勒提是如此難以置信，他懷疑地微笑着。這種事，對於那些永付一點租金的騙子們或會有之，至於常常履行他的義務，甚至在這裡出世，而不過欠一年的租金的他——胡說！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即使在無道德和宗教的野蠻人裏面。

但在下午，當他看見有些穿黑衫的人沿着公路行來，是那些腋下挾着一捲公文的大報喪鳥，他不能再懷疑了，那些就是敵人。他們是來劫搶他的。

那種可以忍受各種恥辱，但當他的財產被觸及的時候便瘋狂起來的摩爾人的瞎撞的勇氣，突然在老巴勒提的心內甦醒起來。他跑進茅舍裏去，抓着那枝常掛在門後的舊鎗，把牠托在肩上，在葡萄架下找着一個位置，預備給那足踏到他的田地上的法律的法盜賊以兩顆子彈。

他那個有病的妻和那四個女兒跑出來，大聲狂叫，且投身在他的身上，雙手拉着鎗筒想奪去那枝鎗。他們從葡萄架這邊的柱推到那邊的柱。搶奪和爭論着的呼喊聲，引動那些鄰舍的人們開始跑出來形成一羣不安的羣衆，懷着住在荒僻的地方的人們的休戚相關的心情。

那個聰明地把那枝鎗奪了，帶回他自己的家裏去的，是皮明都。巴勒提躊躇地跟在後面，想去迫趕他，但却被那些魁梧的少年男子們強壯的手臂把他緊緊地牽住，他便把他的狂怒發洩在那些阻止他保衛他自己的東西的蠢人們的身上。

「皮明都——賊！還給我那枝鎗！」

但那個黑鬍却溫柔地微笑着，因他慎重而慈愛地對待那老瘋人而感到滿意。他把他帶到自己的家裏，他和巴勒提的朋友們在那裏看守着他，且勸他不要做出那種愚蠢的行爲。

小心啊，老巴勒提！這些人是從法院來的，你和他們對抗的時候，窮人常是吃虧的！冷酷和狡謀常勝過一切。

同時，那些大黑雀們在巴勒提的屋內拿出紙來一張又一張地寫；把那些傢伙和衣服無情地亂翻，開了一張清單，甚至畜欄中的東西也列入單內。那妻子女兒們失望地哭泣，而集合在門前的惶恐的羣衆，注意着他們每一種細微的動作，設法安慰那可憐的婦人，或高聲咒詛那個猶太鬼唐·莎爾華德和那些服從一隻這樣的狗的人們。

傍晚，巴勒提，像一個被擊敗的人，且經過那瘋狂的危機之後，變成一個癡呆的石偶。他看見在足前有幾束衣服，而聽見那貯着他的耕種的工具的袋裡的金屬的聲音。

「父親！父親！」那投身在他臂上的女兒們的顫音嗚咽着；在她們的後面，那老婦人病着，因發熱而顫抖；再後面，從侵入到皮明都的「茅舍」內起，通過黑暗的門口直至外邊看不見的地方止，都是鄰人的全體，那些被嚇怕了的悲劇的伴奏者。

他已經被逐出他的田莊了。那黑衣的人們已經把鎖鎖住，把鑰匙拿去；除了那丟在地上那幾束爛東西之外，再沒有給他們留下甚麼了。那些爛衣服，那些鐵工具，就是全部他們被允許拿出屋外的東西。

他們的說話被泣聲所間斷；那父親和那些女兒們再互相擁抱，而帕帕他，那間屋的女主人，像其他的婦人一樣，一面哭泣，一面反覆咒罵那老財奴直至皮明都侯機把話插進來才止。「我們要談論那件已經發生的事情，時候是多着；現在是吃晚飯的時間了。你看那一對！因為一個老財奴愛傷到這樣田地！如果她能看見所有這一切，他的奸惡的心是多麼得意呵！」

「墾區」的人們是仁慈的，他們都會關顧老巴勒提的一家，如果他們沒有別的東西，也會把麵包分給他們的。」

那個破產的農人的妻和女兒和幾個鄰人去到別的屋裏過夜。老巴勒提留下來由皮明都看管。

那留下的兩個男人在他們的燈芯草椅上坐至十時，在燭光下一支復一支地吸他們的捲烟。那個可憐的老農顯出是有些瘋癲了。他用簡短的單音來回答那現在扮成一個慈善人的角色的惡霸，而當輪到他自己說話的時候，他常反覆着下面那句話：

「皮明都，把我那支鎗給我吧！」

皮明都發出一種讚佩的微笑。那個全「墾區」都認為馴懦的蠢漢的小老人的突發兇猛令他驚訝。把鎗還給他！立刻！由於他眉間的直的綫紋，他清清楚楚看出他想要把那造成他的毀滅的人擊成粉碎的堅強的決心。

巴勒提越來越和那青年人糾纏不清了。他竟至叫他做賊，因為他不肯將他的鎗還給他。他沒有朋友；他已經看得很清楚；他們都不過是忘恩負義的人，在貪婪上和唐·莎爾華德沒有兩樣；他不願意在這裏睡覺；他是要悶死了。在他的工具袋裏，他揀出一把鐮刀來，插在他的腰帶裏，然後離開那農舍。皮明都並未有攔着他。

在這樣的時候，他是不能做出甚麼有害的事的；讓他露天睡覺吧，如果他歡喜這樣。那惡

霸掩了門，走上床去。

老巴勒提一直向他的田裏走去，像一隻被棄的狗，環着他自己的田莊走。

閉着吧！永遠閉着吧！那些牆壁是他的祖父建築而他自己每年把牠修葺過的。甚至在黑暗中，他的小女兒在三個月前所塗上的純潔的灰水的灰白色，仍顯得很清楚。

那畜欄，那馬廄，那豬圈，都是他父親的手澤；而那些茅草的屋頂，這般細長而高，在牠的兩端豎上兩個小十架，是他自己建築來替代那已處處有漏洞的舊物的。而那井上的欄石，葡萄架的柱，石竹和牽牛花在牠上面開着花簇的竹籬——這些都是他自己所手創。而所有這些都將成爲別人的產業，因爲，不錯，因爲人們已這樣處理牠。

他在他的腰帶裏摸出一盒火柴想把那茅草的屋頂點着。讓魔鬼把牠全部帶去吧；無論如何，牠是他自己的，上帝知道，而他有權毀滅自己的財產，當他看牠將要落在賊人的手上時，他可以這樣做。

但當他着手把火放在他的老家的時候，他感到一種恐怖的感覺，好像看見所有他的祖宗的鬼魂都站在他的面前；他把火柴枝拋在地上。

但破壞的慾望繼續在他的腦海中洶湧；手中拿着鐮刀，跑到那會令他破毀的田地裏去。

現在他還有一點時間來向那忘恩的土地，他的一切不幸的來源報仇。

那破壞的工作延長到整個小時。豈類的綠蔭所纏繞着的竹枝，顫動地落在他的足旁，用狂

暴的鐮刀把豆莢打下來；而那些椰菜和萵苣，被那鋒利的鋼鐵所進攻。像被割斷的頭顱一般四周翻滾，而把牠們的玫瑰形的葉散播全地。讓沒有一個人可以獲得他的勞作的收益。

他這樣繼續割着直至天亮，用瘋狂的脚步來踐踏着；高聲咒罵着，咆哮着穢語，直至最後疲倦熄滅了他的怒火，而把他拋在畦邊，他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想及下面的土地將真的就是他的床，而他唯一的職業就是叫街頭去乞食。

當太陽第一條光線射到他的眼簾的時候，他醒來，那繞着他的頭跳躍着的鳥兒快樂地啾啾着；利用那夜間的破壞的碎屑來做他的早餐。

他帶着由疲勞而來的麻木，和由潮濕而來的寒顫，從地上起來。皮明都和他的妻從遠處呼叫他，請他回來吃點東西。巴勒提用詭言來回答他們。賊！他拿了他的鎗！他走到往菲倫西亞的大路去，因寒冷而顫抖着，甚至自己也不知道往那裏去。

他在古巴酒店的門前停足並走入去。有些鄰近趕車的人和他談話，對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并請他飲酒。他感謝地接受。他渴望得到一些東西來抵抗那刺骨的尖寒。因為他向，是不大飲酒的，現在却一連飲了兩杯，那兩杯白蘭地酒倒入他的輕弱的胃裡正像火焰一樣。

他的面發熱，然後變成死白；他的雙眼充血。對於那些同情他的趕車人，表示誠坦和信任，好像一個快樂的人一樣。他呼他們為他的兒子，告訴他們，他並不以此小事為念。他並不是喪失一切。他還保留着他的最好的東西，一把祖父遺給他的鐮刀，是一件即使給他五十斗米

也不肯換的寶貝。

於是從腰間拔出那彎彎的鋼鐵，一件閃光而潔淨，堅硬而有利的鋒刃的工具，正如巴勒提所說，是在空中把烟紙切開的。

那些趕車人，會過一錢，督促着他們的牲口，起程往華倫西亞去了，空氣中充滿了車輪的軋軋聲。

那老人再留在酒店有一小時以上，自言自語，覺得越來越彘，直至那個洞悉他的處境的店主的苛刻的注視，令他徬徨不安而感到一種模糊的愧意，便用不穩的腳步走出去，並沒有向店主道別。

但他不能從他的心中把那固執的記憶趕走。他合着眼可以看見一個橙果園，那園離這裏約有一小時的路，在卑明馬各與海濱之間。他曾因事到過那裏數次。現在他可以去那裡撞一撞，看魔鬼是否有這樣好，能使他遇見他的主人，因為幾乎沒有一天，那貪婪的眼睛不去看一看那些菓樹，好像樹上的菓他都逐個數過似的。

他行了兩小時的路之後才行到，因為他不時要停下來平衡那個在他不穩的兩腳之上的俯前仰後的身體。

那些白蘭地酒現在完全操縱了他。他已不能再記憶他為甚麼目的從老遠的他的家所在的「攀區」跑到這裏來，最後他讓自己跌在路旁的麻田裏。不久，他的沈重的醉酒的鼾聲在那

些青白色的直梗中轟響起來。

當他醒來的時候，天已很晚。他覺得他的頭很重而他的肚子很空。他的耳鳴着，而他的口中有一種可怕的味道。他跑到這近着猶太人的「墾區」的地方來做什麼？他爲甚麼走得這樣遠？他高尚的本性發現，他看見自己的卑劣的情形而覺得羞恥，而想站起來走開。那橫在他腰帶上的鐮刀壓着他的肚皮，令他感到寒戰。

他站起來，從麻中擠出他的頭望去，他看見在路的轉灣處有一個矮小的人圍着一件斗篷緩步着。

巴勒提覺得他全身的血突然升上他的頭，醉意再回到他的身上。他站起來，拔出他的鐮刀。他們還說魔鬼不是好東西？他的人就在這裏；自從那天起他就想找尋的人，就在這裏。

那老剝削者當離開他的住宅的時候已經覺得很躊躇。老巴勒提的事件曾刺激他的天良，這是一件新事件而「墾區」的人是險惡的。但那種怕「墾區」中人因他的避面而得益的顧慮，勝過他的胆怯，且記得那菓園是離附近的田莊很遠的，他便走到路上來。

一面內心暗笑着自己剛才的膽怯，他已經行到「墾區」可以望得見的地方。當他看見巴勒提從那麻林中跳出來，對於他似乎是一隻紅面而張着手的巨鬼一樣。他截住他一切去路，把他逼近到那和公路平行的溪邊去。他想他自己一定是做着夢；他的牙齒震擊，他的面變成青色，他的斗篷跌落，露出他的舊外套和那圍繞着他的頸的污穢的頸巾。他是恐懼得這樣利害，他用

西班牙話向他說出他的游說的說話。

「巴勒提，我的兒！」他用嘎啞的聲音說：「所有的事情，都不過是一種頑笑，不要介意。昨天的事情不過是想恐嚇你一下，……並無他意。你可以仍留在你的田地裏；明天到我的屋裏去……我們大家把事情說妥：那些錢無論你何時還給我，我也沒有要緊。」

他轉身向後，避開巴勒提的接近，他想找機會逃走，來避免那鋒刃上反映着日光和天空的蔚藍的可怕的鑷刀。但因為溪流是在他的後面，他找不着退路，他屈身向後，想用他的拳來護衛他自己。

那農民像土狼般微笑着，露出他的銳利的白齒。

「賊！賊！」他用一種好像是咆哮的聲音回答他。

他把那凶器左右揮舞，想找一個可以打擊的地方，避開那個財奴伸在他的前面的瘦弱而絕望的拳頭。

「但是，巴勒提，我的兒！這是什麼意思？放下你的凶器，不要開頑笑呀！你是一個高尚的人……想及你的女兒們！我對你說，這不過是開頑笑，明天來我把那鑰匙還給你……啊！……」

於是來一種可怕的吼叫，一隻受傷的野獸的呼號。那張鑷刀，懶於和障礙物糾纏，只一擊便把那雙握着拳的手斬斷了一隻。牠仍憑着筋肉和皮而懸掛着，而血由那紅色的斷處猛流出來。

像熱泉一般，濺在狂吼着的巴勒提的面上。

那個老人立足不穩，但在他跌在地上之前那張鐮刀在他的頸上橫勒過。於是擦的一聲！割斷了錯綜的頸巾的層疊，開了一個幾乎把頭和軀體分離的深的割口。

唐·紗爾華德跌入溪裏去；他的雙腳仍留在那傾斜的岸邊，癩癩着，像被屠宰的閩牛伸出他最後的一踢。同時他的頭，浸在泥漿中，由那深的裂縫放出他所有的血，而那平靜地流着，且發出打破黃昏莊嚴的靜默的和平的淙淙聲的溪流染上了紅色。

巴勒提，癡呆地木立在溪岸，那老賊的血是何等多啊！溪水都變紅了，似乎還有更豐富的供給！那農人突然為恐怖所襲，發足狂奔，好像他怕那血的小河會浸上來淹死他一樣。

日落之前那消息已像騷動了整個平原的炮聲一樣傳開了。你會見過一個城市用矯飾的態度和暗中的歡喜來接受那壓迫牠的統治者的死訊的情形嗎？每一個人都估到這是出自巴勒提之手，但沒有人肯說出來。那些田莊將為他打開着一切可能隱匿的地方；那些婦人們將願意把他藏在裙底。

那個兇手却像一個瘋人一樣在田野傍徨，他離開了一切的人，他伏在那些斜岸的後面，他把身體隱在那些小橋之下，他飛跑過那些耕地，他為大的吠聲所驚駭，直至第二天，村警們當他在草棚睡着的時候發見了他。

六個禮拜之久，「黎區」中的人除了談老巴勒提之外，沒有談到別的事情。

男人們和女人們，禮拜日都好像麝香一般跑到華倫西亞的監獄去，爲着想從那些鐵柵看望一下那可憐的革命家，他越來越瘦，他的眼睛更爲深陷，而他的目光更爲困惑。

他的審判期到了，他被判處死刑。

那個消息在整個平原中造成很深的激刺。

教區的牧師和區長發起一個運動來避免那種恥辱……一個本區的人被送上斷頭臺！而且因爲巴勒提向來是馴順的，那些政客們吩咐他選舉誰他便選舉誰，被動地服從，好像接受命令一樣，於是他們爲着拯救他的生命，到馬德里去了一次，而他的赦免是徽幸地被批准了。

那農民從監獄出來瘦得像一個木乃伊一樣，且被帶到喬他去，兩年後他就死在那裏。

他的家雖散了，像在風中的一把稻草一樣地失了踪。

他的女兒，一個跟着一個，離開那些容留他們的家庭，跑到華倫西亞去自尋生活，像富女僕之類；那可憐的寡婦，她的病體把別人麻煩到夠了，便被送往醫院去，不久就在那裏死了。

「黎區」的人們，由於每人都有忘記別人的不幸的原故，甚少談及老巴勒提的可憐的悲劇，而祇想知道他的女兒們在變成怎樣的情形。

但沒有人忘記那些田地和那間田莊，牠還正像那些法官們把那不幸的農人逐出來那一天一樣地遺下來。

牠是整個區域的人們的無言之約；一種自動的聯盟抵制，說話不多，但似乎那些樹木和大路們都有加入。當災禍發生那一天，皮明都會給牠以明白的條文，我們要看看那個惡霸敢佔有那些田地！

而「黎區」所有的人們，甚至女人們和孩子們都似乎用默會於心的眼光來回答：「不錯，我們要看一看。」

那些寄生植物，那些荊棘門，開始在那老巴勒提在最後的一晚會把牠踐踏過，用鐮刀把牠斬過，好像他預感到他將爲牠而死在監裏的被咒詛的田地上生長起來。

唐·莎爾華德的兒子們，是像他的父親一樣富有，一樣貪婪的人，因爲那塊地停止生產而喊着窮。

有一個「黎區」中住在別一個區域的農民，他是自命爲惡霸，而從沒有充足的耕地的。因貪此地租價的低廉，攫取那塊不敢耕的田地。他肩上市着一枝鎗，開始耕種那塊地；他和他的助手們在隣舍所造成的孤立中，自己和自己談笑，當他們經過的時候，農舍們把門關起來；而敵意的眼光遠遠地跟着他們。

那佃農是很謹慎的，因爲預感到會被暗算，但他的小心也不能幫助他。當他在將把田地裏好的某一個黃昏，獨自離開那田地的時候，一個看不見的襲擊者向他放了兩聲鎗，而他幸而奇蹟地未爲那在他的耳旁經過的成把的鳥彈所傷。

田地上找不着一個人——甚至沒有一個新的足印。那狙擊者是從那被竹林隱蔽着的小溪裏放出鎗來的。

對於一個這樣的敵人，人是無法對敵的。而就在那一晚，那個華倫西亞人便把那間田莊的鎗匙交還給他的主人。

人們常聽見唐·莎爾華德的兒子們這樣說。難道這裏是沒有法律來保護財產權……和其他一切的吗？

皮明都無疑地是那一次襲擊的主謀。阻礙那塊田地的開耕的就是他。於是村警便把那「墾區」的惡竊逮捕，送到監獄裏去。

當提審的時候，全區域的人都站在法官的面前證明皮明都的無罪；而由那些狡猾的村人的口中，逼不出一句矛盾的話。衆口一詞，甚至那些從沒有離開他的田莊的龍鍾的老婦人都宣告。在一天，在響着那兩聲鎗那一小時，皮明都是在亞爾巴拉的酒店裏和他的朋友們吃大餐。

對於這些純樸而誠坦，說謊說得像抓頭皮一樣的鎮靜的民衆是沒有什麼辦法的。皮明都被釋放了，而一種勝利和滿意的呼聲從每一伊屋裏傳出來。

現在這件事是試驗過了。現在大家都知道耕種那塊地是要付人命的代價的了。那貪婪的地主是不肯退讓的，他們想自己來耕種那些田地。他從那些帶着下等羊毛和貧窮的氣味，被飢餓所驅使，從本省的邊沿和亞拉干山地的邊界跑來找尋工作的窮透和馴順的人們中找尋散工。

「墾區」的人們憐憫那些可憐的「野人。」不幸的人們！他們不過想得一天的工錢；他們有什麼罪過呢？而當晚上他們肩着鋤頭回去的時候，常有好人們在古巴酒店的門前叫住他們，他們延他們入去，給他們酒，友愛地壓着額，用父親勸誡兒子避免危險的慈愛而溫柔的聲調來和他說，談話的結果就是到明天那些馴順的「野人」們不到田裏去而聚集在地主的門前。

「主人，我們來領取我們的工錢。」

那兩位因他們反對自己的貪慾而盛怒的學士的一切辯詞都沒有用處。

「主人」，他們用這句話來回答一切，「我們是窮，但我們不是像那些穀倉後面的狗。」他們不但離開了他們的工作，而且他們將這種勸告傳遍他們的同鄉，叫他們像避開魔鬼一樣避免在巴勒提的田地上騁一天的工錢。

那地主們甚至請求報紙的聲援。而村警常一對一對地在「墾區」巡行，在路上駐足，來偵察人們的手勢和說話，但常是沒有結果的。

每天他們都看見同樣的情形，女人們在葡萄架下歌唱和做衣服；男人們在田中曲着背做工，他們的眼望着地面，他們活潑的手從沒有停息；皮明都，像一個闊人一樣在糊着雀膠的小棒下睡着，等候那些雀鳥，或冷淡而懶慢地幫助着帕帕他；在古巴酒店裏，有幾個老人，在日光中取暖或頑着紙牌；整個鄉村發出和平和純樸的氣息。這是一條摩爾人的古村。但那「聯盟」仍舊沒有鬆弛。沒有一個農人肯要那塊田，即使免租；最後，那地主迫得放棄他的企圖，

讓蓬蒿把田地遮沒，而那茅舍傾圮下去，希望將來有能買受式耕種這塊田地的人自動地來到。

那「墾區」的人看着那些財富喪失，唐·莎爾華德的後裔將要破產，因快意而顫抖。

那是新穎而強烈的快樂。無論如何，窮人的志願一定會有獲得最後勝利，而富人則一定會有着糟糕的一天。等他們想到那兩個雖有很多的錢，但不能不忍受「墾區」鄉愚們的嘲笑，財奴們的憤怒的情形時，那硬麵包似乎變得較為香美，酒似乎比從前好，而苦工也似乎比較輕易得多。

更有，這塊平原中的荒涼而淒慘的田地，可令其他地主們低減他們的苛求。

以他的鄰舍為鑒戒，他們不敢提高他們的租額，甚至當半年租金延期未付的時候，他們也肯同意等待。

那塊荒涼的田地，是全「墾區」的住民們保持親密的團結的靈符；是宣告他們的力量大過他們的主人的紀念碑；是窮人的同心協力對抗那些不工作，不在他田上流汗的地主們的法律和財富的奇蹟。所有這些他們頭腦混亂地想出來的事情，令他們相信當那巴勒提的田地被開耕的日子，就是整個「墾區」受種種苦難的日子。而他們不估到在他們的勝利的十年之後，除了那因為缺乏聽衆而將他自己勇敢的故事對着那羣污穢的羊羣說的瞎眼而喋喋不休的牧羊老人譚伯之外，竟有人敢進入那荒廢的田地。所以當皮朗都由這塊田地到那塊田地；這間農舍到那間農舍地宣傳那個消息，說老巴勒提的田地，現在來了一個佃戶，一個外籍人，勸他……他……

（無論他是誰），已和他的家人同住在這裏，沒有通知任何人而就事，好像那些田地是他自己似的的時候，那驚奇的嗟嘆，憤怒的姿勢遍佈了整個「墾區」。

當壁提士德觀賽過那塊荒地時，他對自己說他是要在這裏做相當時間的工作的。

但他對於那種情景並不感到沮喪，他是一個有精力而富有企業心的人，有用艱苦的工作來謀生的習慣，這裏是有艱苦的工作，而且很多，但他用曾經過的更惡劣的境遇的記憶來慰勉自己。

他的一生就是不斷的改換職業，但總是逃不出那貧窮的圈子，雖然他每年都改行，但永不能達到他的唯一的願望，使他的家人獲得普通的舒適。

當他初次和他的妻認識的時候，他是一個撒根都附近的磨工，他是像一隻狗一樣工作着（他自己這樣形容牠）來維持他的家庭；而上帝用每年給他一個孩子，都是男子，來報償他的勞苦——好像牛而有牙一樣的可愛的東西，他們很快吸乾了母親的胸脯之後，便不斷地要求着麵包了。

結果他便不能不找尋一種工錢較高的職業，他放棄那個磨坊而成爲一個趕車人。

但惡運追逐着他。雖然沒有人能像他這樣善於照料牲口，和小心行路，雖然疲倦到要死，他也從不像那些同伴們一樣在馬車中睡着，任他們的牲口按照牠們的本能來找尋牠們自己的

路，他每分鐘都醒着，常走在馬首之旁，來避開路面的洞穴和不好行走的地方。但雖然這樣，如果有一架馬車傾覆了，却常常就是他的；如果有一匹馬因雨而病倒，那自然又是壁提士德的，雖然他一早有些微雨點，便立刻用父親般的關懷把麻袋製的馬衣蓋好了馬的兩側。

經過了數年流浪在全省公路上的厭倦；吃得很粗，在露天睡覺，且忍受整年整月離開了家庭的痛苦，而那個家庭他是用一個粗魯而沈默的人的專注的感情來崇拜着的壁提士德經驗到那祇是一種失敗，而看他自己的景況是一天壞過一天。

他的馬死光了，他要學價來再買過一些；他由長年累月運載那些裝滿了酒和油的皮袋所應得的收益，消沒在小販和車主的手上，直至他看到了他的破產已經臨頭的時候，他拋棄了那個職業。

於是在他撒根都附近租了一點田，旱田，紅色而永遠乾燥的，在那裏，有百年以上的老樹在燃着中空的根幹，而橄欖樹昂起了圓而滿了風塵的頭。

他的生活是不斷地對乾旱鬥爭，不停地向天空的張望；每當一小片黑雲從地平線上現出來的時候，他因恐懼而戰慄。

天雨很少，那收穫是四年來最壞的，最後壁提士德竟不曉得如何打算，和應該轉向那裏去。於是，在某一次他到華倫西亞去的時候，他認識了唐·茲爾華德的兒子們，漂亮的紳士，（上帝祝福他們，）他們向他提議，讓他應用那塊美麗的田地，兩年內不用納租，直至牠能完全回

到牠從前的情形爲止。

他曾聽見過那間田莊所曾發生過的事情的傳說；那逼令那地主任令那塊肥美的田地荒廢的原因；但已經過了這麼長久的日子了！此外，貧窮是沒有耳朵的；那塊田地很適合他；在這裏他可以安居。他顧及那些唐·莎爾華德和老巴勒提的故事做甚麼？

當他看見那塊地的時候，所有這些都被輕視和忘記了。而壁提士德看見他已成爲那塊當他經過華倫西亞到撒拉都的公路時所常常艷羨的肥美的「墾區」的耕戶時，他感到滿心甜蜜的喜悅。

那是一塊良田；常年青綠的；他的肥沃是不會消失的，年中生產着一次又一次的收穫。血一般的水經常地在那無數的小溪，及灌溉渠中流過，像分佈全身的血脈一樣；牠肥沃到每一塊田地看去都不過像綠色的手巾一樣小，便可以維持全家的生活。那塊撒拉都附近的旱田，使他記得旱魃的可怕，而現在他幸而從牠的手裏逃脫了。

現在他確信自己已經走入正軌。工作！那田地已經荒蕪了；這裏有着事情要辦；但當一個人如此樂意從事的時候！那個高大，強健，有臂力，有一個像巨人的肩膀，一個用僧人般的笨重的頸來承住的幾乎完全剪光了的圓的頭顱及和靄的面容的人，張開他那習慣於做趕車生意時把數袋麵粉及沉重的皮袋高舉在空中有力的手臂，且伸着他的腰。

他是如此專心致志於他的田地，甚少注意到鄰舍們的好奇心。

當壁提士德的頭從竹林的罅隙中露出來的時候，有人把全身伸出於溪岸的斜坡上來看望着他，甚至附近田莊的女人和孩子們也都注意着他的行動。

壁提士德不把他們放在心上。那是好奇心，是新來的人所常會引起的敵意。他很明白這是甚麼一回事，他們不久就會慣了的。更有，他們或者會因十年的荒廢所堆積在巴勒提的田地上的蕪穢的產物被焚燒，而感到有趣。

由於他的妻和他的子女們的協助，在他到達的後一天，他把所有那些寄生植物都燒光了。那些灌木在火燄中扭曲；牠們像熾烈的炭一樣跌下來，那些可惡的毒蟲，從牠們的熱灰中逃出來避免全被燒焦，而那座田莊好像消失在那些火所生的烟霧中，這件事喚起了全「墾區」的人的沉默的憤怒。

那田地一經清除之後，壁提士德便立即進行去開發牠。牠們有點兒硬，但他像那些熟練的農人一樣，計劃着逐漸逐漸地分段來工作，而先在貼近他的田莊的地方弄出一塊來，他由全家的協助開始掘地。

那些鄰舍們造他們的流言，說他們偷他們灌溉的水。一個良善的家族！他們是吉卜賽人，是像那些睡在橋底的一樣。他們住在那間破舊的田莊裏，像一班壞了船的水手，支持着一隻已破的船，在這裏塞一個洞，在那裏放一條支柱，用許多奇妙的辦法來支持住那茅草的屋頂，把他們可憐的傢私，小心地擦光，分佈在那些從前是蛇鼠的窟宅的房裏。

在他們像松鼠的巢一般的工場裏，那做父親的正在工作的時候，其他的人們是不能空閒的。多拉莎，那個妻，露西他，那個長女，手拿鋤頭，裙在她們的兩足間搖曳着，比散工更熱心地在鋤着地，祇有當她們的髮辮散布到她們的前額，而把牠撥到後面去時候，才休息一下。那個長子，長日帶着那放在肩上的草籃，跑到華倫西亞去，載回肥料和廢物；他把牠們在用莊的門前堆成兩堆，像紀功碑一樣；而那三個小東西，嚴肅而勤勞，好像他們是了解那家庭的處境一樣，終日隨在掘地的人的後面，從地上拔去那些已被焚燒的灌木根。

那準備的工作繼續了一禮拜有多，整個家族從朝至晚地流汗和喘氣。

一半的田地已經開闢了，壁提士德用籬笆把牠圍住，並用那隻像家人之一的馴良的馬來犂過牠。

他現在祇剩進行種植了。現在是聖馬丁的夏天，正是播種的時候，那個農人把已開闢的田地分做三部分。那較大的部分拿來種麥，那較小的兩塊，一塊種豆，一塊種牧草，因他不願意忘記那匹可愛的老馬摩路提牠會替他賺過不少的錢。

帶着一個經過艱苦的海程之後發見一個港口的的人的心情，進行他的播種工作。那前途是已經有了保證。「墾區」的田地是從沒有使人失望的，那全年的糧食就會在這裏出現。

在播完了種那一天的晚上，他們看見附近公路上來了一羣帶着污穢的毛的羊，他們畏怯地停在田地的邊緣。

在牠們的後面走着一個老人，黃得像乾透的羊皮紙，帶着一雙深陷的眼睛和一個圍繞着縐紋的口。他用很穩重的脚步走着，而把他的牧人的曲棍伸在前面，好像沿途摸索着他的路。

那家族注意地望着他；他是他們來了這裏兩禮拜以來，惟一敢踏入這塊田地的人。他看見那些羊的躊躇，便喝着催他們前進。

壁提士德跑出來截住那老人；他是不能從那裏經過的，那塊地現在已經耕種了。難道他不知道嗎？

老譚伯會聽到一點消息，但因為最近這兩個禮拜，他帶了他的羊羣到加黎峇谷中肥沃的草原上去放牧，未有關心到那塊田地的事。那麼，牠們現在真已被開耕了嗎？

那老牧人抬起了他的頭，用他那幾乎看不見的眼睛，想努力看一看那敢做出全「瘡區」都以爲是不可能的事的勇敢的人。

他默然了許久。最後，他開始憂愁地喃喃着。太糟了！他年青的時候也會做過許多勇敢的事，他曾喜歡去反抗一切。但當敵人是這麼多的時候！很糟！他已經把自己放進一個困難的地位。這塊田地自從老巴勒提以來，已被咒詛過的了。他應該信老而不經驗的譚伯的說話，那田地將他帶來了災禍。

那牧人招集他的羊羣再起程沿着大路走去，但在離去之前，他把他的外套拋到後面，舉起他的瘦弱的手臂，用一種預見將來的預言者，或嗅着災禍的氣息的先知的特別音調向壁提士德

呼喊：

「相信我，我的兒，那田地將給你帶來了災殃！」
這次的遭遇給墾區的人們以另一個憤怒的理由。

老譚伯不能再把他的羊帶進那塊地裡去了。人家已經不該干涉地享受了這裏的牧草十年了。沒有一個人說，因為這田地現在已經開耕了，故這種拒絕是合法的；他們祇說到那牧人所應受的尊敬，他是一個在他年青的時候會生吞過法蘭西人的人，他曾看見過許多世面了，而他的智慧，祇要用半吞半吐或不連貫的言詞指示出來，便會在全墾區的住民中，引起迷信的敬意。當壁提士德和他的家人們看見那土地的懷中已充滿了肥美的種子的時候，因為沒有其他更急切的工作，便想到了他們的住屋。那田地是會自盡其責的，現在是到他們為自己設想的時候了。

於是壁提士德在來了「墾區」之後，第一次離開他的田地到華倫西亞去，用他的車載回了許多他們用得着的城市的廢物。

這個人是像一隻幸運的螞蟻。那個由小壁提士德開始堆積的小丘，由於父親的努力而有重大的增加，那堆在屋前造成一個防禦的屏障的肥料堆，迅速地長大，此外，這裏又堆起由無數斷磚，蟲蛀木，破門和化成木片的窗門，所有那些城中的建築物拆卸出來的廢物所堆的小丘。「墾區」中人對於這些準備建築他們的家的勤勞的螞蟻的迅速的運輸和聰明的技巧覺得很

驚奇。

那間屋的茅草的屋頂再筆直地豎立起來；有些爲雨所腐蝕的椽已經修理好，有些則重新換過。一層新的茅草蓋在金字形兩側的上面，甚至那兩端的小十字架，都已換上了壁提士德精工地用他的小刀所製成的，在牠們的角上刻上了深槽；而在所有的鄰舍中，這裏是沒有一個比這更整齊的屋頂。

那些鄰舍們，注意着壁提士德怎樣改建他的住屋，當那屋頂被扶直起來的時候，他們覺得又有許多可以嘲笑及可以反對的材料。

然後那下面的工作開始。利用華倫西亞的廢物的方法是何等巧妙呵！那些裂罅是不見了，而那牆壁的塗污亦已完成。那妻和女兒把他們粉成耀眼的白色。那道新的大門，油作藍色，好像是那些在牆上露出牠們同樣顏色的方面的小窗們的母親一樣。在葡萄架下，壁提士德用紅磚砌成一個小院子，這樣，那些女人們下午便可以在這裏縫衣服。那口井，經過一禮拜的淘挖和辛苦地搬運之後，已經把所有那些「墾區」的無賴們在十年間所填入的碎石和垃圾清除，而牠的鮮美而清潔的水，開始再流入那生滿青苔的吊桶，而滑車發出快樂軋軋聲，俾用一個惡毒的老婦的粗暴的笑聲來嘲笑全區一樣。

那些鄰舍們，把他們的憤怒壓在沉默裏。賊！比賊更壞的東西：一種做工的好方法！這個人，在他的強壯手臂上，好像拿着兩枝魔術棒，凡他觸過的東西都可以變化一樣。

自從他來到這裏後已經有兩個月了，但他還未有離開過他的田地六次以上，他常在這裏，他兩肩承住了頭沈醉於工作中。而老巴勒提的屋開始現出一種微笑而風騷的容貌，而為牠從前的主人在世的日子所未曾有過的。

那從前錫枯朽的竹枝來圍着的畜欄，現在是有木椿和塗泥的壁，且粉成了白色，在牠的邊沿，紅色的母雞高視闊步着，而那些公雞們興奮地震動他的紅冠。在屋前的小方場，牽牛花和別種蔓藤的植物的花床在開着花；一排當做花盆用的油成藍色的斷瓶放在紅磚砌成的架上；而通過那半掩着的門，浮誇的人呵！可以看見那有光亮的油漆新瓶架，而架上擦亮了的綠色的瓶，投出驕傲的反光，使在附近公路上經過的人為之目眩。

所有「黎區」中的人，都懷着日增的憤怒跑去見皮明都，「這是可能容忍的嗎？怕怕他的可怕的丈夫想怎樣幹呢？」

他將怎樣幹呢？他可以對那着手開耕那些不屬於他的田地新來客說兩句話，他可以給他一點警告，不要做一個傻瓜，任那塊田荒廢下去，因為這事與他無關。但這個被咒詛的人從沒有離開他的田地。而他又萬不能去訪問他或招待他到自己屋裏去。這種辦法的意義是不過使次一步的動作有所藉口。牠祇有小心地守候着他出來。簡言之，他是要小心忍耐一下。他可以對他們保證，那個人不能收穫那些麥，收集那些豆，及其他一切在巴勒提田中所種植的一切東西。皮明都的說話使那些鄰舍們平靜下來，他們用注意的眼光來注視着那被咒詛的家庭的進

展，而暗中希望他們破敗的日子快快來到。

一天下午，壁提士德從華倫西亞回來，對於此行的結果感到非常滿意。他不願意家裏有一個空閒的人。小壁提士德，當他不必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他的職務是到城裏去搬運肥料。那小女郎，一個勤敏的孩子，他們以為在家庭中是沒有甚麼大用的，感謝那對於他的新佃戶似乎很滿意的唐·莎爾華德的兒子們的美意，已經得入絲廠做工了。

明天，露西他，將成為那些清早起來，帶着她們搖曳的裙和臂上挽着小籃，經過那些小路跑到城裏去用「墾區」女兒們的粗厚的手指來纏那些蠶繭的一連串的女郎之一。

當壁提士德行近古巴酒店的時候，有一個漢子在路上出現，從一條附近的小路攔出，慢慢地向着他走來，令他知道他是想和他說話，

壁提士德站着，內心自悔不帶着一張小刀或一具鋤頭，但他和平而沈默，抬起他的圓頭，帶着為他的家人所畏懼的傲慢的表情，而把他那雙從前會當過磨工的有力的手臂交在他的胸前。他認錯那個人，雖然他沒有和他說過話；他是皮明都。

他所懼怕着的會晤，終於遇着了。

那位惡霸用眼來打量一下那討厭的侵入者，而用誠懇的聲音和他說，努力用和藹的聲調來表出他的野蠻而奸惡的來意。

他祇想對他說兩句話。他許久已經想這樣做了，但有甚麼辦法呢？他不是永沒有從他的田

地出來嗎？

兩句話，沒有了。

於是他便給他以那兩句話，忠告他從速離開那塊老巴勒提的田地。他應該相信那些想他好而又明白「墾區」的情形的人。他到這裏來是干犯衆怒，而那間現在幾乎變成了新的田莊，是窮人們的恥辱。他應該相信他，帶同他的家人們到別的地方去。

璧提士德譏諷地微笑着，當他聽着那個似乎爲那侵入者的鎮靜所愧惱，而因會見一個似乎不怕他的人而謙卑起來的皮明都的時候。

走開？全「墾區」中沒有一個惡霸可以令他丟棄那現在是屬於他的東西；那是由他的汗所灌溉過的，而且，他要替代他的家人掙麵包吃。他是一個和平的人，明白嗎？但如果他們要戲弄他，他是和最有丈夫氣概的人一樣有丈夫氣概，讓每個人注意他自己的事情好了，他覺得他自己注意好自己的事情，和不虧負別人便已經很夠。

於是輕蔑地把他的背轉向華倫西亞，他便走他自己的路。

那習慣於令全「墾區」的人們顫抖的皮明都，因璧提士德的鎮靜，而越來越狠狽。

「這就是你最後的說話嗎？」當他已經去了相當遠的時候，他向他呼問。

「不錯，最後的？」璧提士德不回頭地回答。他繼續前進，在路的轉灣處消隱了。在遠處，巴勒提的舊田地上，那只狗凶嗅見主人的回到而吠起來。

當皮明都只剩一個人的時候，恢復了他的傲氣。基督！這個老東西是怎樣侮弄了他！他喃喃地說了幾句咒罵的說話，握緊了他的拳，恫嚇地向着壁提士德消隱的方向揮擊。

「你要因此而受報的，——你要因此而受報的，你那匪徒！」
在他的因瘋狂而顫抖的聲音中，全「墾區」的濃厚的憎恨在震響着。

四

這是禮拜四，按照五世紀以來的習慣，「分水裁判」是要在使徒禮拜堂門前舉行的。

明各列他的大鐘指着十時，「褻區」的住民集成了開散的隊伍，或坐在那髮點着那廣場的已涸的泉水的大池邊，用他們的白色和藍色的斗蓬，紅色和黃色的頭巾，和印上了種種鮮艷的顏色的裙籠成了一個彩色的環。

又有些人們來了，他們牽着馬，帶着載滿了東西的草籃，對於他們在市場的採集表示滿意；又有一些人，他們坐在空車上想說服那些警察們特准把他們車輛放在這裏；那些老人們和女人們談天，年青的人跑往附近的酒店去，用一杯白蘭地來消磨時間，而口中咬着三支三個銅板的雪茄。

所有全「褻區」中有委屈求伸的人都在這裏，皺眉蹙額，舞手弄腳，述說他們自己的道理；焦急地想在七道河渠的理事，或判官們的面前放下了他們滔滔不絕的訴詞的長鍊。

那倆裁判所的執行吏處理這些傲慢而好攻擊別人的人們的糾紛，已經有五十多年了。他把一張花緞的沙發椅放好，牠的後腳踏在哥特式的禮拜堂的門樓的陰影之下，然後放上一列搖的欄杆，在那作爲旁聽席的人行路之內圍成了一個方圈。

使徒禮拜堂的門樓，古舊，淺紅色，爲年代所剝蝕，在日光中展開牠的殘缺的美，造成一種適合於一個古式裁判所的背景；牠像一個用來保護那五百年的舊制度的石的天幕。

在三角形的門頂上，繪着聖母和六個穿白袍的天使，他們有羽毛豐滿的翼，肥胖的兩頰，厚的鬚毛和火焰般的髮簇的頭髮，手中拿着六絃琴，洞簫，手鼓和箏篋。三個用天使，君王，和聖者的小雕像所構成的環，附着精緻的天幕，遍繞那砌在三道門樓之上的三個圓穹。

在厚的堅實的牆上，門的前面，可以看見那十二使徒，但被殘毀得這般利害，耶穌基督也不會認得他們了。他們的腳被蝕去，鼻孔是破了，手被砍斷，一排與其說是使徒，不如說是從割症室逃出來而憂愁地展示他們的殘廢的肢體的病人的大雕像。上面，在那大門的頂上，開了一個像用金線的網蓋着的大花的彩色的玫瑰花形的窗，讓光線由此透入禮拜堂；在下部沿着圓柱的腳的礎石雕成亞拉干的盾形，很殘舊，牠們的尖角和雕痕已因無數年代的磨擦而模糊。

由於那門樓的被消蝕的情形，可以想像到會在這裏經過的暴動和叛亂。在以往的年代裏，這些石頭的周圍曾集合過全體的民衆，那些好亂的華倫西亞人，曾在這裏活動，因憤怒而面紅耳赤地狂喊着；在門樓上用他們破爛的頭注視天空的殘廢而模糊像埃及的木乃伊的聖人們似乎仍在傾聽着聯邦革命的鐘音和兄弟會的舊式火槍的響聲。

那執行吏把裁判所布置好了之後，便坐在圍柵的前面來等待那些裁判官。那些裁判官穿着黑色的衣服，白色的草鞋，在他們寬博的禮帽下面戴着一塊絲巾。他們都有富農的辛度。每一

個都有河渠的管理人隨伴着，後面還跟着那些想在未審判之前，使裁判官對他們有先入之見的固執的懇求者。

農人們尊敬地注視着那些從他們的階級選出來，而他們的判決是不允許任何上訴的裁判者。他們是水的主人，在他們的手中，握着各個家庭的生計和田地的滋養，——及時的灌溉，沒了牠，這一次內收成便被破壞了。而這裏大平原裏的人，是被那些好像不可逾越的邊界的河渠的分劃，而那些裁判官是按照河渠的數目而派出的。

一個矮小，禿癩，曲背，紅色而堅硬的手在他的笨重的手杖上顫抖着的老人，是喀提法丁內爾；而那堅決而莊嚴，有一雙鬚在濃厚的白眉之下的不容易看見的細眼的是米士拉他。不久露士根拿到了，他是一個穿着剛熨好的工人褲而圓臉的青年。其後陸續來到的是那七個之中的其餘的法衛法，路已拉，東耳奴士和密士他拉。

現在四個平原的代表都在這裏了。一個在河的左岸；一個有四條河渠；一個路法莎的一壟區，是在其中，而有一條樹木森鬱的大路直通亞爾巴法拉澤地的邊境；還有一個在七爾亞河右岸的平原，是最富有注意的一個，牠有滾滾馬克拉克的草楊梅，有亞爾巴拉的柏樹，而牠的田園裏常是開滿了花的。

那七個裁判官互相招呼，好像彼此已經有整個禮拜沒有相見過一樣；他們在禮拜堂的門邊談論着他們自己的事情；而當那貼滿宗教的宣傳品的木屏風拿開的時候，有一陣一陣像地底的

洞穴的潮濕的蒸氣一般的香烟的氣味和廣場裏的人們的白熱的氣氛交流着。

十一時半，當神聖的儀式經已完畢，而祇有些落後的信徒從教室裏出來的時候，那裁判所便開始工作。

那七個裁判官坐在那張舊沙發椅上，然後「墾區」的人們從廣場的各方面走來，圍集在欄杆之外，擠緊了他們那有稻草和羊毛的氣味的發汗的身體。而那莊重而威嚴的執行吏，坐近那一根頂上有一個青銅的鈎象徵着水的威嚴的柱子。

那七個理事脫去了他們的帽，雙手放在膝上，眼望着地，而那位最老的使用照例的詞句宣布。

「裁判開始！」

完全肅靜。那羣衆嚴守着宗教的肅穆，雖在廣場之中，也好像在禮拜堂裏崇拜一樣。那些在這裏經過的馬車的可噓，電車的轆轤，所有一切現代生活的音響，不能反礙或騷擾那最古老的組織。牠仍然保存着牠的平靜，好像一個人覺得自己是完全妥善，沒有時間的觀念，對於環繞着他的急激的變動並不注意，而自身不會有任何的改革一般。

「墾區」的住民們常以他們的裁判所為榮。牠分配得公道，懲罰執行得迅速，而永不用到那些令好人們頭痛的紙張。

那些印刷的紙張和可怕的法庭書記的絕迹，是那些慣於帶着迷信的恐懼來望着那種寫出他

們所不明白的東西的藝術的居民們所最喜歡的。

這裏沒有書記官，沒有筆，不必焦急等候判詞，沒有可怕的衛兵，除了說話之外一切都沒有。

裁判官用記憶來保存他們的判詞，而在那些深知他們的判決必須執行的人們的平靜中迅速地判定他們的判詞，對於那些輕侮裁判的人科以一種罰金，而對於那些拒絕服從判決的人，永遠取去了他的水，他便一定要餓死。

沒有人敢和那裁判所開玩笑。牠是傳奇中的清早跑到宮門外替人民解決糾紛的明君的宗法的公判；牠是在他的帳幕前判定他的判詞的。加別拉族的酋長的裁判法，惡人被罰，善人得勝，天下太平。

而那班羣衆，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恐怕漏聽了一句話而密密地在欄杆前擠擁着，動盪着，有時兇猛地扭動他們的肩膀來避免窒息。

原告在欄杆的裏面出現，站在像這個裁判的一樣古老的沙發椅的面前。

執行吏拿去了他們的手杖和牧人用的曲棍，他覺得這些討厭的東西，是和裁判所的尊嚴不相稱的。他把他們推向前面，植立在使蓋着他們的手的斗篷，和裁判官們保持相當距離的地位；如果他們慢一點脫光他們的頭，那有兩個結的頭巾便披扯去。這是很麻煩的，但對於那些狡猾的人們却非這樣做了不可。

他們用繼續爆發的複雜問話來呈訴，而裁判官却用可驚的敏捷來解決。

那些維持規定每人輪流灌溉的秩序的河渠管理人和灌溉監督者，陳述執行職務時的情形，而那些被告們却提出種種理由來替自己辯護。老人們讓他們的兒子們說話，因為他們能用較有力的說話來表白自己；寡婦們也來了，由死者的朋友，一個充作她的代言人的自動的保護者伴着回來。

在每一件案件裏面，都表現着南方人的熱情。

在被評告的時候，被告們便不能禁制他們自己了。「你說謊！你的話是好惡和虛偽的！你是想毀了我！」

但那七個裁判者用怒目來接受他們的插嘴。這裏是不允許任何人在未輪到他說話之時說話的。在第二次插嘴的時候，他便要被罰幾個「蘇」的罰金了。那些被不能讓他在評告者的面前誠懇的激烈的熱狂所驅使的固執的人，便要付出更多更多的「蘇」。

那些裁判官們，不離開他們的座位，而交頭接耳地像弄把戲的公羊一樣，細語了數秒鐘；那位最老的便用鎮靜而莊嚴的聲音宣告判詞，指定那些罰款是用「蘇」那些罰款是用鎊，好像錢幣是不能兌換，而威嚴的法官們仍穿着紅袍，由幾個帶着羽箭的弓箭手護衛着在「廣場」的中間經過一般。

現在已經過了十二小時，當執行吏大聲呼着巴提士他控告他違犯灌溉規則的時候，那些裁

判官開始現出討厭那些如泉淅瀝的案件的姿態了。

皮明都和聳提士德爬着木欄，那些民衆們更向着木欄擠緊了一點。

這裏有許多人都是住近巴勒提的田地的。這案件是很有興味。那可憎的新來客被該區的「灑灑監督」皮明都控告他。

那位惡霸，由於選選的糊塗印在鄉鄰間像雄雞般的高視闊步而獲得那個職務，他給他一點權勢并使他在那些當灌溉的時候借重和款待他的鄰舍中增強他的聲望。

聳提士德對於那不公平的控告甚爲驚異。他把他的充滿着怒火的眼注視那些緊靠着木欄的熟悉的嘲諷的面孔，然後又注視到他的仇敵皮明都。他像一個憤於在裁判所面前出現，而分有一點牠的不可思議的權威的人一樣，傲慢地睥睨着。

「說吧」，裁判官中的最老的一位說，而把一脚向前伸出，因為按照百年來的習慣，那裁判官是不用手而用那穿着白色的鞋的脚指着那應當說話的人的。

皮明都把他的誣告詞傾出。那一位站在他身旁的人，或者因為他是一「舉區」的新客的原故，好像以爲田水的分配是細小的事情，而他可以只求便於己意而行動的。

他，皮明都，代是他的區中的的河渠權威的灑灑監督，曾規定過聳提士德灌溉他的麥田的時間。他是在早晨二時。但無疑的那位先生不願意在那個時候起床，放棄了他的機會，而在五時，當那些水是準備給別人的時候，却沒求得任何人的允許而把水開放開，（初犯）而爲企圖

灌漑他自己的田地，決意用暴力來反對灌漑監督的命令，那便構成了第三次和最後一次的法。

那三次犯法的犯人的面，變盡了天虹中所有的顏色，他對皮明都的說話不勝憤恨，他不能再自制了。

「你說謊，無疑地說謊！」

那些裁判官對於這個抗議的狂暴和缺乏禮貌，感到憤怒。

如果他不緘口，他便要罰款了。

但對於那和平的人的盛怒，罰款算是甚麼東西！他繼續抗辯反對人們的不公，反對那有像皮明都這樣無賴和說謊的職員的裁判所。

裁判是被擾亂了，七個裁判官惱了。

「四個「蘇」罰款」。

壁提士德因已被罰而着慌，明白他自己的處境，突然變成沉默。笑聲從羣衆中起來，而他們的仇敵們則發生快意的呼喊。

他仍維持不動的姿勢，低着頭，而他的眼因憤怒的淚而模糊，同時他的兇惡的仇敵却陳述完了他的控詞。

「現在說吧」，裁判官對他說，但在那些裁判官的面上表出對於這個搗亂者甚少同情，因

爲他曾用他的抗議來干犯他們的審訊的尊嚴。

壁提士德，因憤怒而戰慄，格格不吐，不知道怎樣去開始他的辯說詞，因爲他覺得事實上他是完全對的。

法庭是被欺蒙了；皮明都是一個說謊者，更有，是他的公開仇敵。他曾告訴他的灌漑時間是早上五時，他記得很清楚，但他現在却說是二時；那祇是想令他被罰款和毀滅那些他家人生活所賴的麥田吧了，……裁判所不是看重一個誠實人的說話嗎？那麼，這就是事實，雖然他不能提供證據。公正的理事們，都是很好的人，要他們相信一個像皮明都那樣的無賴，似乎是沒有可能的。

那主席的白草鞋敲擊着行人路的方磚，好像是想避免他已遠遠望見的抗議和無禮的暴風。

「住口！」

壁提士德住口了，而同時那七頭怪物又再在花緞的沙發椅上交頭接耳細語商量，準備那判詞。

「裁判所的命令」，那最老的裁判官說，而這裏變成絕對肅靜。

所有這些圍繞着欄杆的人們在他們的眼中都表現出一種焦急的心情，好像他們自己是被判決似的。他們被掛在那老裁判官的唇上。

「壁提士德，巴路爾要付兩鎊的罰金，另付四個「蘇」的罰款。」

一種滿意的喧聲起來並遍及全場，一個老婦甚至在那些高聲大笑的羣衆中鼓掌高呼着：「好！好！」

壁提士德昏亂地從裁判所走出來，低着他的頭好像是準備和人決鬥一樣，皮明都却憤重地留在後面。

如果那些人向兩旁分開讓一條路給他，他便會一定用他的有力的拳頭打出去，就在這地方給那些敵視的匪徒們以打擊。

他走開。他跑到他的主人的屋裏去告訴他們以他的遭遇，與及那些人們立誓要折磨他的惡意，而經過了一小時，從那些「先牛們」的仁慈的說話裏獲得一點安慰以後，便起程回家去。

這是難堪的恥辱！當他行近了那些裝滿了什物的車，或負着空籃的驢子的時候，他陸續在亞爾巴拉的大路上遇見許多曾在裁判所裏站過的人。

他們都是懷着敵意的，是他從來沒有招呼的鄰人。

當他在他們身旁經過的時候，他們維持着緘默，且努力保持他們的莊重，雖然眼裏閃爍着惡意的高興，但一到他行過了頭之後，他們便立刻在他後面爆出侮辱的笑聲，他甚至聽見一個少年模倣那位主席的莊嚴的聲調叫着。

「四個「蘇」的罰款！」

在古巴酒店的路口，他遠遠地望見他的仇人皮明都，在環繞着他的朋友們中間，手裏拿着

一個酒瓶，笑着並演着手勢，好像他是正在摹擬那被控告的人的抗辯一樣。他的被處判是全「卑區」人愉快的話柄，他們都笑着。

上帝！現在他，一個和平而慈愛的父親，明白爲甚麼一個人要去殺人了。

他有力的手臂顫抖着，而他覺得在他的手上有一種利害的手癢。他緩步向着古巴酒店走去；他想着他們敢不敢當面恥笑他。

他甚至這樣想（一種新奇的想頭），他想第一次走入酒店裏去，和他的仇敵面對面地飲一杯酒；但那兩磅的罰款壓着他的心，使他覺得不該如此慷慨。這樣做是對於他兩足疲乏的兒子的叛逆，他將把多拉芬貯集來爲那最小的兒子買一對新鞋的銅元一掃而空了。

當他在酒店門前經過的時候，皮明都藉故去裝酒躲開了，而他的朋友們却裝作看不見壁提士德。

他的準備應付一切的丈夫氣概，引起鄰人們的敬意。

但這種勝利却使他充滿悲哀。那些人對他甚多麼憎恨！整個平原在他面前站起來，每一分鐘都在鄙視和恫嚇他。這不是人的生活。他甚至在日間，也避免從他的田地走出來，以免和他的鄰人們接觸。

他並非怕他們，但像一個謹慎的人一樣，避免糾紛。

夜間，他睡不安枕，許多時候，只要聽見狗們輕微的吠聲，他便從床上跳起，手拿着槍跑

出門外去，甚至相信會不止一次看見有黑影在附近的小路上逃遁。

他爲他的收獲擔心，爲那些麥，爲那些爲他全家所指望的麥，從別的田莊望出來的妒忌的眼光暗中注視着他的生長的麥。

他知道那爲全「墾區」的人們所支持的皮明都所給他的恐嚇。他曾發誓說那些麥決不會由播種的人來收割。而壁提士德想及他的一排一排的青色的波浪，在日光之下生長復生長，而一定會變成一堆金黃色的麥粒的麥田的時候，幾乎連他自己的兒子們也忘記了。

那沉默而濃厚的憎恨在路上也跟隨着他。那些女人們見了他便撇着嘴走開，不肯按照「墾區」的習慣和他打招呼；那些在路旁的田地上耕作的男人們，彼此交換着直接地或間接地對於壁提士德侮辱的表示；而那些孩子們從遠處喊着：「匪徒！猶太人！」，在這些侮辱的名字之外，沒有再加上甚麼語言，好像這種稱呼是最適合於那全「墾區」的敵人似的。

啊！如果他沒有那巨人般的拳頭，厚重的肩膀，與及不要朋友幫忙的氣概，那整個平原的人多麼快的就會把他解決了啊！

壁提士德在因孤立而引起的悲哀之中，得到一點些微慰藉。當他將近行到自己的田莊，而聽到了那嗅到他的回來的狗的吠聲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孩子，一個早熟的孩子，坐在溪岸的斜坡，把煤刃放在他的兩腳之間，身旁堆着幾堆斬下來的木柴。那孩子站起來和他招呼。

「日安，壁提士德先生！」

象。

那一個招呼，那一個畏怯的孩子和他談話時的顫抖的聲音，給他以很愉快的感動。那孩子的友誼本是一種小事，但他仍經驗到像一個周身發熱而感到水的清涼的人一般的印象。

他溫柔地望着那藍色的眼，那蓋着茸毛的笑臉，而想在他的記憶中找出那是誰的孩子。最後他記得他是全「墾區」所敬重的瞎眼牧人老譚伯的孫，是一個在那老人替他牧羊的亞爾巴拉的屠戶那裏當學徒的好孩子。

「感謝你，小東西，感謝你！」他低語着，接受他的敬禮。

他向前再走，他的狗歡迎他，在他的面前跳躍，在他的厚絨褲上摩擦牠的身體。

在田莊的門前站着他的妻，那些小東西們環繞着她，焦急地等待着，因為午餐的時間已經過了。

壁提士德望着那些田地，他那一小時以前在分水裁判所之前所激起的憤怒又回到他的心裏，而像狂瀾一般在他的意識中流過。

他的麥是渴了，他祇要一看便知道。牠的葉凋萎了，從前是那麼青綠而油潤的，現在是變成透黃了。

那灌溉誤了他，皮明都用詭計來掠奪他，因為水很難得的原故，灌溉的機會已經有十五天沒有輪到他了。而這次災禍的頂點，却是那一串可咒詛的鎊和「蘇」的罰款。基督呵——

他一面將剛才的遭遇告訴他的妻，一面食而不知其味地吃他的晚餐。

可憐的多拉莎，傾聽着她的丈夫的說話，同時因感情激動而面色慘白，而那種感情是一個村婦當一定要解開她放在箱底的貯錢的襪的結子而心中感到一陣劇痛時的感情。皇后啊！他們已決定要毀了我們！這是一次何等愁苦的午餐啊！

她哭了，吞咽着眼淚，讓她的匙羹跌入飯盤裏。然後她因突發的狂怒而面紅耳赤，望着那在她的門前可以望得見的有許多白色的田莊和青色的麥浪的平原，伸出她的手，喊着：「匪徒！匪徒！」

那些小人們，被他們的父親的咆哮和他的母親的哭叫所驚嚇而不敢吃東西。他們徬徨和驚異地望下這一個又望下那一個，用手挖着鼻孔來做手藝，但結果他們都做效他們的母親，在飯盤上面飲泣。

壁提士德爲那哭聲的合奏所激動，盛怒地站起來，他把自己拋出門外去的時候，幾乎把那小桌子踢翻。

是一個怎樣的下午啊！麥田的乾枯和對於罰款的記憶像兩隻兇惡的狗咬着他的心。當一隻狗咬他咬得倦了，跑去睡覺，其他一隻又用最快的速度跑來，把他的牙咬緊他。

他想轉開他的想頭，讓他自己在工作中忘記此事，他努力專注於他手頭的工作，一個他放入畜欄中的豬圈。

但這種工作無法進展。他在那塗泥的牆壁之間悶得要死。他是像那些覺得有看清楚自己的災禍的必要的人們一樣，要一看他的田地來完全領略和欣賞他的憂傷的苦杯。於是他帶着滿了泥漿的手從院子裏走出來，呆立在凋萎的長方形的麥田的前面。數步以外，在路的邊沿，那淙淙的溪流着充滿着紅色的水流過。

「墾區」的養生的血液是遠遠地流去，流到那些他的主人沒有被人憎恨的惡運的田地裏去；而這裏是他的可憐的麥，凋萎着，低着牠們綠色的頭，好像作勢招那些水來接近牠和用牠清涼的吻來溫存牠一樣。

對於可憐的壁提士德，似乎那太陽是比往日更爲酷烈。太陽仍在地平線上，但那可憐的，却幻覺牠的光線已經直射，而一切東西都被晒焦。

他的田地龜裂，裂成千萬個口，徒然等待着着一口水。

那麥是不能忍着渴來等待第二次的灌溉的了。牠會死，牠會乾枯，他的家人便會沒有麵包吃；而除了這類的不幸之外，還有那最壞的罰款。一個人快要破產了，人們還要找他的錯！

他責怪他滑膏那長方形的田來回走着。唉！皮明都！最大的惡棍！如果這真是沒有警察的啊！幾印兀喝爭鬥的壞了船的水手，在他們的在熱中祇看見無數的豐富和筵席和最青列的泉水一樣，這是士德昏亂地看見青綠而直立的麥田，而水是由斜岸的缺口湧進來，展開了閃亮的波紋，好像牠感到那枯竭的田地的歡愉而溫柔地微笑着一樣。

當日落的時候，壁提士德感到一種慰藉，好像牠是會一去不回，而他的禾稼是可以得救一樣。

牠從他的田莊裏走出來，無意識地，緩步向古巴酒店行去。懼畏鄉村警察的思想已經離開了他的心，而他帶着盼望的心情來接受那和皮明都會一次面的機會，他是不會在離酒店太遠的地方的。

沿着大路的邊緣，有一串匆忙的女郎向着他行來，她們手挽着竹籃，衣襟飄曳着從城裏的工廠裏回來。

「黎區」的背境佈滿了藍色的陰影；在黯淡的遠山上，雲霞是被遠方的火焰所燒紅；在海方面，第一顆星在廣漠的蔚藍中顫動着；狗們悲哀地吠着，而在青蛙和蟋蟀的單調的歌聲中，混和着散布在大平原中的各大大路上的看不見的馬車的混亂的轆轤聲。

壁提士德看見他的女兒行來，離開別的女郎們緩步行着。但她並不是獨行，她似乎是一個與她同路的男子談着話，雖然像那些常在「黎區」中行走的情人們一樣，彼此離開一點，因為行走太近，便被認為犯罪的符號。

當他看見壁提士德站在路上，那個男子便放緩了他的脚步，露西他來到她父親的面前時，他便留在一個較遠的地方。

那父親仍沒有甚麼表示，因為他想那陌生人行前一點，使他可以認一認他。

「晚安，壁提士德先生。」

牠還是那在中午會和他招呼過的畏怯的聲音。老譚伯的孫。那無賴好像是無所事事地在路上閒蕩並來和他招呼，而用和藹的溫情在他面前介紹自己。

他看着那因他的注視而紅着面，垂着眼的女兒。「回家去，回家去，……我要和你算帳！」帶着成爲子女們的專制暴君，令人畏懼多過戀慕的拉丁父親的可怕的嚴肅，他跟着戰慄着的女兒回去；而她，當行近那田地的時候，已預感到有一頓棒打。

她是錯了。在這個時候，那可憐的父親除了他的可憐的凋萎着，乾枯着的病麥之外，在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兒女。

牠們在呼喚他，求他給一口水來救命。當他想着那些麥的時候，他的妻預備好晚餐。露西他裝作忙碌地奔走着，以免引起注意，而每分鐘都準備着可怕的盛怒的爆發。但壁提士德坐在矮桌面前，想着他的田地。那些孩子們圍繞着他，貪饞地在燭光中望着那些滿載熱的鱒魚和馬鈴薯的瓦碟。

那婦人仍在嘆息着，懸念着那些罰款；無疑地她是在把他們想從她那裏壓榨出來的駭人聽聞的大數目和全家在此吃餐的舒適相比較。

壁提士德，注視着他的孩子們的饕餮，自己吃很少的東西。小壁提士德，那個長子，甚至用竊取的方法把那屬於最小的孩子的一塊麵包據爲己有。而露西他，恐怖給她以兇猛的胃

口。

直至現在，壁提士德才了解那壓在他的肩頭的重負。那些口將把家中貧乏的貯藏吃光，如外面的麥田乾枯，將會沒有東西可吃。

而這一切的原因是甚麼？是因為人們的不公道，是因為這裏有為困擾忠厚勤勞的人而設的法律——他對此不能容忍。他的家庭是重於一切。從前甚至在更大的危險之中，他不是也自覺有保護自己的力量嗎？他對於他們不是有瞻養的義務嗎？他是有做賊來給他們食物的力量的。為甚麼現在，並不是要去偷東西，不過是去救生那些完全屬於他的麥，却一定要屈服呢？

想起那離他的田地不遠，帶着牠的淙淙的聲音流去供給別人的田地的小溪，便使他心痛。生命在他的門前經過，而他不能由牠獲得益處，因為法律規定這樣，這使他很憤激。

他突然站起來，像一個採納一種決策而即以之實行的人們一樣，把一切踏在足下。

「去灌田！去灌田！」

那婦人被嚇住了，因為她機械地估到那冒險決策的種種危險。為着上天的原故，壁提士德……他們將科他以更大的罰款，或者那裁判所，被他的反抗所觸怒，永遠取去了他的水！他應該詳細考慮……等一下是比較這樣做還好！

但壁提士德是有那種遲鈍而性緩的人的持久的怒氣的，當他們一經失去了他的鎮靜，便要

很久才能恢復。

「灌田！灌田！」

小壁提士德快樂地複述他父親的話，拿起那口大鋤，從屋裏走出去，他的姊姊和那些小的跟着他。

他們都想參加那種工作，他是像假日一般。

那家庭感到像用革命的手段來恢復他的自由的民族的同樣高興。

他們走到那在暗中淙淙地流着的小溪，廣漠的平原在藍色的陰影下消失了。蘆葦在黑暗中和沙的亂草中波動着，身兒在天空上閃眼。

壁提士德走入那水浸到膝上的小溪裏去，把那水開放低，擋住那些水的去路，同時他的兒子，他的妻，甚至他的女兒，都用鋤來攻擊那斜坡，開了一條裂縫，水從那裏湧出來。

全家都感到一種清涼而幸福的感覺。

土地愉快地歌唱着貪饞的咕嚕咕嚕，使人心裏感動。飲吧，飲吧，可憐的東西！他們的腳浸在泥漿裏，曲着腰從田的這邊走到田的那邊去，看那些水是否灌到每一部分。

壁提士德懷着一種野蠻的滿足，一種運法的歡喜自語着。他是卸了了一個怎樣的重負呵！讓那些裁判官現在來吧，他們要怎樣便怎樣吧，他的田已經飲飽了，那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為有慣於孤獨的人的尖銳的聽覺，他似乎聽見附近竹林中有一些奇怪的聲音。他跑回家

裏，拿着一桿新火槍立即跑回來。他手中拿着那件武器，且把指按在槍機上，整小時守在緊靠着水閘的地方。

那水不再向前流去，牠散佈在像一個水腫病人的狂瀉，飲了再飲的壁提士德的田地上。或者那些在下游的人們正在抱怨，或者那被認爲「灌溉監督」的皮明都，正在附近咆哮，爲這種對於法律的無理的破壞而狂怒。

但這裏有壁提士德，像一個他的禾稼的哨兵，一個可以爲他的家人鬥爭而拚命的英雄，保護着那些在田中活動，進行灌田工作的家人；準備着給那第一個企圖扯起那水閘、讓水再從原路流去的人以打擊。

那不動地站在溪中的巨人的態度是如此兇惡，而在那黑色的鬼怪的心中，那種準備向任何現身出來的人放槍的決心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於是便沒有人敢冒險從附近的叢叢中跑出來，而那田地便不被任何干涉地飲了一小時。

還有更可異的，在跟着來的一個禮拜四，那位「灌溉監督」並沒有傳他到分水裁判所去。

「墾區」的人們已被關照過在老巴勒提的舊田莊裏面，惟一有價值的東西是那支那侵入者最近購回來的雙響槍。華倫西亞人有一種非洲人的情緒，他們寧願剝奪自己的麵包，來使他屋門的後面有一支引起人家的妒羨和尊敬的新的武器。

五

每天早上晨光熹微的時候，露西他，壁提士德的長女，從床上跳起來，眼皮因渴睡而沈重，用震蕩她整個嬌小玲瓏的身軀的婀娜姿勢伸張她的手臂之後，把田莊的大門打開。

井邊的好漢們啼叫著，那在屋外過夜的醜陋的小狗，在她的裙邊跳躍，快活地吠著，在最後的星光中她把她的面和手投入從上面覆着一叢長春藤的圓井中吸出來的一桶冷水中。

然後，在燭光中，她在屋裏來回走動準備她的華倫西亞之行。

那母親從看不見她的床上注意着她，給她以種種吩咐。她可以拿去昨天晚上晚餐所遺下的東西，她可以在架上找着那些沙甸魚，要三條就夠了。小心不要像昨天一樣打爛了碟子。她不要忘記買線和針，和替那小的買對草鞋，敗家的孩子！她在那小桌子的抽屜中可以找到那些錢。而當那母親在床上轉側，被寢室中的暖氣所甜蜜地溫存，準備更貼近偉岸的壁提士德身邊多睡半小時的時候，露西他繼續着她的演化。

她把她可憐的食物放入籃裏，用梳把她的看去好像被太陽吸去了牠的顏色的淡白色的頭髮梳過，並把頭巾在她的領下打了結。在出去之前，她用一個長姊的溫柔的照顧，看一看那些睡在同室的地板上的小的們有沒有蓋好了被。

他們作一排躺着，從最大的到最小的，由早熟的小壁提士德到那還沒有十分會講話的小東西，好像一排風琴管一樣。

「再會到今晚！」那勇敢的女孩叫着，把她的手臂穿入竹籃的挽柄裏去，她把田莊的門掩了，把鑰匙放在下面。

現在天已經大亮了，在早晨的淡藍色的光線中可以看見在小路及大路上的工人們的行列，她們爲城市的生活所吸引而向着相同的方向跑去。

一羣優美的纏絲女郎用均勻的脚步在路上經過，用活潑的優美，搖着她們的右手，像一隻有力的槳打着空氣。而常常發出尖銳聲的合奏，當那些強壯的少年們從附近的田地上用粗鄙的戲謔來撩撥她們的時候。

露西他是獨自行到城裏去。那可憐的孩子認得她的同伴，她們都是那些對於她的家庭憎恨得夠利害的人們的妹子或女兒。

其中有些是存絲廠中工作的，而那可憐的黃髮女郎，有許多次爲表示出她的勇敢，不得不用手爪來防衛自己。她們利用她的不注意的時候把污穢的東西投入她的飯籃裏；使她打爛那些瓦礫，因爲這種事她曾受過許多次的告誡了。而在工廠中，當她們行近她的時候，便一定是想把那浸着蠶繭的沸騰的鍋子推翻，同時她們叫她做魔鬼，而用同樣的頌詞來讚美她的家人。



在路上她像躲避一羣野獸一樣避開她們，而祇有到遙能望得見工廠的地方的時候，她才感到安全。工廠是一間鄰近市鎮的醜陋的舊建築物，牠的正面，在百年前曾塗過水彩，在剝蝕的油彩和磚塊之間還殘留着一些玫瑰色的腳和銅色的側面像，是獎牌和神話式的圖畫的斷片。

在全家中，如壁提士德自己所說，露西他是最像他的父親：一個對工作有熱情的人。那燙着靈蘭的七鍋的火熱的蒸氣堆在她的頭上，灼着她的眼睛，但雖然如此，她是常在她自己的位置上，從沸水的深處鉤出那些蜜色輕絲的小球的鬆散的端緒。在那些小球內面藏着那勤勞的蟲，那些有特殊分泌物的幼蟲，牠們因為要使自己變成蛾而創造一個美麗的牢獄的罪過而被處死。

整座建築物都被工作的喧聲所籠罩，牠使那些習慣於空曠的，在那裏聲音可以傳到很遠的平原的寂靜的「裂區」婦女們耳聾頭昏，在下面，機器咆哮着，從無數的管發出可怕的吼聲。滑車和齒輪用地獄般的喧聲旋轉着，而好像這裏還未夠嘈雜似的，那些繅絲女郎還照她們的傳統習慣，用鼻音合奏着「聖母馬利亞」和「榮耀的父親」和其他當禮拜日早晨在「裂區」遊行的樂隊所奏的插曲。

但她們的歌唱並不妨礙她們的笑，並不妨礙她們用祈禱般的低音來彼此譏諷，或用中間外出的時候便給人家四個長爪痕來互相恐嚇。因為這些奴役於農家的暴政之下，而按照遺傳的風俗，在男人面前低頭的黑皮膚的女郎們，當無管束地集合着的時候，是如假包換的魔鬼。她們總歡慶做出一切她們從路上的趕車人和工人們所聽來的事情。

露西她是她們之中最沉靜最勤力的一個。爲避免由工作中多轉了她的注意，她沒有唱歌；她永沒有惹起爭端，而她學習每種事情都是這般容易，數禮拜之後，她便可以聽到三個里爾，幾乎是散工中最高的工價，引起旁人很大的妬意。

在午餐的時候，這羣烏合的女郎們從工廠衝出來，狼吞虎嚥地吃完了她們瓦碟中的東西。她們形成懶散的一羣集合在行人路及附近的走廊上，帶着驕傲的目光，挑撥那些男人和他們談話，所談的都是無稽的諛語，而換回了無恥的品頭評足。露西他留在工廠的角落裏，和三兩個從河的右岸的別的「墾區」裏來，而對於老巴勒提的故事和他們的同伴們對於她的厭惡絕不介意的好女郎們同坐在地板上。

在第一個禮拜的時候，露西他很怕黃昏的到來，因爲那是放工的時候。

她怕那些和她同路的同伴們，她留在工廠一些時間，讓她們像旋風般走向前面去，帶着無恥的笑聲，炫耀着她們的裙，大膽的污言穢語，與及從她們強健的身體和堅強而粗魯的四肢所發出來的氣息。

她在冬季清冷的黃昏中，懶慢地在城的街上經過，站在那些開始放亮的商店的窗口的前面，替她母親買點東西。最後，她便過了那度橋，經過那長滿灌木的暗而狹的谷中，走到亞爾巴拉的大路上去。

一直到這時，還沒有什麼。但當她走人那有神秘的聲音，和那些行近他的身旁用低音的

「晚安」來和她招呼的隱隱而可怕的形體的黑暗的羣區中的時候，她便開始懼怕而牙齒震擊。使他懼怕的並不是寂寞和黑暗，像一個真正的村鄉女兒一樣，她是習慣於這些的了。如果她確知在路上她不會遇見任何人，那便會給她以膽量，在恐慌中，她不像她的同伴一樣，想到死人，女巫或鬼怪，她是怕那些騷擾她的生人。

她帶着更大的恐懼，回憶她曾在工廠中聽到的羣區中的某些故事。那些小女郎們都怕皮明都，和集合在古巴酒店中的別的無賴漢。那些沒有心肝的人常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拖住那些女郎，把她推到河岸去，或推到草棚後面。而露西他自從入工廠做工之後，已不復是不懂事的孩了，她讓她的想像馳騁，直至到了恐怖的極端。她見她自己是被那些怪物之一所殺害，她的孩子被撕開浸在血泊裏，好像那些傳說中的「嬰」的孩子們一樣，那些兇殘而神祕的兇手把他們的脂膏提出來，用來製成奇怪的膏藥和藥丸，給有錢的人們服食。

在冬天的黃昏中，黑暗而且下雨，露西他戰慄着行了一半的路。但那最嚴重的危機，最可怕的障礙是在最後那一段，近着自己的田地的路，——那著名的古巴酒店。

這裏是野獸的洞穴。這一段路本是最多人經過及最光亮的一段，那談話的聲音，爆發的大笑，六弦琴的弦聲，和夾着呼喊聲的對唱的歌聲，從那門口透出來，牠是像把一塊方形的紅光投到路上的爐口一樣，而在光中，有奇怪的人影在活動着。但雖然如此。那可憐的工女當行近那地方的時候，躊躇地停着，像神仙故事中的女英雄行到妖怪的門前一樣地顫抖着，準備跑到

圍裏去，在那建築物的後面作一個紆迴，然後降入路旁的河裏去，在斜岸的下邊潛行而過，覺得無論如何，總比較在那透出酗酒和野蠻的聲音的血盆巨口的面前經過的好。

最後她決定了，像一個準備把自己投過懸崖的人們一樣，立下決心，沿着河邊用輕快的步和由恐懼而生的奇怪姿勢，迅速地跑過。

她是一陣風，一個白影，牠不給古巴酒店的主顧的濃濁的眼以注視她的時間。

酒店是過了，那孩子跑了又跑，相信有人正跟在她的後面，提防着在她的裙上感到一隻有力的手的牽曳。

直至她聽見田莊前的狗的吠聲，才安靜下來。那是一隻醜陋的動物，但名字却叫做「晨星」，那無疑是一種顛倒說。牠跑到路中來，跳到她的身上，跳躍着，並舔着她的手。

露西他永沒有在家裏談到她在路，所過着的恐懼。那可憐的孩子在入門之前先把自己恢復鎮靜，並且敏捷地答覆她焦急的母親的閒話，說她是和某些同伴同回，來勇敢地應付那個局面。

那繃絲女不願意她的父親晚上到路上來伴她回家，她知道鄰舍們的憎恨，古巴酒店和牠裏面的好尋釁的人們引起她的恐怖。

第二天她回到工廠去，回家的時候又忍受同樣的恐慌，祇有用春天快要到來的希望來安慰自己，因為那時有較長的日子和較光亮的黃昏，使她可以在天未黑之前回到家裏。

有一晚，露西他得到一種被解救的感覺。當他仍在離城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出到路上來，開始用和她同樣的步伐行着。

「晚安！」

而當那個繯絲女在一條沿着路邊的高堤上行着的時候，那個男子却在堤的下面，被車輪們碾開的深轍中行着，在那些有遠見的人們想用來填塞那些初裂的微罅的紅磚，碎瓦甚至玻璃片的上面蹣跚着前進。

露西他沒有表示不安。她甚至在他未向她招呼之前，她已認識她的同伴，那是唐納，牧人老譚伯的孫。是一個在亞爾巴立的一個屠商那裏當學徒的好孩子，當那些繯絲女郎在路上遇見他的時候，常和他開玩笑，喜歡看見他的羞赧；和說了一句話便把頭轉開去的情形。一個這樣羞怯的孩子！他在世上是孤獨的，除了他的祖父外，沒有其他的親人，他甚至禮拜天也要做工。不但要到華倫西亞去替他的主人的田地收集肥料，同時也要幫助他宰殺牲口及鋤田，且要送肉到富農家去。所有這些都不過使他和他的祖父有得吃，而他可以穿主人的舊爛衣服吧了。他不吸煙，一生祇到了古巴酒店一兩次，而禮拜天，如果他有數小時的閒暇，他不像其他的人們一樣，跑到亞爾巴立的廣場蹲着看那些惡少打球，却跑到田野裏去，無目的地在林中網狀的小徑上遊行，如果他偶然看見一株棲滿小鳥的樹，他便會為那些空中游蕩者的飛鳴所迷惑而站着。

人們見他賦有一點他祖父，那個牧人，的神祕的僻性，大家都當他是一個羞怯馴懦可憐的蠢漢。

那個工女因有同伴而活潑起來。如果有一個男子和她同行，她便會較為安全了。尤其是那男子是令人信任的唐納。

她和他談話，問他從那裏來，而那青年用他的習慣的羞怯含糊地回答：「從那裏……從那裏」。便立即沈默下去，好像這幾個字是已經費了過很大的氣力似的。

她們沈默地跟着路走，直至將到田莊的時候便分別了。

「晚安，謝謝你！」那女郎說。

「晚安，」唐納不見了，他向着村裏走去。這是一種無關重要的偶然，是使她消失她的恐懼的可喜的偶遇，祇此而已。雖然如此，但露西他當晚晚餐及睡在床上的時候，都想着老譚伯的孫兒。

現在她回憶早上她曾在路上遇見他，而她覺得似乎唐納時常想保持和她同樣的速度，雖然離開一點，以免引起那些好譏嘲的工女們的注意。她甚至覺得在那時候，她會突然回過頭來，而發現他的眼是望實她。

那個女郎好像她是纏着一個繭一樣，執着他的記憶的端緒，把牠抽出再抽出，回憶着她在生活中一切和唐納有關的事情。她想到她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因為他被那些工女們的戲弄，

而垂頭喪氣，好像那羣女怪令他失望而生畏一般，曾引起她的同情的憐憫。然後又想到那常在路上的偶遇，然後又想到那孩子的注視着她，好像是有話想和她說的眼光。

第二天，當她往華倫西亞的時候，她沒有看見他，但到晚上，當她起程回家時，那女郎並不感到恐懼，雖然那天的黃昏是黑暗而下雨。她預感那給她勇氣的伴侶是會出現的，而他果然從幾乎和昨天相同的地點跑出來會她。

他的表情是和平常一樣，「晚安！」，便跟着躡身旁走。

露西他是較肯說話了。他從那裏來？兩天都剛在這裏遇見他，是何等的巧！而他，顫抖着，好像說話是要費他很大的氣力，仍像平常一樣地回答：「從那裏……：從那裏。」

那個女郎，雖然一樣羞怯，對於他的狼狽，也禁不住想發笑，她把她的恐慌，在冬天的時候她在路上所感到的恐怖告訴他，而唐納，因他對她有所幫忙而感到安慰，最後膠不住他的口，告訴他願意常常和她作伴。他是常要為他的主人的事到「黎區」去的。

他們用和昨天一樣的方式彼此分手；但那一晚，那女郎在她的席上感到不安和興奮，而夢及無數奇奇怪怪的事情。她看見自己在一條黑暗的路上，有一隻高大的狗伴着她，那隻狗舔着她的手而有一個像唐納一樣的面孔，後來有一隻狼跑出來咬她，牠有一個令她模糊地記起可惜的皮明都來的鼻；二者用他們的牙彼此相鬥，然後她的父親拿着一個大槌跑出來，而她痛哭起來好像那隻忠心的狗所受的打擊，是落在她自己的肩膀上一樣。於是她的幻夢就這樣

地繼續下去。但在她的夢裏的各種混亂的景象中，她都看見老譚伯的孫，帶着他那雙藍眼睛，和那個被他的成丁的最初的朕兆的微弱的毫毛所蓋着的稚氣的臉。

她起來的時候，虛弱而頹惰，好像正從病室裏出來一樣。今天是禮拜日，她不要到工廠去。太陽通過小窗入到她的寢室，全家的人都已經起來，露西他開始準備和她的母親同到禮拜堂去。

那惡夢仍然在煩擾她。她覺得有點不同，心境似乎有些特別，好像昨天的晚上是一道牆，將她的一生分成兩部似的。

當她從箱裏把衣服取出來，把牠放在那仍然和緩而印着她身體的模型的床上的時候，她像小鳥一樣快樂地唱着。

她喜歡禮拜日，因為她可以有晏起的自由，可以有幾點鐘空閒的時間，可以作一短程旅行到亞爾巴拉去聽彌撒；但這個禮拜日似乎比別的禮拜日更好，太陽是更爲光亮，小鳥兒唱得較爲熱情，空氣從小窗口飄來悅人的香氣，牠是多麼難以形容啊！簡言之，今天早晨是有點新奇和特別。

她現在爲直到如今還沒有注意過她自己的儀容而責備自己。十六歲，那是一個人應該想到打扮的時候了。她從前是多麼蠢，她常竊笑那叫她做寒酸女的母親！好像那條每禮拜日都穿着的布裙是一套第一次看見的新裝一樣，她小心地把牠投到她的頭上好像她是有精細的花邊似

的；她把她的胸衣束緊，好像那殘酷地把她的含苞胸脯壓緊的鯨魚骨製的甲冑（一種農家女兒的眞正胸衣）還束得不够緊一樣。因爲在「墾區」中如果那些未嫁的女郎不把她的誘人的自然美隱蔽，使沒有人可以從處女身上邪惡地看出她將已成熟時的記號來，是會被認爲淫邪的。

那個女工有生以來第一次，在那面父親給她祇能照得半面的用油漆的松木做框的四吋寬的鏡前照過了一刻鐘有多。她並不美麗，但她在「墾區」的路上，曾遇見過無數比她更醜的人。不知爲什麼原故，她很喜歡默想她清明而綠色的眼睛；太陽曾在她褐色的皮膚上晒起了幾點精緻的雀斑的兩頰；像絲一般細緻的淡白色的頭髮；在口上突出來的小鼻和跳動着的鼻孔；那個被柔輦得像熟透的桃子上面的毛一樣的毫毛遮着的口；堅實而齊整的牙齒，那種像牛乳一樣白，而有一種似乎把整個面孔照亮的閃光的一個貧女的牙齒。

那母親要等她等了，那可憐的婦人是很匆忙，焦急地在屋內走動，好像那來自遠處的鐘聲催促着她一樣。她們會趕不到彌撒了。但同時露西他却從容地梳她的頭髮，梳好了又拆，因爲不合她的意而拆了再梳，然後又用焦躁的牽扯來整理她的斗蓬，無論怎樣都找不着一個合意的方

式。

在亞爾巴拉的圩場中，當她們進入禮拜堂及從禮拜堂出來的時候，露西他辛勤地舉起她的眼來張望肉市的門口。那裏有許多做完彌撒出來的人擁擠着。

他在那裏協助着他的主人，將那些剝了皮的肉塊遞給他，而把蓋在肉面的蠅羣趕開。

那個大傻子看見她的時候是怎樣羞赧呵。

當她第二次經過的時候，他變成一個着了魔的人一樣，拿着一隻羊腿在手上，而那個嚴肅的主人，等他遞給他却等不到，於是便發出連珠般的咒罵，而用那劈骨的刀來恫嚇他。

下午她很愁悶，她坐在田莊的門前，而相信會數次見他在遠處的小路上巡行，隱身在竹林中來探望她。那個工女願禮拜一快些到來，她便可以回到工廠去，而回家的時候由唐納在可怕的路上陪伴着他。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那孩子果然沒有騙她。他甚至在比往晚離城更近的地方，出來會她了。

但經過照列的招呼之後，他不再緘默了。經過一天的休息，那無賴已經有些進步了。

慢條斯理，先做了一個鬼臉，又把手在褲上擦了一回之後，他想設法來表白自己，雖然每一個字的距離足有兩秒鐘。他見她平安，他覺得很快樂（露西他給他一個微笑，並模糊地低聲說了一句謝謝）她禮拜日很快樂吧？（靜默）他那天却十分無趣，禮拜日使他煩悶。無疑的那習慣……於是……牠似乎是生活上欠缺了一些東西……自然，他是戀念着那條路……不，不是那條路，他所喜歡的是陪伴着她同行。

說到這裏他便高聲而枯燥地停止了。甚至好像他是激動地咬他的舌來懲戒他的魯莽，和因為做得太過火而捏痛自己。

他們沈默地行了一段路，那女郎沒有回答他，她用繚絲女郎的優美風格來行着她自己的路，竹籃放在左臂之旁，而右臂却用鐘擺一樣的動盪，把空氣分切着。

她想着她的夢；她想像自己再回到那幻境裏面，見着一切荒唐的幻象。她幾次回頭來望，相信在暮色中，看見那隻舔她的手而有一個像唐納的面孔的狗，一個甚至使她發笑的記憶。但不，那在她身旁的是一個有保護她的力量的好人，有點羞怯，不錯，他低着頭，好像他剛才說出的話傷害了他一般。

露西他甚至要使他更窘。他爲甚麼要走到路上來會她呢？人們將會怎樣談論呢？她的父親如果知道了，他將會怎樣惱怒呵！

「爲什麼？爲什麼？」那個女孩問。而那個青年，越來越愁悶，越來越羞怯，像一個聽着他自己的罪狀被判罪的犯人一樣，沒有什麼回答。他用和那個女郎同樣的步伐走着，但離開她一點，沿着大路的邊沿蹣跚而行。露西他幾乎相信他是在想哭了。

但當他們行近那「田莊」，而將彼此分手的時候，唐納得着一種衝動的力量，正像他剛才是非常地緘默，現在却是非常地會說話，而且好像自發問後中間不是已經過了許多秒鐘一樣，他回答那個女郎的問話。

「爲甚麼？……因爲我愛你。」

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貼得這麼近，使她甚至面上感到他的呼吸；而他的眼發光，好像

他的真情一定可以由他的眼直達到了她一樣；後來，他又後悔了，懼怕起來，爲他自己的說話所嚇，他像一個小孩子般發腳逃去了。

那麼他是愛她！兩天以來，那女郎已經希望着這句話了。雖然如此，牠還給她以突然和意外的意味。她也愛他，而整個晚上，甚至在夢裏，她聽見他在她耳邊低聲說了一千遍那同樣的話：

「因爲我愛你。」

第二天晚上，唐納沒有等候她。早上露西他在路上看見他，幾乎全身隱在一株桑樹的後面，不安地望着她，像一個怕責罰而後悔的孩子，準備看見一點怒氣便逃掉一樣。

那個工女羞赧地微笑着，這就不需要再有甚麼表示了。

總言之：他們不再談到彼此相愛，但事實上已決定他們的婚約，而自此後唐納沒有一晚不是在路上陪伴着她。

那個亞爾巴拉嚴厲的屠夫，因爲他的工人的突變而狂怒。他本是這樣勤力的，但現在却常常托詞把時間，越來越多的時間，費在「墾區」裏。特別是在晚上。

但因爲快樂的自私，唐納對於他主人的咒罵和恐嚇，並不較那工女對於那個她畏他多過敬他的父親的詬罵更爲介意。

露西他的房中希收藏着一些他在路上所找着的鳥巢。那個孩子不願意常常空手來見她，便

在「墾區」的竹林和樹上四處偵察，使他似贈給他的未婚妻以那些用稻草及樹枝織成的圓巢，在牠裏面有些黃口的小東西，牠們玫瑰色的皮膚上蓋着精緻的茸毛，開着那可怕的大口拼命地吱吱叫着，常常要求着更多的麵包屑。

露西他把那些贈品珍藏在房裏，好像牠就是她的未婚夫的本人一樣。而當她的弟弟們，那些日用莊做他的巢的小人們。因為對於那些鳥兒愛好得這般利害，直至把牠們悶死了的時候，她哭起來。

有時唐納跑來見她的時候，衣服隆起來，腰帶上沒裝滿了在古巴酒店買來的蠶豆和花生，他們一面行路，一面吃了又吃，不知爲什麼原故，總是你眼望着我眼，微笑着像一對優人一樣，他們常並坐在堤上而不知道這就是堤岸。

她是比較有理性的，她常罵他。常常要花錢！在一個禮拜之中，他爲這種款待而放入古巴酒店的錢，大約是兩「黑爾」左右。他要顯示他是慷慨的。而且除了爲她而用之外，他要錢來做甚麼呢？當他們將來結了婚之後——這總會有一天的——他用錢是會小心一點的。這大約還要十年或十二年；不必急急，「墾區」中所有訂了婚的人們都是延了一些時候才結婚。

提到婚事把露西他帶回現實。到了那一天，他父親一定會知道了……：……聖母呵！他每日總來把她的背擊碎了。而她說及將來的筆楚的時候十分鎮靜，微笑着，正如一個受慣了莊重嚴厲，常用掌擊和杖責來表現的家長威風的倔強的女郎一般。

他們的關係是天真無邪的。他們之間從沒有發生過強烈而非禮的慾情。他們同在黃昏的暮色中的幾乎完全是無人之境的路上行着，孤寂似乎已把他們心中的不潔思想驅除淨盡了。

有一次唐納無意地輕輕觸着了露西他的腰，他便羞赧起來，好像自己是女郎，而不是她似的。

他們却絕不會想到他們每天的相會，結果會產生有甚於談話和注視的事物的。牠是初戀，是半醒的青春的花蕾，祇要能相見，會談，共笑，便感到滿足，絕無絲毫肉慾的痕迹。

那個工女，當她在那些恐怖的晚上，會渴望着春天的到來的，現在却用焦急的心情看着那較長的較光亮的黃昏的臨蒞。

現在她果和她的未婚夫在日光之下會面了，在路上，現在是不會缺乏絲廠的女伴或鄰人了。他們看見他們同行，便惡意地微笑着，猜度着他們的行徑。

在絲廠中，她的仇人們都譏笑她，用諷刺的態度問她婚禮何時舉行，而且替她起一個「牧羊女」的渾號，因為她和老譚伯的孫戀愛。

可憐的露西他不安地顫抖着。如果有一天那消息傳到他父親的耳裏，他將爲自己招來了一頓怎樣的夏楚呢！後來便是壁提士德在分水裁判所被判罰那一天，在路上看見她，唐納伴着她同行。

但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可喜的灌概事件救了她。她的父親，因爲田稼的獲救而快慰，便

自制着，想多看見她幾次才發作。他蹙着眉頭，翹起他的食指慢聲用命令的語氣警告她，要她從此以後由工廠獨自回家，不然的話，她會明白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於是整個禮拜她都是獨自回來。唐納是頗尊重壁提士德先生的，便權且以隱身於路旁的竹林中望着那工女經過，或遠遠地跟在她的後面爲滿足了。

現在日子是較長，而路上有着更多的人了。對於那性急的戀人，這種隔離是不能持續得很久。禮拜日的下午露西他覺得很無聊，她在她田莊的門前行得倦了，且自信會看見唐納在那些經附近的小路的人們之中，便拿一隻綠釉的水瓶，告訴她的母親說她想往皇后泉汲一些水。

她母親允許她出去。她應當尋找一些消遣，可憐的孩子！她沒有任何朋友，而你一定要讓那些青年人們自己去找她的朋友的！

皇后泉是這一部分的「墾區」的人們的祭壇，牠把各個井的水，和在河中流過的紅色而泥濘的水都顯得相形見拙了。

牠是在一間荒廢的田莊的前面。牠是古而且聖的，據「墾區」最聰明的人們說牠是摩爾人的遺跡，據皮明都說牠却是第一世紀的遺物，當使徒們周遊世界的時候，曾在這裏爲罪人舉行洗禮。他說降神者老譚伯曾鄭重地這樣宣佈過了。

每天下午，當一個人在那兩旁鑲着有永不靜止的銀色的葉的白楊樹的路上行過的時候，可以看見一羣一羣把水瓶穩定地頂在頭上的女郎，用她們的有韻律的步伐和苗條的身材，使人們

想起古希拉的用頭來頂着籃筐的人們。

那行列給華倫西亞的「舉區」以一點聖經時代的氣息；牠令人憶起亞拉伯的詩歌，牠們歌詠那些把水瓶頂在頭上的泉邊的婦女，把東方人兩種最熱烈的戀慕，美人與水，組合在一幅圖畫裏。

皇后泉是一個四方池，四壁用紅色的石砌成，水是在地平的下面，有一道六級左右，常常是滑溜且因潮濕而變成綠色的石級，在石階的對面有一塊長方形的石，石面雕着輪廓模糊的浮雕，想在灰水的白衣的下面，把那些雕像弄清楚是不可能的。

牠似乎是被一班天使圍繞着的聖母，是中世紀粗魯及簡單的藝術作品；大抵是打勝了仗時的謝神禮物；但因為歷代都有些人，因想把那年代所磨滅的雕痕弄得清楚一點，而把那塊石剝啄，同時又有些人因為野蠻的好奇心的突發的衝動，把牠塗上了灰水，這塊石版便變成了現在這樣的情形。牠除了一個不完整的女人形態之外，便沒有甚麼可以辨別得出了。這個就是那個泉因以得名的皇后，摩爾人的皇后，像所有鄉村故事裏都一定要有一個皇后一樣的皇后。

在禮拜日下午，這裏的喧嘩和混亂並不是不利害的，有三十個以上的女人羣集在這裏，大家提着水瓶，她們都想爭先把瓶裝滿，却不急急於離開。她們在狹窄的石階上，互擠着，提起裙來挾在腿間，以便屈身把水瓶洗到水裏去。池面把那些不斷地從池底的沙衝上來的泡沫而震動着。池底生長着一叢一叢的藻類植物，一束一來的髮般的綠色細絲，在晶明的監獄中動

蕩，因水流的衝激而顫抖。那些不安靜的水螞們，牠們精細的腳把清冽的水面梳成了一條條的條紋。

那些已經裝滿了瓶的，坐在池邊，把腳懸掛在水面，而當一個男子下來飲水，並望着她們的時候，便帶着話聲的尖聲，把她們的足合攏來。

這是一個閒人的大集會。他們大家同在一個時間說話；他們互相恥笑，他們嚴酷批評那些不在場的人，創作一切「墾區」中的諷語，而那些從家長的嚴肅中逃出來的少年們，把他們在家中裝成的假面丟開，露出他們沒有機會發洩的好鬥的蠻性，而那些天使般的美人，當舉行童女節的時候，她們在亞爾巴拉禮拜堂中唱頌讚聖母的歌，是唱得這般溫柔的，現在却變成粗野，用趕車人們所說的穢話來加強她們對話的力量，而用老婦人般的鎮靜來談一切秘密的事情。

露西他拿着她的水瓶來到。她在路上還不見她的情人，雖然她行得很慢，且不歇地回頭張望，希望可以忽然看見他從一條小路跑出來。

泉邊喧鬧的一羣，看見她來到便沉默起來。露西他的出現，最初是引起了緊張，好像亞爾巴拉禮拜堂做大彌撒時一個摩爾人出現一樣。這個窮鬼到這裏來做甚麼？

露西他向兩三個同在工廠做工的人打招呼，但他們撮緊她們的唇，用輕蔑的表情勉強地回答她。

其他的人們，從驚異中回過來，甚至不願意給那闖入者以沈默的禮遇，繼續她們的談話，若無其事一樣。

露西他落到泉邊，裝滿了她的瓶，站起來，把焦急的眼光投射到池上去，向整個平原周圍張望。

「望吧！望吧！但他不會來了！」

說這句話的是皮明都的甥女，帕帕他的姊姊的女兒，一個黑而精壯的女郎，有一個翻起而傲慢的鼻，因為她是一個獨女，而他的父親並不是任何人的佃戶，他們所耕的四塊田地都是他們自己的，所以他很驕傲。

不錯，她可以繼續張望到那麼久便那麼久，但他不會來了，你們知道她是望着誰嗎？她的情郎，老譚伯的孫，多麼妥當的配合呵！

那些污穢而刻薄的小口們笑了又笑，好像笑一聲就是咬一口，並不是因為她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頑笑，祇是想這樣來壓倒那可憎的壁提士德的女兒。

牧羊女！神聖的牧羊女！

露西他不介意地聳她的肩，她是早知會有這些嘲弄的，而且工廠中的戲謔，已經弄鈍了她的感受性了。

她提着水瓶行下石階去，但那個皮明都的甥女說話的在池底的細微的回聲，却把她氣呆

了，那小小的毒蟲是多麼會螫人啊！

「她不會和老譚伯的孫結婚的。他是一個可憐的傻子，快要餓死了，但如果和一個賊的家族對親便太高貴了，太不稱了。」

露西他幾乎把她的水瓶丟了，她臉紅起來，心如刀割，好像這些說話使她全身的血都升上面上去一樣；然後她面色變成死白。

誰是賊？誰？她用顫抖的聲音問，這使所有泉邊其他的人都笑了。

誰，她的父親，她的姨丈皮明都知得很清楚，而在古巴酒店裏他們只是談論着這件事。他們以為他們的醜史可以隱瞞嗎？他們從他們自己的市鎮逃出來，因為他們知道這裏是太好了。因為這個理由，他們便來到這裏，佔有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他們甚至還聽說壁提士德先生會因犯大罪而坐過牢哩。

那條小毒蛇繼續這樣說下去，把她在家中和「墾區」中所聽到的，古巴酒店的無賴們所捏造出來的謊話盡情傾倒出來。那些謊話全是皮明都所創作，他漸漸不想面對面地攻擊壁提士德而想暗中騷擾他，用醜話來窘迫和中傷他。

父親的堅決性突然在露西他的身上湧現。因憤怒而顫抖和口吃，且帶着一雙充血的眼。她把水瓶跌落地上，跌成碎片，水濺到附近女郎們的身上。她們同聲詬罵，叫她做笨東西。但她沒有閒情去注意這些事情了。

「我父親……」她叫着，挺身向着那醜惡她的人，「我父親是賊？再說一次我便要給你一巴掌」。

那黑髮女郎沒有機會再複說一次了。因為在她開口之前，她已經正嘴上受了一掌，而露西她的手指握緊了她的頭髮。本能地爲痛楚所驅使，她也回手把那個工女的白色頭髮執住，大家扭作一團，曲着身子，發出痛楚和瘋狂的號叫，她們的前額幾乎貼到地面，這樣糾纏了頗久的時間，彼此給別人的頭以狂暴的牽扯。鬪鬚是跌落了，頭髮是披散了，好像一面戰旗，不是勝利地飄揚着的戰旗，而是被對方的手所撕破而染了血的戰旗。

露西他，因爲較爲強健且憤怒得利害，成功把自己掙脫，而把她的仇人牽到身邊。或者她是想給她以一擊，因爲她正企圖用她那隻自由的手脫去她的拖鞋，而這裏便立刻發生一種兇殘的，獸性的未之前聞的景像。

好像所有對於這家族的憎惡，與及她們在家中所聽到的說話和毀謗突然在她們心中湧現，便不約而同地，一同投身到壁提士德的女兒的身上。

「賊！賊！」

一轉瞬間，露西他已被那些憤怒的手臂所遮沒了。她面上佈滿了抓痕；她在雨點般的拳頭之下被擊到暈去，但因爲敵人們的圍壓所阻，仍未倒地，被由這邊推到那邊，最後便頭重腳輕地倒在潮滑的石上，前額撞着了石的尖角。

血！他是像把一塊石拋到棲滿了麻雀的樹上一樣。她們逃走了，所有的人們都頂着她們的水瓶，各不同的方向散去，瞬息間，皇宮內的附近便看不見一個人，祇有那可憐的露西他，技散着頭髮，辮上染滿了血跡，面上爲泥土和血所污，哭着回家去。

當她的母親看見她進來的時候，尖聲叫得多兇啊！當她聽見那經過的情形時候，她詬罵得多麼利害呵！這些人們比猶太人還要壞！主呵！主呵！這樣的罪孽是可以信基督的國土裏發生的嗎？

現在是無法生活下去了。他們的男人攻擊提士德，在裁判官面前窘迫他，毀謗他，科他以不公道的罰款，還不滿足，現在那些女郎們却迫害她可憐的露西他，好像那不幸的孩子做了甚麼錯事似的。這一切都爲着什麼？都祇爲着他們想照着上帝的吩咐，用勞力來謀生，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噠提士德看見她的女兒的時候，面色變成慘白，他向大路跑了幾步，望着那屋頂矗立在竹林之後的皮明都的田莊。

但他停了脚，後來便柔聲地申斥他的女兒。剛才的事件可以教訓她不要在「墾區」裏遊蕩。他們一定要避免和別人接觸。大家集合在田莊裏住在一塊，而不要離開那塊就是他們的生命的田地。他的仇敵們是會很小心留意，不敢把他從自己的屋裏找出來的。

六

當「墾區」的住民在通到海濱去的大路之旁的加但那磨坊門前經過的時候，他們所聽見的是像蜂巢般的嗡嗡聲。

一排白楊樹的厚簾圍着一塊爲路所畫成的小方地，鋪展在磨坊的殘舊的瓦蓋，綻裂的牆壁和黑色的小窗的前面。那間磨坊是一間殘舊而快要傾頹的建築，用一排密密的木樁架起在小溪之上，在木樁之間，傾倒着一條起泡沫的小瀑。

那似乎是從樹間發出的緩慢而單調的喧聲是來自唐·育昆的書館裏的。那書館是設在隱在白楊樹後面的一間田莊裏。

學問是不會住在僻陋的地方的，雖然智慧不會常住在王宮也是真的。

一間舊的田莊，除了從門口入來及從屋頂的裂縫滲進來的光綫之外，便沒有其他的光綫了。牆壁很難說是白色。那先生的妻是一個生活在她的燈芯草椅上的嚴肅的婦人，以聽他的丈夫的演說和贊美她的丈夫來過日。有幾張板凳，三張已經撕破了一點的陳舊的字母表，用麵包的碎屑貼在牆上，教室旁邊的房裏，有幾件似乎已經遊遍了半個西班牙的舊傢私。

那裏有一件全「墾區」所無的新事物，那就是那個先生把他藏在門後的長竹。他每隔兩天

就要到附近的竹林中去換過一條新的，幸而牠的原料是這樣便宜，因為牠在那些小野蠻人的堅硬而剪光的頭上，很快地就會用壞了。

在本書塾中，只能看見三本書，都是初級學生用的書，他們大家都用牠。為甚麼要有更多的書呢？這裏是仍用摩爾人的教育方法：歌詠，唸了再唸，用不斷的敲擊來耕開學生的硬頭把東西放進去。

因此從朝到晚那間齊用莊有有一種厭倦的歌聲從門口播放出來，那令附近的雀鳥們覺得很好笑。

「我……父……在……天」

「聖……馬利亞……」

「馬加……等……於……」

那些在路上見了孩子們便立刻飛逃的麻雀們，紅雀們，發牙光的雲雀們，忘機地飛集在附近的樹上，甚至用牠們的活潑的小腳在書塾的門前上下跳躍，因看見牠們的兇殘的仇人們被囚在這樣的籠中，在竹棍的威脅之下，連左右張望也被禁止，不動地唸着那令人厭倦的歌文，而譏諷地笑着。

經過了長久的時間之後，那合唱是停止了，而唐·育昆的聲音却莊嚴地繼起，把胸中的學問像泉水般倒出來。

「這裏有多少慈善事業？」

「二乘七等於多少？」

但他對於這些答案甚少滿意。「你們是一班笨伯！」你們坐在這裏聽着，却好像我說的是希拉文一樣。你們想一想，我待你們是很有禮貌的，好像城中的大學堂一樣，因為這樣你們便可以學到好的榜樣而說話是會像上流社會的人。簡言之，你們有一個人給你們做效。但你們却像你們的父母一樣粗魯和蠢笨。他們都是壞人，他們有餘錢去古巴酒店，但却擅造種種理由來避免每禮拜六所應給我的兩個銅板。每當他抱怨那些禮拜六的銅板的短給的時候，他常常憤怒地來回走着，你從他的頭髮及從他的好像分作兩部分的身體中可以看出來。

在下面，他的破爛的草鞋和他的殘舊的布褲常染着泥漿；他的粗糙而有鱗片的手，在皮膚的摺紋中留着他的手圍的污痕。那小圃是一塊種菜的方地，在齊塾的前面，有許多時候那塊小圃的出產就是他廚中的一切。

但在腰以上，他的高貴，像他所謂智慧的大師的尊嚴，便顯現出來了。牠把他從農村的居民，附在土地的蟲豸們，區別出來。一條鮮明的顏色的領帶，垂在伸的污穢的內衣的前面，兩撇灰色而粗糙的鬚鬚，把他肥圓而淡紅的面切開，一件有一塊油布的帽簷的藍色的帽，那是他的不安定的生涯中，所從事過的各種職業之一的紀念物。

這些東西使他在貧寒中得到慰藉，尤其是那條全區的人所無而他作為高貴的符號而誇示着

的領帶。牠是「黎區」中的一種金羊毛。

全「黎區」的人，都很敬重唐·育昆，雖然對於他的貧困的救濟，他們却懶慢和疏忽。這個人是見過多麼多的世面呵！他曾怎樣遊遍了全世界啊！有時他是當鐵路的職員，有時却在西班牙最遼遠的省份幫助收稅，甚至有人說他還在美洲當過警察哩。總之，他是一個破落戶之類的人物。

「唐·育昆」他的莊重的妻常說（她每每是最先給他銜頭的），「一生從沒有處過像現在這樣的地位，我們都是大家人物。惡運把我們帶到這裏，但在從前，我們是會賺過大量的金錢的。」

而在「黎區」裏的閒談中，姑勿論他們有時在禮拜六忘記給他兩個銅板的學費的事實，也尊敬唐·育昆為一高貴的人物。他保留着那種炫示他的綠色而方尾的短掛的權利，當節期他在亞爾巴拉禮拜堂的大彌撒祭的詩班中唱詩時便穿起了牠。

由於貧窮的驅使，他和他的肥胖而懦弱的夫人在這裏住下，正如他曾在許多地方住下過一樣。他幫助村長做一點特殊的工作，他用一些祇有他自己知道是甚麼東西的香草做成一種藥酒，成為村中的珍品。他們都一致承認這位老漢子是知道很多事情的。雖然沒有校長的名義，但他却不怕任可人會企圖奪去他的位置，因為書塾的收入甚至不够買麵包。他繼續用無數的鞭笞和不斷的複誦來教那些暇時用石擲擊飛鳥，偷摘蔬菜和在「黎區」的路上和狗們追逐的玉歲

至十歲的頑童們，學習掛字和保持肅靜。

那位先生是從那裏來的呢？所有鄰人們的妻都知道他是從「外方」來的。但如果果爾繼續問下去便是空問，因為按照「黎區」的地理觀念，所有那些不說華倫西亞話的人都是「外方」人。

唐·育德要他的學生們明白他，和要他們不怕聽加斯提爾方言是困難不小的。有些學生入學後兩個多月，也只睜大他們的眼，搔着他們的頭皮，而不明白他的先生在整裏對他們說話時所用的那種他們從未聽過的說話。

那好人是多麼辛苦啊！他的教授的成功，是應歸功於他的優雅，他的儀容的高貴和修詞的文雅，正如他的夫人所說。

每當他的學生發音不正確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字是發得正確的）他便發出嗷嗷聲而憤怒地舉起他的手直至觸到那被煙薰黑的教室的天花板。雖然如此，但他仍以他對待學生的有禮而自傲。

「你們可以看見這簡陋的校舍」他對着那二十個擠擁在他的面前的狹窄的板凳上，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半討厭而半畏懼着他的竹杖地聽着他說話的孩子說：「將成爲學習高貴禮儀的廟堂，廟堂，我不昇這樣說嗎？牠是一把照耀和消除「黎區」中的野蠻的黑暗的火炬。如果沒有我，你們將成爲怎樣的人呢？禽獸，寬恕我用這個字，正像你們的優秀的父親一樣，我並率

是想得罪他們。但由於上帝的幫助，你們離開這裏的教育的時候，便一定可以現身於任何地方而無愧色。因為你們有好運找着我這樣的先生。不是嗎？

那些孩子猛點着他們的頭來回答他，有些把他們的頭觸痛了別人的頭；甚至那位夫人，也由於廟堂和火炬的感動，停止織她的襪子而把燈草椅推後一點用欽佩的眼光來包圍着他的丈夫。

他常用可驚的禮貌來審問那班赤足而內衣的尾部散開的頑童們。

「讓我們來研究一下，路比斯先生，起來！」

而那位路比斯先生，一個穿着一條用一條吊帶吊着的短褲的七歲左右的髒孩子，戰戰兢兢地滑下板凳來，注意地站在他先生的面前，側目注視着那可怕的竹杖。

「有一次，我看見你挖你的鼻孔，將鼻污弄成一個小丸，那是一種醜惡的習慣。路比斯先生，請你相信你的先生。這一次我不罰你，因為你是勤力的而識得念乘數表。但缺乏高貴的儀容，學問是無用的。不要忘記這句話，路比斯先生。」

那把鼻污擄成小丸的孩子，一切都表同意，因避過一場杖責而大喜過望。但有一個坐在他旁邊的板凳上的較大的孩子，一定是和他有些宿怨，乘他立着的時候，偷偷地扭了他一下。

「呵，呵，先生！」那孩子哭起來。「『阿面』扭我！」（註）

唐，育昆是怒得怎樣利害啊！最令他惱的是那些孩子們愛用人家父親的渾號來呼叫別人，

甚至替人家創造出一個新渾號。

「誰是『阿面』」？你或者是指巴利斯先生吧。「天啊！這是一種怎樣的稱呼！人家以為你是在酒店裏哩！如果你說『馬面』還好啊！教着你們這些笨蟲真真死人！畜牲！」

於是舉起了他的竹杖，開始給他們每人以響亮的鞭笞，一個是為他偷扭別人，一個是為他說出無禮的說話。這正如唐·育昆自己所謂，不住手的痛打。而他的鞭打是知此亂來，其他同坐在板櫬上的孩子們都縮作一團，每一個都把頭躲到別人的肩下去；有一個小孩子，壁提士德的最小的兒子，因被竹杖的喧聲所嚇，驚出尿來。

那位先生這才氣平了，恢復了那已失去的莊重。而那些被打夠的聽衆們又在挖他們的鼻孔。

「都納」，他對他的妻說：「請你把巴路爾先生帶出去，因為他是病了，而且放學的時候替他洗一洗。」

那老婦人對於壁提士德的三個孩子是頗為關懷的，因為他們每禮拜六都有錢給她的丈夫。她牽着那位因恐懼而啼哭着，用他軟弱的小腳顛蹶地離開教室，而從他後面開着的褲頭露出內衣的尾部之外的一些東西的巴路爾先生的手。

那事件完了之後，又繼續功課的誦讀，而樹木們因不快而騷動着，牠們的單調的怨言，從葉叢間滲透出來。

有時聽見了一種沉悶的鈴聲，整個書塾便充滿了喜悅。那是老譚伯的羊羣到了。他們都知道那位老人和他的羊來到的時候，這裏當會有一兩小時的自由。

如果說那牧人是健談，則那位先生也是毫不落後。他們開始一種不絕的談話。而那些學生們便離開那板櫓圍繞着他們來聽，或潛行遁去和那些在附近斜坡上吃草的羊們玩耍。

唐·育昆喜歡那個老人，他曾見過世面，他對他用加斯提爾方言來和他談話表示敬意，他有一種對於草藥的知識，而沒有奪去了他的主顧。簡言之，他是「墾區」中惟一堪當和他做朋友的人。

他來到時，情形往往是這樣的。最先是那些羊來到了書塾的門口，把頭伸入來，好奇地嗅了一下，確知這裏是像沒有學問一樣沒有食物，是一所沒有價值的地方，便又輕蔑地退出。不久老譚伯到了。他信任地沿着他慣了的路行着，把他那枝牧羊人的曲棍伸在前面，他是他的不良的眼睛的惟一助手。

他坐在近着先生的門前的磚凳上，那先生和那牧人便在那裡閒談，多納和書塾中的較大的孩子們，便繼續慢慢地集攏來圍成一個圈子肅靜地的聽着。

老譚伯，他甚至在路上也要和那些羊們談話的，最初是像一個恐怕在談話中露出自己的無知的人們一樣慢慢地說着，但一經那位先生的答話給他以勇氣之後，他便沒入他的不絕的說故事的大海裏了。他會嘆息西班牙的不良政府，嘆息一切來自華倫西亞的人在「墾區」中所說

的話，嘆息一般不良的官吏說他們應負年成不好的責任，而最後他常常復述下面那些話。

「唐·育昆，我從前的世界便不同了。你沒有見過，但你的世界也比較現在好得多。他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試想一下，當那些孩子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所看見的將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啊！」

這常常就是他的故事的序文。

祇要你會見過那些佛拉爾派大師們的部下就好了！他們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現在這裏是只有古巴酒店那些坎牛者吧了。我十八歲的時候，有一件鑲着一隻銅鷹的頭盔，那是我從一個死人身上取來的，和一支比我更大的槍。而那些大師們……是多麼體面的人啊！他們現在說是某某將軍，某某將軍。說謊，完全說謊！這裏只有納華神父，沒有別人了！你會常常見他把法袍摺起，坐在馬上，帶着彎曲的指揮刀和手槍！我們會怎樣到處馳騁呵！有時在這裏有時在亞利根地省，然後又跑過亞爾巴錫他的附近。那些法蘭西人常跟在我們的後跟，但我們把每一個捉到的法蘭西人撕碎了。我現在似乎還看見當時的景象。唉！我，亂戳，亂戳，把一枝長矛完全戳入去了。

那乾癟的老人漸漸顯得勇敢起來，他站起來，他的沈暗的眼睛好像將熄的餘燼，而他揮舞他的牧人的棍，好像他仍用他的矛來戳他的敵人一樣。

然後他說教；在那慈祥的老人的後面，來了一個有由戰場所造成的冷酷而殘忍的心的兇暴

的人。他的鬼獩的本性顯現了。這種本性，在他的青年時代已經化了石，而沒有受到時間變遷的影響。他向那些華倫西亞的孩子們演說，和他們分享他的經驗的真實。他們一定要相信他告訴他們的話，因為他曾見過很多事情。生活就是忍耐着等待報復你的仇人的構會，等着那個球，當牠來的時候，便猛烈地給牠一擊。當他給他們以這些教訓的時候，他閃着他的像快熄滅的星光一樣藏在那深的眼窩裏的眼睛。他用衰老的怨毒心，述及在「聖區」中的以往的鬥爭，述及埋伏和詭計，述及對於同類的生命的完全蔑視。

那位先生，怕這些話對於他的學生們會發生道德上的影響，便移轉談話的方向，他們談到法國，那是老譚伯的最大的紀念。

那是一個整小時的話題。他知道這個國家這樣清楚，好像他是在那裏出世一樣。當華倫西亞向蘇起將軍投降的時候，他和其他數千俘虜一同被送到一個大城——多羅斯——裏去。他在談話中夾入許多經過這麼多年之後還記得的惡劣而斷續的法語。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啊！這裏男人們穿着白色的天鵝絨禮帽，各種顏色的大衣，和一條遮到後腦的硬領，像馬靴一般的長靴隨處跑；而那些女人們穿着像笛殼一般的裙，窄到把所有的內容都顯露出來。他這樣地繼續談到法蘭西帝國當時的服裝和風俗，以為牠現在還是這樣，而今日法國的情形還像牠在世紀初的時候似的。

當他詳細地複述他的記憶而先生和他地妻注意地傾聽着的時候，有些孩子利用那意外的放

儼，被那些見了他們像見了鬼一樣逃走的羊們的吸引，從教室潛走出來。他們牽住牠們的尾巴，攔住牠們的後腳，強迫牠們用前腳來行走，把牠們送下斜坡，或企圖騎在牠們的污穢的背上；這些可憐的生物，用溫柔的嗥聲來抗議，但沒有效果，因為那牧人正帶着最大的興味，專心講述那已死的法蘭西人的臨死的掙扎。

「那麼有多少人被打倒呢？」那先生在故事說完了之後便會這樣問。

「約有一百二十或三十，我不記得十分準確了。」

那丈夫和妻子便會交換一個微笑。因為那總數較上次說時又多了二十個了。他的勇敢的行為和被殺者的數目是和年月一同增加着。

羊羣的哀鳴會引起了那位先生的注意，「先生們」，他呼喚那些頑皮的孩子，一面摸着了他的竹杖，「大家都到這裏來，難道你們以為可以隨便荒廢光陰嗎？這裏是用功的地方呵。」為想給他們一個榜樣來證實他的話，他揮起他的竹杖，這樣，你便會很有趣地看見他用鞭來把那些頑皮的孩子們趕回知識的羊欄。

「你去吧，譚伯叔父，我們已經談了兩小時了。我一定要繼續我的功課了。」

那個牧人有禮地辭別了之後，便把他的羊趕向磨坊去，在那裏再複述他的故事，而在書塾中，乘數表的朗誦又重新再開始，那是唐·育昆的學問的最大的記號。

日落的時候，孩子們便唱了那最後的一首歌，感謝上帝「因為他助人以光明。」然後各

他們晚餐的盤取出。因爲由「鑿區」到這裏來，路是不不少的；所以那些孩子們，早晨離家的時候，帶足一天的糧食；而那些唐·育昆的仇人們，甚至還說書塾的懲罰之一是取去他們的食物來補充唐夫人廚中的欠缺。

每逢禮拜五散學的時候，那些學生會聽見那千篇一律的演說。

「先生們，明天是禮拜六，提一提你的母親們，並告訴她們，誰沒有帶兩個銅板來的，便不讓他進入學校。我特別對你說，某某先生，而你，某某先生（他會列舉出一打以上的名字），有三個禮拜你沒有把那約定的款送給我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那就證明教學是沒有可能了，而學問是不能和這鄙陋的地方的固有的蠻性鬥爭了。我貢獻了我的一切，我的博學，我的書籍，（他說時望一望那些他的妻小心地收檢好放在舊櫃裏的三本初級書籍。）而你們甚麼都不肯給。好，我是這樣說，記住，我這樣說：那一個明天空手來的，便不能踏過那門檻，告訴你們的母親吧。」

那些孩子們組成了一對一對，互相握手，（像在華倫西亞學校裏一樣，你估有甚麼意思呢？）吻過了唐·育昆的堅硬的手，且當他們在他面前經過的時候，很熟溜地說過下面那句話：

「願上帝保佑我們明天再會！」然後便離開了。

那先生伴着他們走到磨坊前的方地，那裏是像各條大路和小路中間的一粒星。到了那裏

一隊學生便分成許多小隊，散佈在平原中的每條路上。

「當心，先生們，我已經注意你們了。」唐·育昆叫着作爲一種最後警告。你們偷採菓子，拋擲石頭或在溪上跳過的時候，你要當心。我有一隻小雀，牠是會將一切事情告訴我的，如早明天我聽見有甚麼不好的事情，我的竹棍將會給你們以最大的惡運。」

他站在那塊小方地上，望着那走到亞爾巴拉大路上的最大的一羣。

他們是給錢給得最爽快的，在這一羣中有壁提士德的三個兒子，許多時候，那條大路對他們變成了苦難的長途。

那三個孩子手牽着手跟着別的孩子們。而那些孩子，因爲住近了壁提士德的田莊，是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憎惡壁提士德和他的家人，時常都不肯放過磨折他們的機會。

那較大的兩個是識得怎樣保衛自己，有時拚着一些微傷，甚至可能獲得勝利。但那最小的皮斯吉爾提，一個祇有五歲大而他的母親因爲他的溫文而特別鍾愛，希望他將來做一個牧師的大肚子的小夥，當看見他的哥哥們和同學們糾纏在決死的鬥爭的時候，便哭起來。

有許多時候，那兩個較大的孩子回到家裏時，遍身滿了臭汗和塵土，好像是在路上打過滾一樣，褲子撕破了，內衣散開了。那就是戰爭的記號，而那個小的哭着告訴他的母親。而那個母親便不得不用一個便士的銀幣來壓在那被暗算的石所擊腫的臍塊之上，來慰勞這個或那個較大的孩子。

多拉莎聽見他的兒子們所受的襲擊，十分惱恨。但她是一個在鄉村出世的粗豪而勇敢的女人，當她聽見他的孩子會很好地保衛着自己，且給他的仇敵們以一頓好打的時候，她便恢復了平和了。

天啊！讓他們首先要關顧着皮斯吉爾提吧。而那個最長的哥哥，應許言也在客上遇見那污穢的一羣的時候，給他們以一頓痛打。

每天下午，當唐育昆望不見他們的時候，那敵對便開始了。

那些敵人們，那些在古巴酒店中大言恐嚇說要解決壁提士德的人們的子姪，便開始行慢了一點，來縮短他們和那三兄弟之間的距離。

但那位先生的吩咐，及那隻能看見及述說一切的可惡的小鳥的威脅，仍在他們的耳中響着。有些在心裏暗笑着。那老東西是知道很多事情的呵！

但越行越遠，那位先生的恫嚇的效果便逐漸減少了。

他們開始在三兄弟的身旁跳躍，且笑着互相追逐，那是由兒童的奸詐本能所產生的惡意的詭計，他們的真正的企圖，是想藉在他們身旁走過時的推撞，把他們推到路旁的小溪裏去。

後來他們看見他們的詭計不能成功，便想乘在他們身旁飛跑過的機會攔一下他們的頭或掛他們一下。

「賊！賊！」

他們一面喊出這些侮辱的說話，一面扯一扯他們的耳朵立即走開，走了不遠又回轉頭來再複說那同樣的話。

那句他們的父親的仇敵們所捏造的誹語，令那幾個孩子十分憤慨。那兩個較大的，便把那砲在樹後哭着的皮斯吉爾提丟下，拿起了石頭，而戰爭便在路上開始。

卵石在樹枝間嗚嗚飛過，令樹葉像雨點般落下，而射到樹幹或斜坡之上，那些狗們被戰事的喧聲所吸引，由田莊衝出來兇猛地吠着，那些婦人們將田莊的門口望出來，舉手向天憤怒地喊着：

「匪徒！魔鬼！」

那種怨言很快就傳到唐·育昆的耳裏。第二天，那殘忍的竹杖又被激動了。人們對於他的責罵，那習禮的廟堂，將會怎樣說呢？

那場戰爭繼續着，直至有些過路的趕車人揮起了他們的鞭，或者有些老人拿着杖從田莊裏走出來，那些襲擊者才四散逃走，當他們剩了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便帶着孩童們感情迅速變化的特性而後悔起來，恐懼地掛慮着那隻能知一切的小鳥和唐·育昆明天爲他們準備着的痛打。同時，那三兄弟繼續行他的路，摩搔着他們在戰爭中所得到的傷痕。

一天下午，壁提士德可憐的妻子看見她的孩子們回來時的情形，向天叫了一聲。

那次戰爭是最兇猛的一次。啊！那些匪徒們！那兩個大的是像平常一樣受了點傷，沒有甚

麼可慮；但那最小的，那位「主教」（他的母親溺愛地這樣稱呼他），却從頭到腳都濕透，那個可憐的小人兒哭着，因寒冷和驚慌而戰慄。

那些野蠻的小匪徒們把他丟入溪中的止水裏，而他的哥哥們把他撈出來的時候，全身糊滿了污穢而黑色的泥淖。

那個母親把他放在床上，因為那可憐的小人兒仍在她的臂上顫抖，雙手掛在她的頸上，用像小羊咩叫般的聲音喃喃着：

「媽！媽！」

「上帝呵！給我們耐性吧！所有這些卑鄙的流氓們，大的和小的，都立意要殺害我們全家了。」

（註）「阿面」，他本想說馬面，因孩子發音不正，變成阿面。

七

禮拜四早晨壁提士德起程赴華倫西亞的時候，他愁眉苦面像正想去送喪一樣。那天是在河床上的馬市的圩期。那個貯藏着他的儲蓄的贖餘的蓆布包在他的腰間隆起來。

厄運像一道泉流一樣傾在他的家裏，那最後和最合適的頂點或者就是那座屋頂跌在他們的頭上把全家的人壓死了。這些是甚麼人民！而他們所進入的是甚麼地方啊！

那小孩子的病是一直壞下去，在他的母親的臂上發熱而顫抖，而他的母親卻不斷地哭泣。每天大夫來看他兩次，總之，這是一個要花十五塊錢至二十塊錢的病症——一點小事，說是這樣說。

那最大的孩子，小壁提士德，是很難走動了。他經過某一天早晨和那些像他一樣在華倫西亞收集垃圾的年紀相若的孩子們打了一場大仗之後，他的頭現在仍纏着繃帶，而他的面佈滿了傷痕。這個區域中所有垃圾收集者結成一黨來對敵他，那可憐的孩子，現在再不能在路上現身了。

那兩個較小的，已停止上學，因為怕在回家的路上又要被逼着作戰。

而露西他，可憐的女郎！她是衆人中最愁苦的！她的父親裝上了陰森的面容，把嚴厲的眼

光投在她的身上來提醒她不要表現自己的情绪，而她的痛苦是一種家長權威的壓迫。但當他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那善良的壁提士德却為那可憐的女兒的愁苦而憂慮。因為他自己也做過少年人，知道戀愛的痛苦是怎樣沉重。

一切都已經洩漏了。自從那次皇后泉邊的著名的爭鬧之後，整個「墾區」都談論着露西他和老譚伯的孫的愛情事件。

那位亞爾巴拉的大肚子屠夫對他的學徒發出暴風般的憤怒。啊，那流氓！現在他明白他為甚麼忘記了他的一切任務了。為甚麼他像吉賽人一樣在「墾區」中漫遊來過他的下午了。那位少爺原來着了他的未婚情人的迷，好像他自己是有能力來供養她似的。而且天啊！這是一個怎樣的情人呵！現在他每天都要聽那些主顧們在他的肉檯前的閒話。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一個像他這樣虔誠而可敬的人，惟一的缺點也不過是在秤頭上措一點油吧了，却任令他的學徒和全「墾區」的仇人，據說曾進過懲教所的壞人的女兒結伴。

在肥老闊看來，所有這些都是對於他的店號的侮辱，每當那些好說閒話的老婦人絮絮叨叨的時候，他便變成暴怒的人，而用屠刀來恐嚇那羞怯的學徒，或斥責老譚伯，想叫他糾正他的無賴的孫兒。

最後那屠夫便辭退了那孩子而他的祖父却替他在華倫西亞的別一屠店找到了一個位置。他求他們甚至在假日也不要讓他離開，這樣他便不能再在路上等候壁提士德的女兒了。

唐納馴服地離開了，他的眼是像他時常牽到主人的屠刀之前的小羊一樣潮濕着。他不會回來了。那可憐的女郎仍留在田莊裏，終日躲在自己的寢室裏飲泣，盡力不要在她的父母的面前表現出來。她的母親，因為被這麼多的煩惱所激擾是很暴躁的；而她的父親，恐嚇她說如果她再有第二個情人而給這個地方裏的仇人們以說閒話的材料，他便要宰了他。

可憐的壁提士德，他雖是這樣嚴厲而可怕，但對於那女孩的無可慰藉的悲傷，實比較其他任何事情，更令他慮憂。她沒有胃口，面轉黃色而眼眶深陷；她努力要裝出淡然無事的神氣，而其實她晚上是幾乎沒有睡覺；雖然這樣，她還要每天接着一定時候，跋涉長途，帶着一雙模糊的眼睛到工廠去。她的眼睛顯出她是魂不附體，而她是經常在一種白晝奪夢的情況中生活。

雖然他們不能打倒壁提士德，但無疑地是用惡毒的眼睛投射着，因為他的可憐的摩塔提，那像家人一般的老馬，那曾在路上牽着他的可憐的傢私和他的孩子們，而經歷過許多艱苦的旅程的老馬，在那個他在勞苦的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住所的新馬槽中，漸漸地衰弱下去。

在他的最倒霉的日子裏，牠會像一匹可敬的良馬一樣工作着，當那家庭剛遷到這塊田地裏的時候，牠會要把那塊被咒詛而由於十年的荒廢而化石的田地耕開，牠會要不斷地苦步到華倫西亞把殘磚碎瓦及破屋中拆下來的舊木板拖回來；食物是很缺乏而工作是很苦。而現在，在馬槽的小窗的前面，展開了一大塊高大而盪漾着的草田，而廄中堆滿了青綠多汁而氣味芬芳的草

料。現在牠是長得胖了，牠的強直的腰和瘦骨嶙峋的背脊，也已經圓滿起來。牠是死得全沒理由的，或者牠是——在幫助那家族渡過了那困苦多難的日子之後便行使牠的完全休息的權利吧。

一天，牠躺在牠的草薦上不肯起來，用無光的眼睛望着壁提士德，牠使牠主人唇邊的怒罵和懾嚇停止了。可憐的摩路提，好像有人性的一樣，壁提士德記得他臨死時的眼光，好像是要哭一般。全家都爲此事而煩惱。在這個時候來了這件禍事，令他們忘記了在那床上因發熱而顫抖着的可憐的皮斯吉爾提。

壁提士德的妻痛哭起來。那匹牠的溫柔的而現在平躺在地上的可憐的牲口，幾乎會見過她所有的孩子們的出世。她現在還記得當他們在沙干都市場買牠回來的時候，牠是細小，污穢，滿身疥癩的醜馬，這還是昨天的事情一樣。牠是家族中的一員，現在是過世了。當那些討厭的老人，拿車來把那老工人的屍體載往骨店來，在那裏他們將把他的骨骼變成磨光的骨器而將牠的肉變成肥料的時候，那些孩子們都哭着和可憐的摩路提道永別。牠被帶去時，四個僵直地伸開，而牠的頭搖擺着。而那母親，好像感到某種可怕的豫感一樣，伸開兩臂投身到她的有病的孩子的身上。

她記得她的小兒子怎樣走入馬廐去拉摩路提的尾巴；牠是用慈愛的馴伏來忍受那些小孩子的戲弄的。她還記得他的父親怎樣把那小人兒放上那牲畜的堅硬的背脊，而他怎樣把他的小脚

打着那光滑的馬腹，而用他的孩子的吃吃的口香喝着「起來！起來！」而她覺得那可憐的畜牲的死或者就是替別人開路。啊，上帝！讓她的悲傷的母性的憂慮不要應驗吧，祇那受夠了苦的馬死去好了，却不要在牠到天堂的路上，把那可憐的小人兒駝在背上帶走，好像平日在「墾區」的路上，他執着他的繫緩步行着來保持他的身體的平衡的時候一樣。

而可憐的壁提士德，被這多麼的災難弄得神志不清。那病孩，那死馬，那受傷的兒子，那懷着深憂的女兒，在他心裏混作一團。他行抵城郊，在所蘭奴斯橋上行過。

在橋的那一端，在兩個花園之間的城郊大道上，在那座牠的哥特式的飛簷和壯麗的堞頭在樹頂露出來的八角形的碉堡的面前，壁提士德停着步，用手來摸一摸他的面。

他要去拜訪他的主人，唐·莎爾華德的兒子們，求他們借一點錢，湊足相當的數目去買一匹馬來頂替可憐的摩路提的位置。因為整潔是窮人的裝飾，他在一張石櫈上坐下，等着輪到他來剃一剃鬚子——經過兩禮拜的生長，粗硬而濃密像豪豬的毛一樣，他把整個面都變黑了。

在高大的蓋形的樹蔭下，這一區的薙髮匠，他們叫牠做露天薙髮店的，在這裏開張營業。一對有燈芯草做的墊子和因久而光澤的兩臂的有臂椅；一個輕便的火爐，上面放着一個罐子來燒熱水；幾條顏色曖昧的面巾，和幾張在顧客的硬皮上刮着的時候，發出一種令人肉麻的刺耳聲的薙刀，這些就是這露天薙髮店的全部資產。

那些想在城中薙髮店當學徒的笨孩子，先到這裏來學習怎樣運用他的手腕，而當他們練習

行刑及用剪短式及薙禿式等來掩蓋那些被害者的頭的時候，店主人却坐在路旁的石檯上和顧客們閒談，或向那些冷淡地聽着的羣衆高聲朗誦報紙。

對於那些坐在那張受難的椅上的人，最先是用一塊硬肥皂把他的下頷擦透，然後便來了那張殘忍的薙刀，那些顧客們堅忍地捱受着斬割，面上常染上了血痕。後來那把大剪繼續在那些浮華的青年的圓頭，前後旋動地響着，他們的頭髮留得像一隻鬚毛犬一樣，前面優美地聳起，帶着垂到眉上的長鬚，而後面那半個頭却小心地剪短。

壁提士德，被吞在那張燈芯草椅裏，合眼聽着那店主用單調的鼻音讀着報紙。他一面讀一面註釋和批評，好像一個對於時事十分精通的人一樣。他薙鬚子的結果是十分幸運，總計不過割去了三片肉而耳上着了一刀就是了。有時比這還要多。他付了半個里爾便離開這裏從所蘭奴斯門入城去了。

兩小時之後，他再從那裏出來，坐在那些等候理髮的人們麇集着的石檯上，聽那店主讀報來等候開市。

那位主人曾借給他以足夠買馬的小款。現在最要緊的事情是要磨利他的眼來選擇，保持着沉着，不要讓那些帶着他們的牲口，在他面前經過，然後向河床的斜坡走去的狡猾的吉卜賽人騙了。

十一小時。那馬市顯然是已到了最活躍的時刻了。那裡的混雜的喧聲，來到壁提士德的耳

裏，好像一個看不見的大釜在沸騰着一樣，馬嘶人叫混成一片，從河床中升騰起來。他躊躇，退縮，像一個想取消他的重要的決心的人一樣，但最後他却決意走下馬市去了。

那河床像尋常一樣地乾。一些從灌溉平原的水車和堤壩逃脫出來的水像一條蛇一樣蜿蜒着，構成了港灣和孤島。地面是多塵，酷熱，崎嶇不平，像亞拉伯的沙漠多過像一個河床。在這個時候，牠是完全被日光照成白色，沒有一點陰影。

那些農人的車和牠的白布篷，在河床中構成了一座營幕。在牠的四周那些準備出賣的馬成排地站着。那黑色而善踢的騾帶着牠的紅色的馬衣，而牠們光滑的脅腹不停地顫動着；那些犁田的馬，強壯而沉鬱，像判定要服永久的勞役的奴隸一樣，用黯淡無光的眼睛，注視着那些經過的人，好像牠們已經料到有新的暴君在他們之中似的；又有那些活潑的小馬，把蹄揚起了泥土，被人用套索穿着牠的鼻牽着走。

近着斜坡的地方是那些被丟棄的牲口：沒有耳朵的骯髒的驢子；他們的無肉的骨頭的尖端似乎要把馬衣刺破的瘦馬；有一條像鶴一般的頸的盲騾；所有這些市場中的棄材，那些爲勞役所毀的殘物，他們的皮已被棍所製好，等着屠場買辦，或那些仍然想用他們一下的乞丐們的到來。

近着河床中間水流的地方，潮濕會把牠蓋上了一層薄的草皮的兩岸之上，有些未馴服的小駒跑着，牠們的長鬃在風中飄揚而牠們的尾巴掃着地面。在橋的那邊，由橋的石眼望過去，可

以望見一羣被拴住了腳的公牛，流利地反芻着牧人所拋給他們的青草，有時懶散地在熱地上緩步，渴望着青色的草原，而當聽見那些小牛在欄杆裏尖叫的時候，做出一種兇猛的姿勢。

市場是較前更爲活躍了。每一匹馬的四週都有一羣舞手弄腳，絮絮叨叨，穿着短袖衫，手中拿着一支槐木棍的農夫，圍着在那裏論價。那些瘦削而面作古銅色的吉卜賽人，帶着他們彎曲的長腿，穿着補了補片的羊皮小褂，戴着一件皮帽。在皮帽下面，他們的黑色的眼狂熱地閃耀着，不停口地說話，在顧客的面上吹着氣，好像是想催眠他們一樣。

「你看一看那匹馬吧！注意牠的條紋。爲甚麼，她不是一個美人嗎！」

而那個農夫，不爲吉卜賽人的甜言蜜語所動，審慎着，多慮而躊躇，眼望着地，又看一看那牲畜，搔着頭皮，最後用一種固執的聲調說：

「很好……但我不能再多給了。」

爲商訂條件及慶祝買賣的成功，他們要找那個小草棚的蔭庇，在那個小草棚下面有一個高大的女人賣一些小餅，和用她那半打瓶子的內容物來斟滿那些排在銚片包着的桌子上面的厚玻璃杯。

壁提士德在那些馬的中間來回走着，不理睬那些猜着他的意圖的賣主們的游說。

沒有一匹馬合他的意。唉！可憐的壁提！想找尋牠的繼承者是多麼難呵！如果他不是爲需要所逼，他便決意不買了。他覺得如果他看上了一匹這些令人厭惡的牲口，便對不起那已死

的老馬。

最後他站在一匹白馬的面前，牠不十分肥澤，在腿上有幾點微小的擦傷而有些疲乏的神氣，一隻能負重的牲口。雖然有點頹喪，但却是強健而敏捷的。

但當他祇把手摩一摩那牲口的腰，立刻有一個吉卜賽人站到他的身旁，謙恭而親密，待他好像已經相處了一生的人一樣。

「那隻牲口是一件寶貝，當你看牠的時候，我很容易便看出你是識馬的人了……而且也很相宜，我相信我們一定不會在價錢上爭論……明奴提！把牠帶去走一趟，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牠的步伐是如何優美！」

那個明奴提，一個小吉卜賽人，拿着套索把馬牽出，在崎嶇的沙地上走了一回。那可憐的牲畜，不情願地跟在他的後面，好像討厭了這種常常重複的運動似的。

那些好奇的人們集攏來圍繞着那個望着那跑着的馬的壁提士德和那吉卜賽人。當明奴提把那匹馬帶回來的時候，壁提士德詳細地察看牠，他把他的手指放入牠的黃色的牙齒的中間，把手來摸過牠的全身，拿起了牠的蹄來檢查一回，而小心地看過牠的腿。

「看吧！看吧！牠就是爲你而設的……像聖餐的碟子一樣清楚。這不能瞞騙任何人，一切事情是公開而光明正大的。我不像別人一樣裝整馬匹，他們在你吸一口氣的時間，便可以把一匹驢子裝變成馬了。我是上禮拜買牠的，而我甚至沒有把牠腿上的些微缺點修理好。看牠是

有河等優美的步法。你是用來拖馬車嗎？一隻象也沒有牠這樣的拖力！你可以在牠的頭上看出這些特徵來。」

壁提士德對於他的檢查沒有甚麼不滿意之處，但他却裝做不大喜歡的樣子，苦着了面和紅着了喉。他做趕車夫時的惡運，使他有對於馬的知識，他是暗笑着那些旁觀的人。他們因祇看見那匹馬的外表的醜陋而和那吉卜賽人爭論着說那匹馬祇合帶往骨器店去。其實牠的憂鬱和頹喪的神態是那些只要牠能夠站着便服從驅使的勤勞的牲口的常態。

那決定的時間到了。他願意買牠。多少錢呢？

「既然是賣給朋友，」那吉卜賽人說，親熱地拍一拍他的膊頭，「既然是賣給一個像你這樣的好人，一定會善待那馬中之寶的，好，我就讓你給四十元把牠帶去吧。」

壁提士德像一個慣於那種討論的人一樣，鎮靜地接受了那一砲，而狡猾地微笑。

「既然是和你交手，我不想少給你，二十五元你肯不肯？」

那吉卜賽人帶着戲劇式的憤慨，張開了兩臂，倒退了幾步，扯着他的帽，做出了一切誇張和奇怪的姿勢來表示他的驚異。

「神的母親！二十五元！你不是會看過那匹牲口嗎？好像當我是偷來的一樣。我不能照這個價錢買了牠！」

但壁提士德對於他一切誇張的空話，都用同樣的話來回答。

「二十五元，沒有多。」

而那個吉卜賽人，用盡了他的一切游說之後，這當然是不少的了，又回到那最有力的證據。

「明奴提……把那馬帶出去，讓那位先生看清楚一下牠的好看相。」

明奴提再拿套索牽着馬走開，那種散步使他越來越厭倦了。

「哈，那是怎樣的姿態！」那吉卜賽人說，「你會以為牠是一位王子哩。牠對於你祇值二十五塊錢嗎？」

「不能再多一個銅板了。」那頭腦堅定的壁提士德再說一遍。

「明奴提，回來。那已經很夠了。」裝作憤怒的樣子，那個吉卜賽人把背向着他的買客，暗示交易已經不成，但當他看見壁提士德真的要離開的時候，他的矜持便消失了。

「來，先生，貴姓名？……呵，好，你看，壁提士德先生。這樣你便可以見得我是喜歡你而且想你得到這件寶貝，我為你再減低一點，在別人我是不肯的。你肯出三十五元嗎？現在來吧，就這樣吧。我可以向你發誓對我自己的父親，我也不肯這樣做的。」

當那個農人仍不為減價所動而祇肯添微不足道的兩塊錢的時候，他的憤怒是更為利害而更較剛才裝腔作勢。「為甚麼？那馬中之寶竟不能引起他的更大的愛慕嗎？但人是生活的，難道他頭上沒有眼睛來看牠的價值嗎？明奴提，來，再把牠帶開去。」

但明奴提不必再煩擾自己了，因為壁提士德已經走開，裝作已決意不買的樣子。他在整個市場上漫遊，看一看其他的馬匹，但仍常用眼角望着那吉卜賽人，那個吉卜賽人仍裝作很冷淡，但仍然用眼跟着和注意着他。

他行到一匹他因料到牠價錢的太昂而不打算買的高大，強壯而光澤的馬的面前。當他的手一觸到那匹馬的腰時，他覺得他的面上有一陣熱氣，同時聽見那個吉卜賽人的聲音細語着：

「三十三元……爲你的孩子們的原故，不要再固執了。你看，我是很容易商量的。」

「二十八元」。壁提士德不願地說：

當他把那匹美麗的牲口欣賞到夠了之後，便繼續再向前行，爲要裝成有點事做，他望着一個老農人的妻爭論着一匹驢子的價錢。

那個吉卜賽人已再回到他的馬那裏去，而遠遠地注視着他，搖動着那馬絡，好像是在招呼他一樣。壁提士德慢慢地行近他那裏去，裝作心不在焉的樣子，雙眼望着那道橋。橋上那些從城裏來的女人們的傘子，砌成了一個五光十色而活動的尖塔。

現在是正午的時候。河床的沙熱起來，在那欄柵的中間，並沒有一點風絲吹過。在那酷熱而潮濕的空氣中，日光直射下來，透過了人們的皮膚，焦灼了人們的嘴唇。

那個吉卜賽人向着壁提士德行前了數步，把那馬絡的末端遞給他，這是取得所有權的記號。

「不要虧你也不要虧我，三十元，上帝知道我是沒有賺多少。三十元，不要再少給了。否則你要使我發狂了。來，把錢放到這裏吧。」

壁提士德拿了那條繩，把手遞給賣主，他把繩熱情地握了一下，那交易是完成了。

那個農人開始從腰間摸出那在他的肚皮隆起來好像是未消化的食物一樣太多的貯蓄來；那張主人借給他的支票，幾元銀幣和用紙包住的零星小幣。當錢數妥了之後，他不能不和那吉卜賽人同到草棚去請他飲一杯酒，并給明奴提幾個便尼來酬報他的辛苦。

「你把市場的寶貝帶走了。今天是你的行好運的日子，壁提士德，你用右手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吧，聖母是在看着你哩。」

他還要再飲一杯，是那個吉卜賽人請他的。但最後，爲截斷那個吉卜賽人的絮絮叨叨的客氣和恭維，他拿起了那匹新馬的套索，而由於大不願意的明奴提的幫助，騎上那匹駿馬的背上，跑步離開那喧鬧的市場。

他帶那隻牲口滿意地回去，他沒有辜負那一天的光陰，他很少念及可憐的路摩提，而當他跑到橋上及路上，有些來自「舉區」的人圍着他來察看那匹白馬的時候，他感到物主的驕矜。

但他最大的快意是當他從古巴酒店門前經過的時候。他讓那匹馬來一次傲慢的小跑，好像牠是一匹名種一樣，而他看見皮明都和「舉區」中的閒漢怎樣走出門口來從後面望着他。那些壞蛋！現在他們可以確知想打倒他是怎樣的難。而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便可以保護他自己。



現在他們看見他又有一匹新馬了。祇要他家中煩惱也像這樣容易解決就好了！

牠的高大而青綠的麥，在路旁型成一個不斷地波動着的湖，那芬芳的牧草生長得異常繁茂，而有一種使那匹馬鼻孔張大的香氣。壁提士德不能再抱怨他的田地了，但在他的屋裏，他却怕會遇見那個永遠伴着他一生，等着用牠的爪來換他的「災難」。

聽見了馬的蹄聲，小壁提士德帶着牠包裹着的頭從屋裏走出來，而當他的父親下馬的時候，他跑來牽住那匹馬。那孩子熱心地膠粘着那匹新牲口。他撫摩牠，把他的手放入他的唇中，而因他急切想騎上牠的背上，他把一足放在馬的腿曲，牽着牠的尾巴，用一個亞拉伯人的敏捷姿勢，騎上牠的臀上。

壁提士德入到屋裏。室內潔白而明淨，發光的瓦器和一切傢具都放在原來的地方。牠似乎是被包圍在一種清潔而明淨的墳墓的悲哀裏。

他的妻從寢室的門走出來，兩目紅腫，頭髮散亂，在她的疲倦的外表，顯示出她已多晚沒有睡覺。

那醫生正在來過，像往日一樣，說是有小小的希望。他的態度是令人討厭的，他常說半吞半吐的話。他略為診治那孩子之後，便起身要走，沒有再開新的藥方。只當他將要上馬的時候，他一天晚上還要再來。那孩子病狀沒有變化，燒着漸漸消耗他那個越來越瘦的小身體的高熱。那是每天都是一樣的事情。他們對於那件災禍已經習慣了；那母親機械地哭着，而其他的

人們則苦着面出去從事日常的業務。

有一個商人的頭腦的多拉荷，詢問她的丈夫到市場去的結果。她出去看一看那匹馬；甚至憂傷的露西他也忘記了她的愛情的苦悶而想研究那匹新牲口的情形。

全家，大的和小的，都跑到馬廄去看馬，小壁提士德已熱心地把牠帶到那裏去。那小孩子沒有人理地留在那張寢室中的大床上輾轉着，他的眼因病而發光，微弱地叫着：「媽！媽！」

多拉莎帶着高興的表情來察看着他丈夫所買的東西，精密地估計着牠是否值多過卅元以上；那女兒用愉快的回憶來找尋那匹新馬和摩路提的異點；那兩個小的，帶着突然的自信，牽着牠的尾巴，用脚抵着牠的肚皮，求他們的哥哥扶他上那白色的背上，但結果却白費氣力。

每一個人都無疑地是喜歡那家庭的新分子。牠用一種奇怪的情態來嗅着那個馬槽，好像牠發覺這裏有牠的已死的伙伴的一點遺踪和餘味一樣。

全家同進晚餐，而對於那匹新牲口的興奮和熱情是如此利害，小壁提士德和那兩個小的常從桌邊溜出去看一看那個馬槽，好像怕那匹馬會生翼飛去似的。

下午沒有甚麼事情。壁提士德要耕開一塊尚未開闢的土地來準備播桑種，他和他的兒子把馬套上了馬具，看見牠的服役的馴良和拖犁的力量而覺得驕傲。

黑夜到了，他們正想國家的時候，多拉莎銳聲地從田莊的門前呼叫他們，她的聲音是像一

個呼救的人一樣。

「壁提士德，壁提士德！快點回來！」

壁提士德被他的妻的呼聲的聲調和瘋狂的舉動驚嚇，越過田地跑回去，因為她扯着自己的頭髮和慟哭着。

孩子要死了，你祇看看一看他便知道了。壁提士德走入寢室裡去，俯身到床上，覺得一種令人顫抖的冷氣罩住了他，正像有人把一桶冷水從背後潑在他身上時一樣的感覺。那可憐的小「主教」是很難動彈了，他呼吸困難而作鼾聲，他的唇變成紫色，他那幾乎全呆了的眼，露出玻璃般而不動的眼珠。牠們是一雙不能再看東西的眼睛。他的面似乎被一種神祕的悲慘所遮暗，好像死神的翼把陰影投在牠的上面一樣。整個顏容上的唯一明朗的東西，是那把像一束鬚曲的絲散在枕上的淡白色的頭髮。燭的光焰奇怪地映照著牠。

母親絕望地號啕，牠是像瘋狂的野獸的嗥叫。她的大兒子，默默在旁飲泣，勸止她，抱著她不讓她投身到那小孩的身上，和把她的頭撞到壁上去。外邊兩個小的哭着，不敢進來，好像他們的母親的號啕把他們嚇怕了一樣。床邊站着壁提士德，呆着，緊握着他的拳，咬着他的嘴唇，雙眼望着那具經過這麼多痛苦的掙扎和顫抖才放棄牠對生命的執着的小身體。

那位巨人，他的乾枯的眼睛與蒼地閃耀着，他的頭俯在他的兒子的上面，他的鎮靜給人一種甚至比那號叫着的母親更悲慘的印象。

突然，他看見那剛才被母親的呼號所駭而隨着他進來的小壁提士德是站在他身旁。他發見他的兒子把馬遺在田裏時，他怒了，而他的兒子，立刻抹乾了眼淚跑出去，想把馬帶回馬槽。轉瞬間，一種新的呼喊把壁提士德從癡呆中喚醒。

「父親！父親！」

那是小壁提士德在門外呼喊着他。那位父親，預感到有新的災禍，在未明白的含糊的說話的意義之前，已奔後面跟着他跑。「那匹馬……那可憐的白馬……躺在地上……流血……」

他跑前了幾步，便看見牠半坐在地上，仍拖着牠的犖，想站起來但沒有辦法，伸長了頸嘶叫着，而在牠的身旁，近着牠的前腿的地方，黑色的血慢慢地滴着，浸透了那新開闢的泥溝。

他們已把牠弄傷；牠或者要死了。上帝！一隻他看得像自己的生命一樣重的牲口，而牠是用他從地主那裏借來的錢買的。

他周圍張望着，好像是想找出那個幹這件惡事的主犯。在那塊在暮色之下已變成紫色的平原上一個人都沒有；除了遠處的車輪的碾轆聲，和葦叢的沙沙聲，與及田莊中的人們的彼此的呼喚聲，聽不見一點其他的聲音；在附近的大路小路上，半個生靈也見不着。

小壁提士德想在他父親面前卸去他疏忽的過失。他說當他跑進屋裏去的時候，他看見一羣笑着唱着的快樂的人們沿着公路行來，無疑地是從酒店回來的，或者就是他們吧。

那父親不必再多聽了……皮明都，還有誰呢？那個區域的人對他的仇視已經招致了他的兒

子的死亡，而現在那個匪徒又殺了他的馬，因為他們知道他是怎樣需要牠。上帝！這不已經很够使一個信耶穌的人改走魔鬼的路線了嗎？

他不再考慮，沒有認清楚他所想做的是甚麼。他回到屋裏去，從門後拿了那支鎗走出去，機械地把鎗膛打開，看那兩顆子彈已否上好。

小壁提士德仍留在馬旁，想用自己頭上的繡帶來替他止血。當他看見他的父親拿着那支扳了鎗機的鎗，想用殺人來洩怒的時候，他慌得很利害。

當你看見一個高大，沉默而迂緩的人，他心裏的獸性忍不住長期的壓抑而突然醒來的時候，是很可怕的。在他充血的眼睛裏發出殺人者的光芒，全身因可怕的和平人的憤怒而顫抖，那稱人當越過了中庸的界限的時候是非常兇猛的。

像一隻狂暴的野熊，他跑到田裏去，踐着那些田上的作物，躍過了灌溉的溝渠，穿過了葦叢；如果他轉到大路上，那祇是因為這樣可以快一點達到皮明都的田莊。

在田莊的門前有一個人。他的眼被怒火所遮蓋，同時因為暮色朦朧，使他看不清那個人是男是女。但他看見那個人因被那種正想舉鎗射擊的姿勢所惱，一步跳入屋裏去，突然把門關起來。壁提士德停在那關着門的田莊的窗前：

「皮明都！匪徒！出來！」

但他的聲音令他自己也覺得奇異，聽來好像是另一個人的聲音一樣。

沒有任何回答。田莊的門仍舊關着，那些窗門和那透光入最頂層的倉房上的三個槍孔也都關閉了。

那無賴或者正從牆隙望着他，或者甚至正在扳起槍機想從屋頂的小孔給他以陰險的一槍。他本能地懷着摩爾人那種時常警戒着仇敵的種種詭計的遠慮，他隱身在把他的蔭影投在皮明都的屋上的大無花菓樹的樹幹的後面。

皮明都的名字連同種種侮辱的名稱，在黃昏的沉寂中不停地響着。

「下來！你那懦夫！出來！你那無賴！」

那塵田莊仍然沉寂地關閉着，好像是沒有人住的一般。

壁提士德似乎聽見一個婦人嘶聲地叫着，是一種爭論的聲音，令他猜想帕帕他正在和皮明都爭持着，想阻止他跑出來回答他的辱罵，但後來他又甚麼都聽不見了。而他的辱罵，在寂靜中迴響着，令他感到絕望。

這種情形比較他的仇敵肯現身出來更使他狂怒，他覺得自己是要發狂了。他似乎覺得那間無言的房屋是在恥笑他，他丟開他的隱庇所，投身在田莊的門上，用他的槍柄來撞擊牠。

那道木門因那位狂怒的巨人的打擊而顫抖，既然他不能粉碎那間屋的主人，他想把他的憤怒洩在那間屋上，他不但攻打着那道門，他還用木槍擊牆壁，使壁上的塗飾，整塊整塊地跌下來，他甚至還幾次把他的武器提到面上，想把那兩顆子彈射入那兩個倉庫上的小孔，而他的躊躇

蹶未決，是祇因怕放完了槍之後，他自己便解除了武裝。

他的怒氣繼續增高；他咆哮着辱罵的言語，他的充血的眼睛已很難看得見東西，他搖擺着像一個飲醉了的人一樣。他幾乎快要在中風的痙攣中跌到地上，因憤怒而苦惱，被怒火所窒息。但當包圍着他的紅雲突然地消散了的時候，他的怒火讓位給頹喪，他想起了他的一切災禍，覺得自己是已經被打倒了。他的由可怕的緊張爆發出來的憤怒失了，而壁提士德，在辱罵的狂流中，覺得他自己的聲音已漸漸啞直至變成了哀鳴，最後他竟然大哭起來。

他不再辱罵皮明都了。他開始逐漸退却，直至退到路上，坐在一條溪岸上，槍是放在足旁。他在那裏哭了又哭，感到一種很大的舒適，夜的黑影撫慰他似乎是來和他分憂，牠變成更深更深，把他孩子般的哭聲隱藏起來。

他是多麼不幸呵！一個人敵對着大眾！他回到他的屋裏時將會看見他的孩子已經死了，而那匹他的生計所賴的馬，被那些惡人們弄成無用了。災禍從各方面向他襲來，從大路，從那些田莊，從叢叢，向着他洶湧而來，利用一切機會來傷害他的人；而他無法保障自己，他對於那些使他足夠了他的磨折而想向他報復的時候，却銷聲匿迹的仇敵，實在無法可施。

主啊！他做過甚麼壞事而應受這樣的報應呢？他不是一個良善的人嗎？

他越來越覺得自己被憂傷所壓倒。他因為不能動彈，便繼續坐在溪邊；現在即使他的仇敵到來，他也沒有力量來拾起足旁那支鎗了。

在路上迴響着悠揚的槍聲，他使黑夜充滿了神祕的震蕩。壁提士德想及他的小孩子，那可憐的主教，他或者現在正在離世。或者那甜美的鐘聲是天使們所發的，他們從天上來把那孩子的靈魂負去，而因為找不着他的家，所以在田野上飛翔。如果沒有其他未死的人們需要他兩臂的力量來維持啊！……那可憐的人渴望解脫，他想到把他那個爲維持他的生活使他受那麼大的痛苦，醜陋的身體遺棄在溪邊，而擁抱着他的兒子的天真的小靈魂，像那些在教堂牆上所畫的善人們一樣，由天輓引着他飛翔時的快樂。

鐘聲似乎漸來漸近，一個他的爲淚所濕的眼睛不能辨別清楚的黑影在路上經過。他覺得有人用小棍的尖端觸他，抬頭一望，他看見一個像幽靈般的神祕的人形向他走來。

他認得那是老譚伯，是全「墾區」中唯一沒有給他苦受的人。

那位被人認爲得道者的牧人，有一種盲人的奇妙直覺，他未有十分認得清楚是壁提士德之前，似乎已經了解他所有的不幸了，他用他的棍摸着了那支的，他回轉頭去，好像是望着在黑暗中的皮明都的田莊。

他帶着一種沉鬱的聲調，像一個習慣於他快要離開的世界的苦難的人一樣，緩緩地說，說他料到壁提士德是在泣着。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他曾預料到這些事情會發生。當他第一次看見他定居在那塊被咒詛的田地的時候，他曾警

告過他。牠們將帶給他以災禍。

他剛從壁提士德的田莊經過，而從開着的門望見有光……他曾聽見絕望的號泣聲……那狗是咆哮着，那小孩子已經死了吧，還沒死嗎？他再想他現在雖然是坐在溪邊，但實際上他已經一隻腳踏進牢裏了。這樣，那男人是完了，而他的家庭也破碎了。他將會在瘋狂而愚蠢的殺人事件上結果了自己，像老巴勒提一樣，且像他一樣死在監獄裏。這是很顯然的，這塊被窮人咒詛過的田地，除了產生被咒詛的藁實之外，是不會再產生甚麼的了。

一面喃喃着他可怕的預言，那牧人跟着他的羊羣繼續向村中的路上走去。他仍勸壁提士德離開這裏到別處去，到遠了的地方去，在那裏他可以不必犯着窮人的憤怒來賺取他的麪包。他現在已經被黑影所遮沒，看不見了，但壁提士德仍聽見那緩慢而沉鬱令他戰慄的聲音說着：

「相信我，我的兒子……牠們將給你帶來了災禍！」

八

壁提士德和他的家人們都不明白那種未之前聞和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是怎樣開始的；那個最先想行過那路由大路通到那塊可惜的田地的人容竟是誰。

在田莊中，他們是沒有閒心去注意到這事的詳情。他們正在困苦難而疲敝時，看見「瘞區」的人們突然向着他們走來，他們沒有阻止他們，因為人們在患難中是需要慰藉的，但對於那意外的好意之來，也沒有表示感謝。

那個小孩子的死訊已用一種奇怪的速度，傳遍了所有鄰居。全「瘞區」傳遞訊息都是用這種方法的，即是用閒話的翼，由這一家飛到那一家，牠是比較一切電訊還要快的。

有許多人夜間睡不着覺，好像那個小孩子的離世，曾留下了一條刺，刺入那些鄰人們的良心裏一樣。有許多女人在床上輾轉着，用她的不安擾及她的丈夫的睡眠，使他憤怒地抱怨。「鬼迷了你！你是睡不睡覺的呀？」不，她睡不着；那孩子妨礙她安眠。可憐的小人兒！當他到天上的時候，會怎樣對上帝說呢？」

對於那孩子之死，大家都應負責任，但每一個人，由於潛伏的目私心裏的影響，都把即最大的罪過推到鄰人身上，說他給他們以那種結果落在那小孩子的頭上的最厲害的窮逼。每一個

好講閒話的婦人，都把這件罪案歸咎於她的仇敵。最後她們懷着決定明早便去給那家庭以幫助，並哭那可憐的孩子一場來彌補他們的過失的決心，便睡着了，而在朦朧的睡眼中，他們自覺看見皮斯吉爾提，像天使歸的潔白和燦爛，用斥責的眼光望着那些會這樣虐待他和他的家人的人們。

所有鄰舍的人們，起來時都默想着關於他們怎樣走到及進入壁提士德的墓的問題。牠是一種良心的裁判，悔過心的激發。牠從平原的各方流入壁提士德的田莊裏。

天還未亮，便有兩個住在附近的田莊的老婦人入到壁提士德的家裏。那個已被憂傷所壓倒的家族，看見那兩個婦人在那六禮拜以來沒有一個人來過的屋裏出現時，也沒有覺得甚麼驚異。她們想見一見那孩子，那個可憐的小「主教」。她們入到寢室裏，望着那仍躺在床上的屍體，他的下頰以下用被單蓋住，不容易看出他的全身的輪廓，他的淡白色的頭髮，萎靡而沉重地堆在枕上。那個母親祇會在角落裏痛哭，全身縮成一團，像一個孩子一般小，好像她是在想把自己消滅一樣。

那兩個婦人來了之後，其他的人們也跟着來了，像一般啼泣着的老婦人的洪流，從平原的各方流進來，圍着那張床，輪流吻那個小屍體好像牠是屬於她們自己的一般。她們把多拉莎和她的女兒丟在一旁。而多拉莎和露西他因失眠和哭泣而疲乏，像呆了一般，把她們紅色面爲淚所濕透的面孔掛在她們的胸前。

壁提士德，坐在一張放在屋的中間的燈草椅裏，癡呆地望着那些人的行列，他們是曾經這般虐待過他的。他不厭惡他們，但也不覺得感激。他已經渡過了他的毀滅的前夜的危機；他冷淡地注視着他們，好像這間田莊不是他自己的，好像那躺在床上的可憐的小人不是他自己的兒子。

祇有在他脚旁旋繞着的狗，似乎還記得和感到憎恨，牠敵意地嗅着那些來來往往的盛裝的行列，牠猶猶而吠好像是想咬人而斬因為怕他的主人不喜歡才沒有這樣做一樣。

那些孩子們也與有那條狗的憤慨。小壁提士德對那些當他經過她們的門前時常常恥笑他的老婦人們怒目皺眉，他躲避到馬槽去，這樣他可以看守着那匹馬。他曾按照昨晚來過的獸醫的吩咐來醫治他。他很喜歡他的小弟弟，但死是沒有藥醫的，現在他所最掛慮的是那匹馬不要變成永遠殘廢。

那兩個小的，對於那件引起全平原的人們的注意的災禍，心裏感到得意。他們把守着門口，截住那些像一羣麻雀一般從各條大路小路飛來，懷着病理及興奮的好奇心，想看一看那死孩的小屍體的孩子們。現存是「他們」的機會了；現在「他們」是主人。倚着「門口狗」的勇氣，他們把一部分孩子們嚇走，而讓一部份孩子們進去。按照放學回家的路上的血戰時他們待遇他們的好境而施惠給他們。匪徒！這裏甚至有些會參加過那次令人可憐的皮斯爾提跌入溪裏而得病致死的戰爭的孩子們，也堅持着要入去。

一個瘦弱，慘白而矮小的婦人的出現，似乎突然給全家帶來了許多痛苦的回憶。那是帕帕他，皮明都的妻子，甚至她也來了！

壁提士德和他的妻都會有過想拒絕她的念頭。但那有甚麼意思呢？來吧，如果她是想來欣賞他們的災禍，她愛這麼笑就這麼笑吧。他們已被憂傷所壓倒而無抵抗的力量了。上帝，那看見一切的上帝，是會給每一個人以應得的報應的。

但帕帕他一直走到床邊，把別的婦人們推開。她把手中拿着的一大束鮮花鋪在床上。初春的芬芳散佈全室，那本是充滿藥味而在牠的沉重的空氣中，人們祇能吸到一種失眠和絕望的氣息的。

帕帕他，那隻可憐的負重的牲口，雖懷着做母親的希望而結婚，但始終沒有做母親的辛福，當看見那個大理石般的小面鑲在那把向後披着的頭髮中像聖像的金輪一般的時候，她不能自制了。

「我的兒子，我的可憐的小孩子！」

她伏在那個小屍體的上頭，盡情痛哭。用唇輕輕地掠過他慘白而冰冷的前額，好像她是怕驚醒他一樣。

聽見了她的悲慟，壁提士德和他的妻都驚奇地抬起了頭。他們現在知道她是一個好人，祇有「他」是壞的。而在他們的眼中，現出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的感激。

壁提士德當看見可憐的帕帕他怎樣擁抱多拉莎和她的女兒而彼此眼淚交融的時候，他甚至顫抖起來。不，她不是假意的。她自己是一個被害者，這就是爲甚麼她可以了解別個被害者的不幸的原因。

那小婦人抹去了她的眼淚，再成爲一個勇敢，堅強，習慣於從事一隻負重的牲口的勞役來維持她的家庭的婦人。她驚異地周圍一望。事情是不能讓牠這樣下去的。那個孩子是仍然放在床上，而一切東西都是亂七八糟！那個「主教」的屍體一定要陳列好準備他的最後的行程，他一定要穿上白衣，像晨光一樣潔白而燦爛，他的名字是本有晨光的意義的。

本着一個生而注重實幹的領袖的天才，本着她那種使別人恭順地服從的力量，開始給那些爭着替那個她們會這般熱心地咒詛過的家庭做一點事的婦人們以命令。

她自己要和兩個同伴到華倫西亞去購買殮衣和棺木，而其他的人則到村裏，或分往附近的田莊去找尋帕帕他所吩咐她們攜取的東西。

甚至那個沒有現身的可憎的皮明都，也要給那準備工作以一點貢獻。他的妻在路上遇見他，吩咐他在下午準備一班樂隊。他們都是像他一樣無賴而好酒，他在古巴酒店便一定可以打着他們的。而那個惡霸，這一天似乎心情很不安，恭聽着他的妻的吩咐沒有回駁，且忍受了他的妻和他說話時的專橫的語氣，眼望着地好像是有些愧色一樣。

自昨夜以來他覺的自己是有些改變。那個向他拋戰和辱罵他，把他像一隻木鷄一樣關在自

己的屋裏的人；他的妻，第一次干涉他的行動而把他的槍拿開，他缺乏勇氣來面對他的被害者，因為他是完全合理；這些都是他困惑和頹喪的理由。

他不再是庄日的皮朋卻了；他開始認識自己，甚至懷疑他一切反對壁提士德和他的家人的行爲是否等於犯罪，甚至有一個時候他還輕蔑過自己。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呵！所有他自己和他的鄰舍們的鄙卑的詭計，都祇適足以取去一個可憐的小孩子的生命吧了。按照他平素在沉悶的日子，當有些煩惱事情使他皺眉的日子的慣例，他跑到酒店裏去，找尋古巴先生放在屋角的著名的大桶中的慰安品。

上午十時，當帕帕他和她兩個同伴從城裏回來的時候，屋裏已滿了人了。

有幾個拙笨，持重而好理家務的男子，他們向來頗少參加抵抗新來客的十字軍的，在田莊的門前和壁提士德組成了一個小組，有些用摩爾人的方式躡著，有些坐在燈草椅裏，一面吸烟，一面和緩地談及天氣和年成。

裏面，女人和更多的女人，擁擠地圍着那張床，用他們的談話來震盪了那個母親的耳鼓，有些談及她那已失去的兒子，有些坐在屋內好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閒談着關於鄰舍的種種謠言。那是非常的日子，她們不必理到她自己家裏的不潔和晚餐的尚未煮好，現在是有所藉口。那些圍繞着她們的錯邊的孩子們哭着，並用他們的哭聲把每個人的耳朵都叫聾，有些是要回家去，有些是要來看一看那個「主教」。

有幾個老婦人把持着那個碗櫃，不斷地準備着一大杯甜酒和水，奉給多拉莎和她的女兒使她們哭得較為舒服一點，而當那兩個可憐的東西，被這些糖水所灌漲之後便拒絕再飲。而那些好事的老婦人們自己輪流飲着這些養神劑，因為他們也有平復她們的傷感的需要。

帕帕他在這些混亂的情勢中，想引起人們的敬重，開始叫着「出去，大家都出去！」與其留在這裏煩惱別人，她們不如把這兩個可憐的女人帶去，因為他們已因憂傷而疲乏，且將被這樣的煩囂逼到發狂了。

多拉莎拒絕離開她的兒子甚至一個很短的時間；她不久就要永不能再見他了；她們不應該搶去她那剩給她的再看一看她的寶貝的時間。她更爆發出更大的悲慟，投身在那冰冷的屍體上，想去擁抱他。

但她的女兒請求和帕帕他的主張強過了他，多拉莎被一大堆女人護送着離開了田莊，用圍裙遮著了面，痛哭着，掙扎着，不理會那些護送着她離開的人。而那些女人大家爭着要把她帶到自己的屋裏。

帕帕他開始安排出喪的儀式。他把那張全家用來吃餐的小白桌子放在門口中間，用一張白布鋪好，牠的末端用針扣住。在桌子上面，她們放上一張漿硬而鑲以花邊的被單；然後又放上那具從華倫西亞買回的小棺箱——一具令鄰舍們讚美的小棺，一個棺箱，四週鑲以金色的毯，內面填得像一個小孩子的搖籃一樣。

帕翰他取出一束那個死殍的最後的盛服；那張用銀線織成網狀的殮布，那對草鞋，那頂蕊冠，一律是白色的，牠的純潔是那個可憐的小「主教」的象徵。

用一種母性的小心，帕翰他慢慢地把那個小屍體裹起來。她把那個冰冷的小屍體壓在她的胸前，非常小心地把那隻好像是一塊祇要稍為震動一下便會折斷的玻璃一樣的僵硬的小臂裹在殮布裏。她在把牠穿進草鞋之前吻過他的冰冷的小足。她把她臂中像一隻僵冷的白鴿子一樣的皮斯吉爾提，放入田莊中間的祭壇上的小棺裏，而在那個祭壇的面前，全「墾區」為好奇心所吸引的人們，可以排成縱隊。

那還沒有完，那些最重要的事情還沒有做。那件花冠，一件白花砌成的無邊帽，有一串一串的花垂到耳際，是一種野蠻的裝飾，像歌劇中的野蠻人所帶的一樣。帕翰他的虔敬的手，從事和死神作可怕的鬥爭，她把慘白的兩頰染成玫瑰色；她把那為死所弄黑的口唇染上了一層鮮明的紅色，但她努力把把合着的無力的眼皮睜開却失敗了；牠仍然垂下來，蓋着那雙黯淡無光的眼睛，那有死的灰色的慘淡的眼睛。

可憐的皮斯吉爾提……不幸的小「主教」！他戴着那頂奇怪的花冠和帶着染了顏色的面孔是變成一個可笑的傀儡了。他現在是比較當他那塊因死而變成鉛色的小面放在他母親的枕上，而祇有他自己淡白色的頭髮做莊飾時更能引起人們的傷感。

但所有這些都沒有妨礙「墾區」中的好婦人們熱心地讚賞帕翰他的工作。「你看他……爲

甚麼，他好像是睡着哩！這般美麗，這般紅潤！我們還沒有看見過一個這樣的小情人哩。她們用鮮花來塞滿那具小棺的空隙，蓋住了那件白袍，散佈在整張桌子之上，堆高起來在尖端結成了一個花球。整個平原的繁華擁抱着那個孩子的身體，那些他從前像一隻小鳥們在小徑上跑過時所看見的花朵，用一陣彩色和芬芳的波浪包圍着他。

那兩個小兄弟驚異地，虔敬地望着皮斯吉爾提，好像望着一個超凡的，隨時會飛去的人物一樣。那條狗繞着那座停棺臺吠着，伸長牠的嘴來舔那只冰冷的蠟般的小手，爆發出像人類一樣的號啕聲，這是一種絕望的號啕，牠令那些婦人們爲之不安，而逼着用腳把那可憐的畜牛踢出門外去。

正午的時候，多拉莎用強力從鄰人把她拘禁着的地方逃出來，走回家裏去。當她看見那小兒的盛裝時，她的母愛使她充滿了深的慰藉的情感。她吻過那個染了顏色的嘴而哭得加倍利害。

現在是晚餐時候了，小壁提士德和那兩個小的，悲傷沒有奪去了他們的胃口，咬着一塊拗開的麵包，隱身在屋角裏。多拉莎和她的女兒想不到吃東西。那位父親，仍坐在他的燈草椅上，吸了一支又一支的紙烟，冷靜地像一個東方人一樣，背着他自己的住宅，好像他是怕着見那座作爲他的兒子的屍體的祭壇的白色的停棺臺似的。

下午，來慰問的人是更多了。那些婦人們穿起了節日的盛裝和那件鬆蹩的外套，那些女郎

伊烈烈地爭論着誰要借那把可憐的小一主教「抬往墓地去的四個人之一」。

在路旁緩步行着，躲避着塵埃好像牠們是致命的危險一樣，那一對特殊的訪問者來到了。那是摩·肯昆和多納，那位專塾的先生和那個「貴婦」。那天下午，因為這件悲哀的事件（如他所宣告），書塾是停課了。那是顯然的，你可以從那羣偷偷地走入田莊裏來的勇敢而頑強的孩子們便可以看出來。他們倦於一面挖着鼻孔，一面默想着從前的同學的屍體之後，便走出去在附近的路上跑，或在那些漚漚的溝渠上面跳過。

多納，穿着一件破舊的羊毛衫和一件闊大的黃色外套，肅穆地走入田莊裏來，說過了幾句從她的丈夫學來的幾句套話之後，便把她肥大的身軀坐在一張闊大的繩椅裏面，一言不發，好像熟睡了一樣，默想着那具棺材。那位善女人，習慣於聽從和讚美她的丈夫，是不能單獨和別人進行對話的。

那位先生，誇耀着他那件在慶典時才穿着的綠色短褂和那條太大的領帶，坐在外邊那位父親的身旁。他的農夫鈞粗大的手籠在黑袖裏。

那雙黑袖因年代的久遠已漸變了色，現在牠的顏色是像蒼蠅的翼一樣了。他常常把牠舞動，想引起人們對於他在大日子時所穿的衣服的注意。

爲壁提士德的好處，他將他的語彙中的麗句華詞盡數搬出來。壁提士德是他最好的主顧，沒有一個禮拜六，會忘記給他的兒子們兩個銅板來繳學費的。

「人生就是這樣，壁提士德先生，捨棄。我們不能了解上帝的計劃。他是常使他們的被造者逢兇化吉的。」

在他的文縷縷地，像在學校演說一樣地說出的一套老生常談之外，他降低了他的聲音繼續說下面的話，說時惡意地閃着眼睛。

「你沒有注意那些人們嗎，壁提士德先生？昨天他們還咒詛你和你的家人，而上帝知道我會多少次譴責過他們這種惡行；而今天他們入你的屋好像入自己的屋一樣，而向你表示無限的好意。而患難令他們忘記一切，使他們和你親近。」

經過瞬間的停頓之後，他本是低着頭站着時，現在他却拍着胸膛很有把握地繼續說：

「相信我，因為我知道他們很清楚；根本上他們是很好的。很愚蠢，那是真的，他們可能做出最野蠻的行爲，但他們有一個能被別人的患難所感動的心，這種心使他們收回了他們的魔爪。那些可憐的人！他們生而愚蠢，而這裏又沒有一個人肯幫助他們戰勝牠，那是誰的罪過呢？」

他沉默了一些時候，然後又帶着一種商人稱讚他自己的貨物的熱情再繼續說。

「這裏所需要的是教育，很多的教育，需要一些智慧的廟堂來散佈光明到整個平原裏，一些火爐……總之，祇要有多些兒童到我的廟堂，我的意思是我的書塾，祇要那些做父親的能像你一樣，把去酒店飲酒的錢按期繳納學費，壁提士德先生，情形就會不同了。我不願再多

說，因為我不想得罪人。」

這些說話是很危險的，因為有許多遣子弟去讀書而懨懨兩個銅板的父親們就坐在附近的地方。

其他曾對那個家庭表示過最利害的敵意的農人們，不敢走到屋裏來，而羣集在路上。

其中之一是皮明都，他剛和五個音樂師從酒店裏出來。經過在古巴的櫃台邊混了數小時之後，他的良心安靜了。

更多更多的人們流入那間田莊。這裏已沒有空隙了，那些婦人和孩子們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槓上或溪岸上，等候着出喪時間的來到。

屋裏充滿着號哭聲，熱心地勸慰聲，一片互相爭持的聲音。那是帕帕他想把多拉莎從她的兒子的屍體拉開。來吧！她一定要有一點理性；那「主教」不能長久留在這裏的，現在天已很晚了，不如索性把那隻苦杯飲乾了吧。

她和那個母親爭持着，要她離開那具棺木而走入寢室裏去，那麼，當最可怕的一瞬間，當那「主教」用他的殮衣的白翼飛去永不再回的時候，她便不必在場。

「我的兒子，他的母親的寶貝！」可憐的多拉莎慟哭着。

她不能再看見他了；一個吻，又一個吻；而他那個漸漸更像大理石，雖然塗了顏色豈是有一點鉛色的頭，從枕頭的這一邊滾過那一邊，使那頂花冠在那爭接最後一吻的母親和姊姊的懇切

的手中動盪着。

那位牧師和他的助手們一定是在村邊等候着；不好讓他們等得太久的。帕帕他漸漸不耐煩起來。入去！入去！有幾個婦人幫助着她把多拉莎和她的女兒，幾乎是用暴力地推入寢室裏去。她們在室裏闖來闖去，披散着頭髮，眼因哭而紅腫，胸脯爲一種不能用哭泣而要哭號啕來表現的憂傷所重重地壓住。

四個穿着褶裙，戴着蓋過了眼睛的頭巾而有靜穩的和女尼般的姿勢的女郎，拿着那張小桌子的腿，把那張白色的停棺台抬起來。像升旗禮時的歡呼一樣，突然聽見了一串奇怪而可怕的哀號，令一陣寒戰流過了許多人的脊柱。這是那條狗向可憐的「主教」請別的聲音。牠發出不斷的哀號，眼中充滿着淚，伸出牠的前爪，好像牠想隨着自己的鳴聲而去一般。

外面，唐·育昆鼓掌來令人注意。現在來吧……全校學生歸隊，那些站在路上的人們現在走近田莊來。皮明都領導着那些樂師，準備好他們的樂器，以便當「主教」越過門檻時便向他致敬，在那混亂的羣衆的紛擾和喧嚷中，Clarinet發出牠的顫聲，Cornet響着，而trumpet像肥胖的哮喘的老人一般吹奏着。（註一）

那些孩子們在前面走，把大束甜香的Basil花高舉着，唐·育昆是知道怎樣把事情做得適當的。後面那四個處女抬着那張白色的祭壇在羣衆中經過。在祭壇上，可憐的「主教」躺在他的棺裏面，微微地搖動着他的頭好像是和田莊話別一樣。

樂隊彈奏着愉快的華軍茲曲，緊跟着那些抬棺者的後面。而在他們的後面，所有那些看熱鬧的人們混作一團沿着小路向田野前進。

田莊變成寂寞而黯淡，表現着經過一場災禍之後的地方的淒涼景象。

壁提士德，獨坐正葡萄架下，仍保持着——個冷淡無情的亞拉伯人的態度，咬着他的雪茄，望着正在轉上大路去的行列。那具棺材和牠的台，在那些黑袍及儀仗的青綠的樹枝中，看去像一隻大白鴿一樣。

可憐的小「主教」幸運地趕着他赴天真的樂園的途程。那塊淫蕩地伸開來接受春天的太陽的接吻的平原，用牠的香氣圍繞着那個死孩子，一直伴着牠到墳墓去，用一件看不見的芬芳的殮衣把他蓋住了。那些已經發芽而充滿着新生命的收汁的老樹，當牠們的因花的重量而低垂的枝條在微風中蕩漾的時候，好像是向那個小屍體致敬一樣。死神在地上經過時，從來沒有帶過這樣美麗的面具的。

披頭散髮，銳聲狂叫着像癲婦一樣，瘋狂地擺動着她們的手臂，那兩個愛傷的婦人在田莊的門口出現。她們的聲音在彌漫着溫和的日光的平原的靜穆的氣氛中長拖着像無盡的哀鳴。

「我的兒！……我的兒！」多拉莎和她的女兒號叫着。

「唔唔！」那條狗叫着，伸長了牠的嘴作長聲，使人們神經震動到極點，而把悲哀的顫動散佈到整個平原。

再會，皮斯吉爾提！……再會！那兩個小兄弟叫着，吞嚥着眼淚。

在遠遠的樹林中，山谷的迴聲是響應着，牠透過了田上的青綠色的波浪，伴送着那個在鑿着金綠的白色游艇中搖擺着的「主教」到永生之境去。Cornel（註二）的複雜的音階，和牠的魔鬼般的抑揚頓挫，好像那個把小孩抱在臂上，離開夕陽普照着的平原的死神的高興的笑着。

到日落的時候，那行列回家了。

那些小兄弟們因為昨宵死精神來訪問他們時的興奮，就在他們的椅上睡着。多拉莎和她的女兒，被哭泣所壓倒，而她們的精神經過多晚失眠的損耗之後已萎靡不振。她們倒在那張仍然顯示着那可憐的孩子的身體的記號的床上，而小壁提士德則在馬槽裏，近着那隻病馬的地方打鼾。

那個父親，仍然是這般沉默和冷靜，款接着那些來訪問的人們，和他們握手，用點頭來對他們的幫忙和勸慰表示感謝。

當暮色四合之後，他們都辭去了。

田莊裏祇剩有黑暗和岑寂。從那道幽暗而洞開着的門，透出全家的疲乏的呼吸聲，像遠處的細語聲一樣。他們筋疲力盡地倒下來，好像是在對憂愁的戰鬥中被殺死了一般。

壁提士德仍然不動地坐着，呆呆地望着那些在暗藍色的夜裏閃耀着的星。

寂寞使他恢復了意識，他開始認識他自己的處境。

平原的姿態是像尋常一樣，但對於他却像美麗和平靜得多，像一個愁眉苦臉的人，現在却開顏微笑一樣。

那些在遠處的田莊的門裏喧鬧着的人們，現在不再憎恨他且不再窘辱他的孩子們了。他們曾在他的屋頂下面混過，而用他們的足跡抹去了老巴勒提的手所放下的咒詛。他將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但他付了怎樣的代價呵！

他突然發見了他的災禍的實際情形了，他想到可憐的皮斯吉爾提，想到他現在是埋葬在潮濕而臭惡的泥土中，他的潔白的衣服已被其他的屍體的腐汁所沾污，那個有他的粗笨的手所常常摩搔着的皮膚，有他所常常梳掠着的淡白色的頭髮的美麗的小孩子，現在是正被那些污穢的蟲蟻們所襲擊，他感到一陣惡心從他的肚皮滾上他的喉頭。

那些在附近的濼邊歌唱着的蟋蟀們被那些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的奇怪鼾聲所驚嚇而漸漸靜止了。那鼾聲在黑夜中像一隻受傷的野獸的如雷的鼻聲一樣地響着。

(註一) Clarinet, Cornet, trumpet 都是一種樂器。

(註二) Cornet 見註一。

九

聖約翰日到了，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時期，是收割和豐足的時期。

空氣顫動着，綫和色彩，一種非洲式的太陽把金色的泉源傾到地面，用牠熱情的撫摩使牠拆裂了，而牠的金色的箭，從厚密的葉叢間射下來，而那厚密的葉叢，形成了一個綠色的帳幕，平原把牠的潺潺的溪流和潮濕的溝渠隱在牠的下面，好像懼怕那些使處處充滿生機的熱氣似的。

那些樹木的枝條滿載着葉實。枸杞樹因那些蓋着優美的葉的黃色的薯球的重量而低垂。杏子在葉叢中閃耀着，像孩子們的玫瑰色的兩頰一樣；那些孩子們焦急地查察着那些肥胖的無花菓樹，貪婪地相找尋那些初實的菓子，而在那些花園的圍牆的上面，素馨花吐放着牠的清芬，而木蘭也像象牙色的香料一樣，在滲透了熟菓的香味的白熱氣氛中，散佈着牠的香氣。

閃光的鐮刀在田地上剃着，把那些金頭的大麥放倒，牠們的穗，因被過於充物的生命力的壓逼，已低垂到地面，而那些細長的麥桿，則更躺在牠們之下。

在打麥場上，麥桿堆積起來，堆成一個金色的小邱，反射着日光。麥粒在塵土的旋雲中簌過；而在那些被薙光的田地中，麻雀們在麥根的四周跳躍着，找尋那些被遺留的麥粒。

每一個人都很快樂，很愉快地工作。馬車在每條路上轆轤地響着，成羣結隊的孩子們在田地上跑着，或在打麥場上遊戲，懷想着那些新麥餅，懷想着因倉庫的充盈而開始着的豐足而滿意的生活。甚至那些老馬也似乎用快樂的眼光望着而工作得較為活潑一點，好像牠們已被那些將像一條金色的河流一樣源源流入牠們的秣槽去的新的稻草的香味所刺激而興奮起來一般。

那些在冬天的時候儲藏在寢室中，或用一隻襪袋放在衣箱的冰處的錢，現在開始在平原上流通了。到日暮的時候，酒店開始充滿着顧客，他們被日光晒成紅色或古銅色；他們的粗糙的內衣浸透了汗水；他們談到年成，談到聖約翰日所要付給地主的半年的租金。

豐收同時帶給壁提士德的田莊以快樂。收成已使他們忘記了小「主教」。祇有那位母親，用突然的眼淚或深的嘆息來表示對於那個小人兒的偶然的懷想。

就是那些麥粒，壁提士德和他的兒子拾到穀倉去的滿滿的一袋一袋的麥粒，當從他們肩上卸下來的時候，使樓板顫抖，使整間屋震蕩的麥粒，使全家感到高興。

好的時光開始了，現在他們的幸運是像從前的惡運一樣到達了最高峯。日子太平也溜過且充滿着工作，沒有絲毫意外事件來擾亂那勞動者的單調生活。

那些鄰舍們在小孩子的葬禮時所表示的好意，現在已有點冷淡了。因為對災禍的記憶已經漫滅，人們似乎對於那一次惻隱之心的自然衝動，有點悔恨起來，而重新記起老巴勒提的悲劇，和那侵入者的襲來。

但那次在小孩子的白棺面前自然地簽訂的和約，並未有因此而被破壞。不錯，有些人的態度是冷淡和多疑，但他們却和他們互相敬禮；孩子們可以在平原上行走而不致被傷害；甚至皮明都遇見壁提士德的時候，也友誼地點頭，口中喃着些甚麼，作爲對於他的招呼的回答。

總之，那些不喜歡他們的人，也不過不理他們吧了，而他們所能希望的也不過是這樣。

而在田莊裡面是多麼充足：多麼安樂啊！壁提士德驚異着他的收成。那塊木耕和久未觸動過的田地，似乎一次過。牠經過十年休息之後所積聚在牠的深處的生產力完全洩放出來。麥粒是沉重而豐富。按照在平原中所流傳的消息，牠將會得到很高的價錢。還有更妙的，（壁提士德想及這件事時微笑着）他不用將他的收益作爲租金付出去，因爲他是免租兩年的。他對於這種利益，已付過很重的代價，那就是數月來的警戒和鬥爭，和可憐的皮斯吉爾提的死亡。

那個家庭的興盛，似乎在那間田莊反映出來，牠從沒有過這樣雅潔和光澤。從遠處望來，牠是卓立於鄰近的田莊之外，好像表示牠的內部是比較其他田莊更爲豐裕和安樂。沒有人可以認出那間就是老巴勒提的悲慘的住宅。

在門前鋪着的紅磚，因天天的摩擦而閃着光，那柴藤和牽牛花的花棚，和那些一蘿們構成了一個綠色的帳幕，在帳幕的上面，伸展着那個田莊的潔白而尖銳的三角的屋簷，劃出了對天空的界線；從外面望進去，你可以看見寢室的窗口的白色的窗簾的動盪。架上積疊着一堆一堆的小碟，和幾隻倚在牆邊的大碟，展示着牠上面所繪的彩鳥和像番茄一般的大花；而在看去好

像亮瓦所製成的神壇的瓶架，顯露着肥大而閃光的水瓶，和一排一排用釘掛好的瓷瓶和淡綠色的玻璃杯，像救渴的神的像一樣。

那些古老而被虐待的傢私，牠們都是從前逃避貧窘而流浪四方時的一連串的紀念品，現在已完全不見了，而換上了勤勞的多拉莎從城裏買回來的新品。用從收成所得的錢，來彌補田莊裏的傢私在等待的歲月中所造成的破損。

當他們想及皮明都的恐嚇的說話時，常常微笑着。那些據那惡霸說是沒有人可以收割的麥粒，現在却開始養肥他們了。露西他添置了兩條裙，而小壁提士德和那兩個小兒子在禮拜日昂然地走着，從頭至腳都穿着新衣。當你在日光強烈的正午，空氣像燃燒一般，蒼蠅和蜜蜂嗡嗡地叫着的時候經過平原，你將在田莊的面前得到一種快慰之感，牠是這樣清涼和雅潔。從畜欄的塗泥的柵壁的隙縫，露出內面關着的牲口，雌雞咯咯，雄雞喔喔，兔子從新的積薪的洞穴中跳出來；那些爲多拉莎兩個小兒子所看守着的鴨羣在附近的小溪中游泳，而一羣一羣的小雞，在麥根的附近游行着，不斷地吱吱叫，轉動着牠的有少許細毛蔽着的玫瑰色的小身體。

多拉莎常常把自己關在寢室裏把梳裝台的抽屜打開，解開了一條手帕又一條手帕，來對着一小堆銀幣出神。這是她的丈夫首次由田地獲得的進款。這不過是一種開始，如果運氣繼續好下去，將有更多更多的金錢增加進來，誰能說將來這筆儲蓄，不會使她的小兒子們脫免兵役呢？

母親這種濃厚而暗中的歡喜，在壁提士德身上也可以看得出。

人們常常看見他在禮拜日下午，口中銜着一根用來慶祝那假日的大雪茄，在屋前踱過，親愛地望着那塊田地。在兩天以前，他曾像所有的鄰人們一樣，在牠上面播種了粟和豆，因為這些土地是不應該讓牠閒廢的。

他把那兩塊已開闢的田地弄好，已經是很費力。但他是像老巴勒提一樣，染着了土地狂；他想用他的勞力開闢得更多一點。雖然現在已經有點過遲，但他仍決定明天耕開在以後那塊未開墾的土地；在牠上面栽植西瓜，那是一種超等的品種，他的妻可以像別的人們一樣把牠們運到華倫西亞的市場去，獲得很好的收益。

應該感謝上帝，因他最後也讓他平安地住在這種樂園裏了。這塊平原是多麼肥美啊！據歷史說，甚至那些摩爾人的狗，被逐出這塊平原的時候也痛哭哩。

收割把田野肅清了，牠把那些雜牛着罌粟，像金色的保壘一樣把四周遮蔽的麥叢割去，現在那塊平原似乎已廣闊了許多，好像無限大一樣；牠伸展着，伸展着，直至那些被小路和溪流所劃成的方塊的紅土，看不見為止。

整個平原都嚴格地遵守禮拜日的安息，因為現在是新麥登場的時候，他們有不少的錢財，沒有人想違犯那種規例。在田地上看不見一個人在那裏工作，在路上也看不見一匹馬。老年的人戴着雪白的頭巾蓋到了眼眉，手裏攜着一張小椅在小路上經過，好像那些在很遠的地方響

着，越過村中的瓦頂的鐘聲，是在呼召他們。在十字身旁，一羣一羣的孩子們銳聲叫着，在那裏互相追逐；在青色的溪岸上有些穿着紅襖的兵士們在那裏站崗，他們乘假日之便，在溪中消磨一小時的時光；在遠遠響着唳鳥一般的射擊燕子的鎗聲。那些燕子用變化無窮的四人舞的姿態，到處飛翔，發出嘹亮的呢喃聲；牠們飛得這麼高好像牠們的翼掠過了晶瑩的藍空一樣。那條小溪的上面，一堆幾乎看不見的女子的雲霧嗚嗚地叫着。而在青色的田莊中，葡萄架的下面，那些花布內裙和顏色鮮麗的頂巾象萬花筒一樣騷動着；六弦琴奏着夢一般的音調，灌入曠野，最後喇叭聲響起來響遍了在日光之下睡着的平原的每一個角落，然後是摩爾人的調子的「祖他」，最後是蒂倫西巫式的跳舞。

這種太平景象，是勤勞和快樂的希立古邦的理想實現。這裏是不會有壞人的。當醒來的時候，蹣跚上德帶着憂閒的愉快或覺伸着懶腰，為充滿大氣中的平靜日子適所軟化。露西也已經和兄弟們到一個田莊裏去參加跳舞；他的妻子在睡午覺，而他自己則在由他的家通到大路上去的習作車馬的進路內一鬼卡開闢的地上徘徊着。

他站在那道小橋上，回望着鄰舍門的招呼，他們是笑着經過，好像是去參觀一件很有趣的城關。

他們是到古酒店去看皮明都和多羅露並兩兄弟的著名的賭賽；那兩兄弟是像怕怕他的丈夫一樣，發誓仇視工作，而將整天的光陰消磨在酒店裏的。他們之間，不斷地發生爭勝和賭

賽，特別是在像現在這樣酒店裏常充滿了人的時候。那三個好漢，都想在放縱的行爲上把別人壓倒，每一個都渴望獲得更大的名望。

他們的條件是看那一個人坐着玩紙牌玩得最長久，而除了白蘭地外不進其他的飲料。

他們在禮拜五晚開始，而在禮拜天的下午那三個好漢還坐在他們的小繩椅上，玩他們第一百局的紙牌，酒樽放在他們面前的小桌上，祇有當他們吞吃那些美味的血布丁（那是令古巴酒店得到很大的聲名的，因為他知道怎樣用油去浸漬牠）的時候，才把紙牌放下。

那消息在整個平原上傳佈，使三英里內的人們，都成羣結隊而來。那三條好漢沒有一分鐘是沒有人陪伴的。他們有他們的捧場人，他們輪流擔任在牌局中佔第四人的位置。當黑夜到來時，大部分看熱鬧的人們都回家去了，他們仍留在那裏，看他們在白楊樹下搖擺着的燭光中打牌，因為古巴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他不能伺候都種討厭的賭賽，因此當睡覺的時間來到時，他把店門關了，替他們換上了一杯新的白蘭地之後，便把他們遣在小院子裏。

有許多人對於這種野蠻的賭賽裝作憤怒，但在骨子裏他們對於有這樣的人做鄰居都感到滿意。在全「黎區」中這種人是很罕見的。白蘭地入到他們的身體裏好像是水一般。

所有鄰居們都好像把一隻眼經常望着那間酒店，用最迅速的速度傳播着賭賽的進展情形：兩大瓶已經飲乾了，還是若無其事一樣。現在是三瓶了，他們還是很清醒。古巴計算着所飲過的數量，其他的人們，則按照他們的愛好，計算着三個賭賽者中的某一個所飲的數量吧了。

那件兩天以來引起全平原的興趣而現在還似乎結束無期的事件，傳到了壁提士德的耳裏。他是一個嚴肅的人，飲了一點酒更不能感到昏眩的頭痛，對於那些好漢們的行為不能不感到驚奇，甚至近乎敬佩，因為他覺得他們的肚皮，一定是饑了鉛皮。牠會是一種值得一看的奇觀。帶着一種羨慕的心情，他的眼望着那些向酒店去的人們。他從來沒有入過古巴酒店。那間酒店從前是他的仇敵們的窟宅，但現在這件事件的非常性質，使他有正當理由到那裏去。而且，魔鬼！在經過了這樣勤苦的工作和這般好的年成之後，一個誠實的人也可以讓自己放鬆一下的。

於是他呼醒了他的睡着的妻，告訴她以他要到那裏去之後，便走到路上向着古巴酒店走去。

那些充塞着古巴酒店門前的小方場的人羣，是像一羣螞蟻一般，所有鄰近的男人們都在這裏，他們穿着一條厚布襯，沒有外套和背心，黑色的腰包在腰間隆起來，而把頭巾像僧帽一樣環繞着他們的頭。老年人把身體倚在刻着黑色的圖案的粧飾的沉重的黃木手杖上，那些後生，捲起了內衣的兩袖，袒露着他們的強健而紅色的手臂，而他們的粗而硬的手指間舞動着細長的紙烟，好像是特意相映成趣一般。那圍繞着酒店的高大而陰森的白楊樹，給那些活躍的人羣以蔭影。

壁提士德首次注意地觀察那間著名的酒店，牠有白色的牆，有漆了藍色的窗門，而牠的窗

框，鑲着明尼西斯的彩瓷。

牠有兩個門口，一個是賣酒間的門口，由那道開着的門望進去可以看見兩排大桶，一直頂到天花板，上面堆着空的和纏縮的皮袋，和被繼續流過的飲料所染紅的大漏斗和量酒器。房後停着一架載重車，牠常到本省的邊境去把酒運載回來。這個黑暗而潮溼的房子，常發出酒精的蒸氣和葡萄汁的香味，牠是這樣沉醉人的嗅覺和混亂人的視線，使人覺得天地都快要被酒所浸透。

這裏是古巴的寶庫，所有「黎區」中的酒徒談及牠的時候都帶着渴慕和敬意。祇有他自己知道那些桶的祕密，他的目光穿透那些舊桶板，而判別出牠內面儲藏着的紅色飲料的性質，他是酒神的殿堂的最高祭司。當他想款待一個客人的時候，他拿了一隻玻璃杯，內面閃耀着黃寶石色的飲料，而頂上蓋上一層虹霓般彩色的閃光，他是這般虔敬，好像他手上是捧着神杖一樣。

第二道門就是那間店的門口。牠是在天亮前一小時開放一直開到夜後十時。那掛在櫃台上的油燈，從那道門提出一塊廣闊而光輝的方影到黑暗的大路上。

牆壁和護牆板是用紅色閃光的瓷磚鑲到像一個人一般的高度，上面網着一排花瓷磚，從花瓷磚以上直至天花板，那一段牆壁是獻給一個畫家來表現他的超卓的藝術，因為古巴先生，雖然看去似乎是一個粗鄙的人，他的唯一的願望就是他的抽屜到晚上的時候裝滿了錢鈔，但却是

一個真誠的藝術愛護者。他曾從城中帶回一個畫家，把他留在這裏一禮拜以上，而這種做一個偉大的藝術愛護者的怪想頭，據他自己說，足費去了他五十元。

那的確是真的，人們是無法避開他的眼睛而不向那些藝術的傑作注視，他的鮮明的色彩，令顧客們很喜歡且引起他們飲酒的慾望。藍色的樹木蓋着紫色的田野，天空是黃色的，屋宇是大過樹木，而人物是六過屋宇。獵人們帶着像掃把一樣的鎗，而安杜爾的英雄們，腿上架着大口徑的短鎗，騎着看去像大老鼠一般的駿馬。那些奇妙的創作令顧客們多麼愛好呵！在房門的上面，審慎地顯 酒店的性質，繪上了一些食品的奇怪的圖形：像破裂的心臟一般的石榴，看去很像大蒲桃一般的流汁的西瓜，還有一些像紅絨球般的東西，大抵是代表桃子。

有許多人主張這間酒店之所以聲名高過「黎區」中的別的酒店是全靠這些驚人的粧飾，而古巴常常咒詛那些把美術品玷污了的蒼蠅。

近着門口的地方就是那個櫃台，陰暗而潮濕。牠的後面放着三排小桶，頂上有一排玻璃磚砌成的雉堞，這間酒店的種種色色的飲料都在这裏了。從梁間懸掛着一條一條的長香腸和黑色布丁，像奇形怪狀的嬰兒一樣；一束鮮紅的像魔鬼的手指一樣指着的辣椒；為破除那景色的單調起見，還掛着些火腿和大束的豬肉香腸。

那些為有精緻的味覺的人而設的小點是保存在櫃台附近的渾濁的玻璃櫃裏，這裏有本省風味的星形蛋糕，有葡萄乾的餅，有用糖霜蓋面的捲餅，有船形蛋糕，一切都有一種黯淡的顏色

和可疑的斑點，表示出牠的陳腐。還有摩威杜的餡餅，柔軟而新鮮，每一塊都像軟而白的麵包，還滴着乳汁。

在酒店的後面，開着一道通到院子去的門，內面頗為寬敞，有六個火爐來煮製食物。白色的杆子頂住一個舊葡萄架，牠給那廣闊的內部以蔭蔽，而在牆的一邊，堆積着小鋅皮桌子，牠的數目是如此之多，好像古巴早已預料到整個平原的住民，都會跑到他的屋裏來似的。

壁提士德，細心觀察那間酒店時，看見那酒店的主人。一個高大的漢子，胸脯袒開，但牠的帽和耳蓋，甚至在盛夏的時候也扯下來遮住了他的闊大的，有肥胖的兩頰而帶點鉛青色的面。是他自己的酒店的第一個顧客，如果他一日三餐不飲去半桶的酒，他是不會舒服地睡覺的。

因此，那因名傳遐邇而驚動整個平原的賭賽，無疑地是不甚惹起他的注意。

他的櫃台是一個守望台，也是一個出口檢查所，他由此看着他的顧客的醉態。爲使沒有一個外人可以在他的屋裏充作好漢起見，他在說話之前，常用手摸着一條放在櫃台下的大棍。那是屬於頭號的一種，看見了牠，皮明都和附近的好漢們都要戰慄。在他的屋裏是不會鬧事的。如果他們想互相殺死嗎？到路上去！當禮拜日下午那些摺刀們正在想打開而高舉起來的時候，古巴，他不動聲色，突然插身到相鬥者之間，用手將那最勇敢的捉住，把他從門口拖出去，放在大路上，然後關了他的門，開始在上牀之前數過他抽屜裏的錢，同時外面却重新響着

吵鬧和互相打擊的聲音。那些事件的結果，祇不過是令他的酒店早一小時關門，而在酒店內祇要有他站在櫃台的後面，是永不需要法官到來的。

壁提士德行近那堆圍繞着那些專心注意着賭賽的人們大人堆。

最初他甚麼都看不見，但漸漸被那些站在他後面的好奇的人們推向前去，他在那些發汗和壓縮的身體間打開了一條縫隙，直至後來他發覺自己已站在最前排。有些看熱鬧的是坐在地面，雙手托着下頷，鼻子伸過了桌子的邊沿，雙眼注視着那些玩牌的人們，好像他們不願意遺漏這著名的事件的每一個小節一樣。在這裏最難忍受的是酒精的氣味，每一個人的呼吸和衣服都像是被酒浸透了一般。

壁提士德望着皮明都和他的對手們，他們坐在堅固的木檯上，眼前擺着紙牌，一樽白蘭地放在容易拿得到的地方，在鋅板上堆着一小堆穀粒，作為賭博的籌碼。每一局完了之後，三人中的一個，執着酒瓶從容地飲，然後把他遞給他的同伴，他也不拘禮地接着作一長飲。

那些站得最近的旁觀者，從他們的肩頭窺看他們手中的牌，看他們有沒有打錯。但那些打牌的人的頭腦是這般清醒，好像他們所飲的不過是水一樣，沒有一個有些疏忽或打錯了一張牌。

牌戲繼續進行，雖然那些賭賽的人不停地和他們的朋友們談話，或取笑着那賭賽的結果。皮明都看見了壁提士德，喃喃地說了一聲「喂！」作為向他招呼，然後他的注意又回到他

的紙牌去。

他的外表似乎是很鎮靜，但他的眼睛是紅了，一種正像酒精的餘火一樣的紅色而閃爍的火星，在他的瞳子裏燃燒着，而他的面有時變成灰白色。其他那兩個也不會比他好；但他們互相譏笑。那些旁觀者爲他們的狂態所感染，也把他們合資購來的酒互相傳遞着，這裏有一股白蘭地的洪流在那酒店裏泛濫着，像火燄一樣倒入衆人的肚裏。

甚至壁提士德爲羣衆中的人們所慫恿，也飲了一點。他不喜歡牠，但一個人對於每一種東西都要嘗試一下，而他用把他帶到酒店來的同樣理由來慰勉自己。當一個人經過長期的勞苦而倉中滿貯穀物的時候，他是可以經受得起讓自己做一點蠢事的。

他的肚裏感到一股熱氣，而他的頭感到一種愉快的昏亂，他開始習慣於酒店的氣氛，而漸漸對那種賭賽感到更大的興趣。

甚至皮明都在他看來都似乎是值得注意的人物……風氣所趨。

他們在第二十個……（沒有人知道那個數字）的時候，結束了他們的牌戲，而和他們的朋友們討論到那快要來的晚餐。那兩兄弟中之一個顯得是要失敗了。即使是他這樣的人也不免開始受那沒有進食而祇飲白蘭地酒的兩天，和在困累中度過的兩晚的影響。他合着他的眼，任他的頭沉重地垂在他的兄弟的身上。他的兄弟暗中從桌子下面給他以可怕的撞擊來弄醒他。

皮明都狡猾地微笑着。他已經把一個打倒了。他和那些崇拜者討論那晚餐。牠一定要很

豐盛，不必計及花錢的多少，因為無論如何是不需他付錢的了。一餐適宜於做他的成績的頂點的大餐，因為就在今晚，那賭賽是一定要結束的了。

像預告皮明都的勝利的光榮的號音一樣，開始聽見了那位小多羅露立的歡聲；他的面垂到桌前，而他幾乎快要從凳上跌下來，好像落到他肚中的白蘭。由於地心吸力的公例，要向地面降下一樣。

他的兄弟想用掌來把他攙醒，但皮明都却和藹地阻止住他，像一個大量的勝利者一樣。他們可以在吃餐的時候把他喚醒。他裝作對於這一次賭賽和他自己的成功不甚看重的樣子，祇說到他經過了兩天狂飲之後，缺乏胃口是一件最大的不幸。

有一個朋友跑進酒店去拿出一長串紅辣椒，說這會使他恢復他的胃口。這種玩笑惹起了一場大笑，而皮明都為使他的崇拜者更為驚奇起見，把那地獄的珍饈遞給那仍保持清醒的多羅露拉，而他自己開始把他吞嚥，好像是吞着麵包一樣平常。

一陣喝采的聲音從羣衆中起來。因為每當他的對手吃了一筭辣椒，帕帕他的丈夫却吞了三筭，一直把那長串紅色的魔鬼念珠吃完了為止。那好漢一定有一個鑲鐵的肚皮。

他仍繼續談下去，一樣清醒，一樣鎮靜，雖然面色已漸變青白而帶着一雙紅腫的眼。他問古巴曾否殺兩隻鷄來給他做晚餐，而且教他以烹煮的方法。

壁提士德懷着驚奇的心情注視着這些事情，而朦朧地感到一種思歸之意。黃昏已漸漸消

失，在那小方場裏，人聲沸騰，禮拜晚的喧鬧開始。而皮明都常常用他的奇怪而煩悶的眼光，一種醉人所常有的眼光望着他。但不知爲甚麼原故，他還留在那裡，好像那件在他看來是這般新奇的事件的吸引力勝過他的意志。

那位好漢的友人之一，當看見了他吃完了那些辣椒之後，又把那樽酒飲乾，甚至沒有注意到他的疲倦的對手有沒有跟着他一樣的時候，便對他開頑笑，說他不應飲得太多，他是會失敗而他沒有錢付酒賬，他現在是不像往年他的地主肯不要他的租時一樣闊綽了。

那個胃失的人說出這些話時沒有知道他自己所說的是甚麼。牠產生一種痛苦的沉默，好像在病室裏把那些傷口打開一樣。

在這個地方談到租金和償付，當那些表演者和觀衆都飲了用大桶來計算的白蘭地的時候。壁提士德得到一個很不快的印象，他覺得這裏突然流過一種敵視和威脅的空氣，不需要任何更大的催促，他也會拔腳逃走的了；但他仍留在這裏，覺得每個人都注視着他。他恐怕如果他在未被襲擊之前退走，他是會被人恥笑的。他懷像不會被騷擾的希望，鎮靜地留在這裏，心裏懷像一種不是懼怕但又多過警戒的心情。

那些對皮明都充滿了崇敬的心情的人們，要他複述他每年用來避免向他的地主納租的方法，而用爆發的笑聲，和惡意的快慰的顫動來歡迎他，像奴隸樂聞他們的主人的災禍一樣。

那位好漢謙遜地敘述他的光榮的勝利。每年聖誕節和聖約翰日的時候，他用最高速度在向

華倫西亞的路上走着去講見他的地主。別人是攜着一對很肥美的雞，一籃餅或生果來作爲一種請求他的地主接受他的未能全繳的租金的手段，而且會在主人的面前痛哭流涕且聽允在不久以前便把全部租金繳足。祇有他一個人單帶着說話前去，而且說話也不多。

那位女地主，一個高大而嚴厲的婦人，在飯廳裏接見他。她的兩個女兒，那些驕傲的小姐們，頭上帶着色彩鮮艷的綵帶，也走近他來。

多拉，明奴拉打開那本備忘錄，查出皮明都還欠半年的租錢。呵，他來付租了嗎？而那個狡猾的無賴，當聽見那位太太問及租金的時候，常用同樣的話來回答。不，太太，他不能償付，因爲他沒有一個銅板。他並非不知道這樣便證明他自己是一個棍徒。他的祖父是一個有大的智慧的人，曾這樣告訴過他：「鎖鍊是爲誰而設的呢？爲人，你肯付錢嗎？你便是一個好人，你不肯付錢嗎？你便是一個匪徒。在那簡短的哲學上的討論之後，他便拿出他的第二個證據來，他從他的腰帶裏摸出一些下等的雪茄茄和一張小刀，開始切着煙絲來製烟捲。

那武器的出現使那位太太戰慄起來，使她感到不安，就因爲這個理由，那狡猾的人慢慢地切他的煙而並不急切地把他拿開。他不歇地複述着他的祖父的理論，來解釋他爲甚麼要緩付他的租金。

那兩個頭上戴着小綵帶的女孩叫他做「鎖鍊人」；那個母親在那粗魯而有壞名聲的人的面前感到不安，他有一種討厭的酒味，一面說話一面拿着小刀表演手勢；她相信從他那裏是不能

獲得甚麼東西的了，便告訴他他可以回去了；但他對於她們的被打擾感到深的快意，却想延長他們的會晤。她們甚至說如果他不能付出甚麼，他也可以省回他的謁見而不必再到這裏來，她們會忘記自己曾有這塊田地。啊，不，太太，皮明都依期履行他的義務，因為他是一個佃戶，他應該在聖誕節及聖約翰日去謁見他的地主，來表示他雖然不能付出甚麼，但仍然是她們最卑賤的僕人。

他每年到那裏去兩次，帶着酒臭，用他蓋滿了污泥的草鞋玷污了地板，複述鎖鍊是爲人而說的話，而同時舞弄着他的小刀。那是奴隸的報復，是穿着臭惡的襪襖的衣服，在富人的筵宴中現身的乞丐的痛苦的快意。

所有農人們都笑起來，批評着皮明都對待他的地主的行爲。

那好漢用理論來辯護他的行爲。他爲甚麼要付租呢？來，爲甚麼？他的祖父開墾了在他面前的田地，當他的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兄弟們按照「墾區」的慣例，把那些田地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分耕了，並不需要徵求地主的同意。他們是在那塊田地上工作的人，牠們會令牠生產，牠們曾在他們的田地上花去他的一生。

皮明都熱烈地談到他的工作而沒有臉紅，這令得有些人微笑了……好，他現在沒有做很多的工作，因爲他是乖了，且已經認識了人生的滑稽。但有一個時期，他曾經工作過，那就已經有充足的理由令那塊田地屬於他比較屬於那個華倫西亞的胖婦更爲公道。當她分耕作牠，當她

拿起那把沉重的犁頭，而那兩位小姐，用綵帶縛在一起，在籬面拖着牠的時候，她才算是這塊田地的合理的地主。

那位好漢的粗鄙的笑話令那些人們高聲狂笑起來。聖約翰祖的惡氣息包圍着他們，而他們看見他們的主人們被這樣殘酷地對待覺得十分快意。啊！這個關於犁頭的笑話十分有趣；每一個人都想像他的主人，那些嚴肅而怯懦的地主，老爺或太太，老而傲慢，被縛在犁頭上拖了又拖，而他們，那農夫，被踏在足踵下的人却策着鞭子的情形。

他們彼此相視而笑，且鼓掌表示他們的贊成。啊！在古巴酒店聽及明都的談話是很有趣的。這個人是有何等奇妙的理想呵！

但帕帕他的丈夫却變成沉鬱了。而且有許多的人覺得他常常向壁提士德投射斜視的目光，那是一種兇兇的目光，在酒店中的人，久已知道這種目光是一種立即進攻的符號。他的聲音是渾濁了，好像所有他吞入肚裏的酒精，像火燄一般升起來燃燒着他的喉嚨。

他們可以笑到把自己爆裂，但那是他們最後的笑了，現在的「墾區」已經不是十年來的「墾區」了。那些曾經是怯懦的兔子的地主們，現在却再成為兇險的豺狼了。他們再露出他們的身。甚至他的女地主也不怕得罪他了。他，那全「墾區」的地主們恐怖的他！當他前次聖約翰日的拜訪時，她取笑他的關於鎖鍊的談話，甚至取笑他的小刀，她向他宣告，他要準備離開他的田地或償付田租，且沒有忘記從前的積欠。

爲甚麼他們改變了態度呢？因爲他們已經不再畏懼他們了……而爲甚麼他們不再畏懼他們呢？基督！因爲現在老巴勒提的田地已不再荒廢和休耕了。牠是威脅着那些地主使他們變成溫和和可以理喻的符咒。現在魔法是破了。自從一個餓到半死的流氓成功把自己強插進他們的中間之後，那些地主笑了，而爲想報復他十年來的被逼的退讓，他們變成更壞過卑鄙的唐·莎爾華德。

「真的……真的，」所有的人們都說，用熱烈的點頭來贊同皮明都的議論。

他們回憶最近和他的地主會晤時的情形，大家都承認那些地主們是已經改變了。逐出耕地的恐嚇，未全繳的租金的拒收，談及老巴勒提的田地無論全區怎樣反對也已經再有人開耕時那種譏諷的態度。而現在，經過了十年的勝利的甜美的鬆弛，繆繩鬆放在他們的肩頭，主人們被丟在足下之後，突然來了那兇猛的一批回復到從前時候的情形。想到那可咒詛的半年，覺得麵包是苦起來而酒是酸起來了。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爲一個外來人，一個甚至不是在「墾區」生長的卑鄙的人，他投靠在他們的中間來妨礙他們的生理，使他們的生活更爲困難。那個匪徒還要繼續住下去嗎？難道「墾區」已經完全沒有漢子了嗎？

去吧，那些在可憐的孩子的棺旁所產生的友誼和尊敬！所有那些由那一次災禍所創造出來的體恤，好像一副紙牌一樣倒下來，像浮雲一樣地消散，而從前的憎恨一躍而起——那全「墾區」的敵愾，那反抗侵入者便是保衛他自己個人的生活的精神。

那種公憤的興起是何等的迅速呵！他們的眼望着他，燃燒着憎恨的火，那些被酒精所擾亂的頭腦，似乎感到一種想行兇的可怕的渴望，他們都本能地向着壁提士德進逼，令他覺得自己是被從四周壓過來，好像那個圈子是緊縮起來想把他吞沒了一樣。

現在他後悔留在這裡了。他沒有感到畏懼。但他咒詛那引起他到酒店來的思想的時刻。那間酒店是一所生疏的異地，他似乎奪去了他的力量，當他覺得在他足下的地面是他自己的土地，是他會花費過這麼多的精力來開墾他，和爲保衛牠起見，他準備失去他自己的生命的土地時，會令他更爲勇敢。

皮明都，因爲已找着發洩他的怒氣的途徑，兩天來所飲的白蘭地突然間像猛力一抽升到他的頭上。他失了一個鎮靜的酒精的平寧，他搖擺地站起來，想努力支撐着在他的腿上的身體。他的眼睛燒紅，好像是滴着血一樣，他的聲音是格格不吐，好像那些酒精和怒氣把牠拉住不讓牠出來一般。

「走！」他專橫地對壁提士德說，恐嚇地伸出了一隻手幾乎觸到了他的面。「走，否則我要殺死你！」

走！那本來是壁提士德所願的。他的面色越來越青白，越來越後悔他是跑到這裏來。但他仔細地分析那個惡霸所說，而爲其他的人們用贊同的表示來附和着的「走！」字的意義。

他們並不是要求他離開酒店，不想他討厭地來參加他們的集會，他們是用死的威脅來命令

他放棄他的像他的身體的血液一般的田地，永遠離開那間他的小兒子曾在那裏死，而在每一個角落裏都有他的奮鬥，和他的家人和貧窮鬥爭時的歡樂時痕跡的田莊。他很快地想見了一種景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傢私都堆在車上，在大路上流浪，找尋着未知的地方，來創立過另一種事業，帶着那隻飢餓的醜鬼，像一個同伴一樣永遠跟着他的足跟。

不，他願避免糾紛，但讓他們不要把手伸到他的孩子們的麵包上。

現在他不覺得焦急了，他的家庭的飢餓和流離失所的形象，把他激怒了，他甚至想向那些給他以這樣無理的要求的人們攻擊。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皮明都問，態度顯得更兇險，更可怕。

不，他不願意走。他用他的頭，用他的譏諷的微笑，用他的望着羣衆的鎮定而挑戰的眼光這樣說着。

「無賴！」那位好漢咆哮起來，而他的手落在壁提士德的面，給他一記可怕的響亮的巴掌。

好像爲這種攻擊所煽動一樣，整個羣衆都向着那可厭的侵入者衝過來，但在前排的人頭上面，升起了一隻強壯的手臂，拿着一張燈心草的棍子，略和皮明都所坐的一般大小。

在強壯的壁提士德的手裏，那是一件可怕的武器，那張堅固的棍子有着沉重的木腳，牠的棱角是因久用而被擦光了。

那些小桌子和一樽一樽地白蘭地酒，滿地翻滾，那些人們本能地向後退縮，被那個平常是這般和藹，而現在却像一個瘋狂的巨人一般的人所嚇住。且在他們還未能退得一步之前，拍的一聲，像打破了一個瓦壺的聲音一樣，皮明都被打破了頭跌在地上。

在這小方場裏，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混亂。

古巴，他躲在他的洞穴裏好像是甚麼都不注意一樣，但却是最先嗅到爭鬥的氣息的，一見那張凳子舞起來，他便立刻拿出那條放在櫃台下面的大號棒槌，用很快的幾棒，瞬息間便把酒店內的顧客清除，並立刻按照他的有利的慣例關上了店門。

那些人們留在外面，在那小方場週圍跑着，桌子隨地亂滾。小棍大棒同在空中揮舞，每一個人都警戒着反抗他的鄰人，準備應付一切可能的襲擊，而同時壁埃士德那個惹起了這場風波的人，卻不動地站着，垂着兩臂拿着了那張現在已經染上了血跡的凳子，為剛才所發生的事情所嚇住。

皮明都，面向着地，發出像鼬聲一般地呻吟，血從他被打破的頭湧出來。

多羅露拉，那位哥哥，本着酒徒彼此間的情誼，走來幫助他的對手，敵視地看着壁埃士德。他向他辱罵，在腰間拔出一件武器向他進攻。

那些最怕鬧事的人從小路走開，用病理的好奇心回望着。其他的人們還留着不動，採又着防禦的態度。每一個人也許都想殺掉他的鄰人，但沒有人願意頭一個去進攻。棍棒仍舊高舉

着，摺刀們在羣衆中閃着光，但沒有一件觸到了壁提士德的身上。他仍高舉着那張染了血的橈子，緩緩地向後退。

他這樣地離開了那小方場，不住把挑戰的眼光望着那圍繞着他倒的皮明都的羣衆。他們都是勇敢的人，但無疑地已被這漢子的氣力所懾伏了。

他看見自己已經退到路上，離開那酒店已有相當的遠，他開始發足逃奔，走到近着他自己的田莊的地方，他把那張沉重的橈子丟入溪裏，懷着恐怖的心情望着那在水裏的已乾的黑的斑點。

壁提士德完全喪失了和平地住在他的田莊的希望。

整個「墾區」再起來反抗他，他要再把自己在田莊裏孤立起來，他完完孤獨地生活着，像一個被認為染疫的人，或像一隻被困在籠裏的野獸一樣。每一個人都從遠處向他揮着拳頭。

第二天他的妻告訴他那個受傷的惡霸在他自己的家裏的舉動。而他自已從屋裏也聽見那些憂慮地陪伴着受傷的皮明都的人們的呼喊和恐嚇的聲音。：那是一種真正的示威運動。那些婦人們，由於「墾區」中消息傳播的神速，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她們成羣結隊跑來圍看帕帕他的勇敢的丈夫，向他表示同情，像為別人的利益而犧牲的英雄一樣。

同是那個人，前數小時還因為他賭賽飲酒而說他的壞話的，現在却可憐他，問候他的傷是否很嚴重，且大聲疾呼說要向那個餓鬼，那個賊復仇。他佔據了不屬於他的東西還不足，還想用恐怖的手段和攻擊好人來博取聲名。

皮明都是偉大的。他受了很大的痛苦，賴他的朋友們把他扶了回來，頭上幫着了繃帶，（據那些憤怒的婦人說，牠已經變成了荆棘的冠冕）（註）但他還努力裝出微笑，用傲慢的手勢回答着每一個鼓勵他復仇的人，宣言他把腐蝕他的敵人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

壁提士德沒有懷疑到那些人們找機會復仇的決心。他很熟悉「墾區」中所常用的方法，城中的法庭並不是爲這地方而設，當想到報仇雪恨的問題的時候，監獄是一件很小的事。爲甚麼一個人要用到法官和警察呢，如果他自己有一雙好眼和有一支鎗在他的屋裏？人們的問題應該由人們自己解決。

因爲整個「墾區」的人們都是這樣想，所以鬧事後的第二天，有兩個警察，拿着警棍，徒然地在由古巴酒店到皮明都的田莊的路上巡了又巡，給在田裏的人們以偵察式的詢問。沒有一個人會見過任何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任何事情。皮明都帶着粗暴的笑聲敘述他從酒店回來的時候，怎樣打破了自己的頭，宣稱那是他的賭囊的結果；那些白蘭地使他步履不穩，而他的頭撞在路旁的樹上。這樣，那些村警們便不得不跑回他們在亞爾巴拉的小營房裏去，得不着關於傳到他們的耳裏的鬧事和流血的含糊的傳說的真相。

那個被害者和他的朋友們的大量，使那決心經常處於防禦地位的壁提士德提心吊胆。

那些家人爲避免和「墾區」的人接觸，逃回屋裏去，像畏怯的蝸牛縮入牠的殼裏一樣。

那兩個小孩甚至連學校也沒有去，露西他停止往工廠去，而小壁提士德不敢離開他的田地一步。祇有那個父親出門，表示出他是鎮定而相信自己的安全，同時却小心和防備着別人。

但他到城裏去時沒有一次不是攜着那支他覺得是一個在叢莽中的朋友的鎗。他事實上是和他的武器同住。

那是他家裏頭的最摩登的東西，牠是經常潔淨和明亮，且被用像野蠻人一般的華倫西亞的農人們所給與牠的熱情來照料着。

多拉莎現在是像那個小孩子死時一般愁苦。每一次她看見她的丈夫把那雙鑿鎗整理，裝上彈藥，或把鎗機上下活動看牠是否順滑的時候，她的心中便浮上了監獄，和老巴勒的可怕的故事的暗影；她想見了流血的慘狀，和咒詛那使門們決意住在這塊被咒詛的田地上的日子。自此時以後，每當她丈夫不在家裏時候，她便十分憂懼，每一個長長的下午却花費在期待着她的男人的回來，當走出田莊的門前向路上張望，每當遠處響着幾聲獵人們的槍聲的時候，她恐怕那就是悲劇的開始，那聲槍會把那個家庭的父親的頭打破，或把他帶進牢獄裡去。而當壁提士德最後出現了，那些小孩子便會快樂地叫起來，多拉莎微笑着，拭去了她的眼淚，那個女兒會走前去擁抱她的父親，甚至那條狗也跳到他面前，不停地嗅他，好像牠在他身上嗅出他剛才遇着的危險一樣。

壁提士德嚴肅而鎮定，但不是傲慢，他對於他的家人們的焦慮覺得可笑，他漸漸變成更大膽，因為那著名的爭鬧，已因日久而淡忘了。

他覺得自己是安全的，祇要他帶同他的「雙音鳥」（他這樣稱呼他自己的槍），他可以很鎮定地在整個「墾區」裏行走。當他伴着一個這麼好的伴侶同行的時候，他的仇敵們裝做不認識他。有時他甚至從遠處望見皮明都，在「墾區」中行過，展覽着他的細着的頭像一面復仇的

旗幟。但那個惡霸，雖然已經恢復康健，却退避開去，好像他比較壁提士德更怕彼此碰頭一樣。他們都用眼角來望着他，但他從沒有從附近公路的田地上聽到一句辱罵的說話。他們譏諷地聳一聳肩，顛俯向地面，熱心地工作直至看不見他為止。

那唯一和他談話的人是老譚伯，那瘋狂的牧人，雖然他的眼不好，但他却認得他，好像他可以嗅出圍繞着壁提士德的倒霉的氣味一樣。他永遠都是說同樣的話……他還沒有放棄那塊被咒詛的田地嗎？

「你是錯了，我的兒子，他們將把災禍帶給你。」
壁提士德用微笑來接受那位老人的告誡。

他是和危險一寫長大的，但他從沒有像現在這樣不怕牠，他甚至在撫着牠及向着牠前進的時候，感到一種暗中的欣悅。他在酒店的戰績改變了他的性格，從前是這樣和平和忍耐的，現在在他的心裏，却喚起了一種驕橫的蠻性。他向那些人們表示他是不怕他們，甚至準備舉手和全「墾區」的人們對抗，像他曾在皮明都的頭上所表現的一樣，因為他們逼他要這樣做。他要做一個好漢，直至他們尊敬他並允許他以後永遠平安地在這裏居住為止。

抱着這種危險的決心，他甚至拋荒他的田地，每天下午以打獵為名在「墾區」的路上走過，但其實是誇示他的槍和他的不需要朋友幫忙的丈夫氣概。

一天下午，當他在加里昔谷中獵取燕子的時候，黑夜是襲來了。

那些鳥兒好像迷心於變化多端的四人舞，不停地飛翔着，反映在那淵深而幽靜，四周有高
的葦叢圍繞着的湖水上。那個把全「墾區」切開像一條裂罅的深谷是陰暗的，中間有一塘的死
水和泥濘的岸邊，在這裏或那裏浮動着一些枯朽而半浮半沉的木頭，現出一種荒野的景象。沒
有人會想到在那高坡和葦叢的後面是會鋪展着一塊微笑和青綠的平原的。甚至日光也似乎很慘
澹，牠透過那些野生植物而沉到谷底，蒼白地反映在死水上。

壁提士德把下午花在射擊那些環飛的燕子上。他腰間已刺了不多的彈藥，而在他的足旁那
些染了血的羽毛堆成了一個小坵，他已經獲得兩打左右的鳥兒了。一餐何等豐盛的餐，他的
家人們將怎樣喜歡呵！

在深谷中是黑暗起來了。一種臭惡的蒸氣，那種致命的瘴癘，從池面升起來。整千的青蛙
鳴叫着，好像牠們是向星星致敬一樣。牠們因聽不見那些擾亂他們的歌唱而逼牠們沒入水裏，
擾動那幅靜止的池塘的晶瑩平滑的水面的槍聲而感到滿意。

壁提士德拾起那些獵獲的小鳥，把牠們繫在腰上，兩步跳上了池岸，循着小路回家去。

天空，仍浸着暮色的微光而帶着柔和的紫色，星光閃爍着，而在廣漠的平原之上，響着許
多將隨黑夜之來而沉寂下去的田園生活的聲音。在小路上，經過着那些由城裏回來的女郎和由
田間回來的男子，疲倦的馬拖着沉重的車，而壁提士德回答着那些行近他的人們的「晚安」，
他們都是不認識他，和沒有他的鄰舍們那種憎恨他的心情的。

他把那村莊遺在後面，當他將行近他的田地的時候，敵意隨着他的每一步而顯得更爲清楚。那些人祇作噓聲而沒有向他招呼。

他走到了一個異國，而像一個準備一踏過敵人的前線使立刻戰鬥的兵士一樣，壁提士德在腰間找出他的軍火，兩筒他自己所製的有一個彈丸和一些烏彈的彈藥，他把牠裝上了火槍。

那個巨人裝好了槍之後笑了。無論那個人想阻擾他的路，都會接受一陣好的彈雨。

他鎮定地緩步行着，好像是在欣賞春夜的鮮美一樣。但這種鎮靜並沒有使他忘記他處境的危險，他有這麼多的敵人，而在這樣的時候跑到「黎區」裏來。

他的鄉村人的尖銳的耳朵，似乎從他肩上收聽到一種聲音。他敏捷地回望，而在黯淡星光之下，他覺得看見了一個黑影，偷偷地從路上跳開隱在溪岸的後面。

壁提士德提起他的槍，小心地走近前去。沒有人：：他只覺得在遠處有些草木在黑暗中動盪，好像有一個人把自己藏在裏面一樣。

他們是追躡着他，有人想陰險地從後面來襲擊他。但那種疑心不久便消失了。牠或者是那些野狗因怕他而逃走罷了。

好，無論牠是甚麼，牠斷然是從他那裏逃開了，這樣他在這裏便沒有甚麼事情可做。

他循着黑暗的路走着，像一個在暗中也熟悉這些地方的人一樣沉默地走，而且爲慎重起見，不願意引起人家的注意。當他行近他的田地的時候，他感到有些不安。這裏是他的鄰近的

地方，但同時有他的最頑強的仇敵。

在達到他自己的田地之前數秒鐘，近着那間禮拜日那些女郎們在那裏跳舞的田莊，路面是狹窄起來，形成許多彎曲。一邊是一條高堤，上面長着兩排桑樹，一邊是一條狹窄小溪，他的岸邊厚厚地蓋着高大的葦叢。

在黑夜裏望去，他是像印度的叢莽。一個竹林的圓穹在路上遮拱着。他是完全黑暗。葦叢在夜的微風之下蕩漾着，發出一種悲聲。那塊在烈日之下是這般清涼和可愛的地方，現在却似乎充滿殺氣。

璧提士德，一面嘲笑着自己的不安，一面把危險作心理上的擴大。那是一塊安全地射擊他的地方，如果皮明都在這裏經過，他是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的。

他正在想着，在葦叢中吐出一條閃電般的火舌，一枝迅即消失紅色的箭，跟着便有一聲槍響，有些東西在耳邊嘶嘶地飛過。有人向他射擊。他本能地伏下，想和地面的黑暗融合，這樣便不致給敵人以目標。同時又一道新的閃光燃着，又響了一聲槍聲，和仍未消散的第一次的槍聲的迴響混和着。璧提士德的左肩上感到一種被撕裂的感覺，有些像鐵爪一般的東西，在他們的外皮掠過。

但他甚少注意到牠，只感到一種野蠻的快意。兩槍了！他的敵人已經解除了武裝。

「基督！現在我捉住了你了！」

他從葦叢中衝出來，幾乎是滾着一般跑下斜坡去，沒人浸到膝部的溪水裏，足踏着泥淖高舉着手以免弄濕了他的槍，像一個守財奴一樣守着那兩筒火藥，等待着他可以妥當地把他放出的時間到來。

那些蘆葦的枝條在他眼前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幾乎平着水面的圓穹。在他前面的黑暗中他聽見丁水響聲，好像一條狗在溪中逃走一樣。那仇人就在這裏。追！

在那條小溪的河床裏，他從事一種瘋狂的追逐，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進，把他的草鞋遺棄在泥淖裏，他的褲子黏附着他的身體，沉重地拖着，妨礙着他的行動。而那些硬而尖利的破竹枝，刺擊和抓着他的面。

突然壁提士德覺得他自己是在看見有件黑色的東西，扳附着葦叢，盡力想爬上岸上去。他是想逃走了。一定要開槍。……他那雙感到行兇的痕癢的手，把槍抬到面上，扳着槍機……槍聲響了，那身體和着一陣枯枝和落葉的雨跌入溪裏去。

打他，再打他！壁提士德聽見那逃跑的狗一般的濺水聲，但現在比剛才更用力，好像那個逃命者，爲絕望所逼，用盡他的一切力量來逃逸。

那是一種令人昏迷的追逐，在黑暗中競走，經過了葦叢和溪水。他們都在鬆軟的河床裏滑走，想扳附着葦叢而又不想放鬆了那隻拿槍的手，水在他們的周圍旋轉，因他們拚命地前進而洶湧着，壁提士德幾次跪在水裏，只把他的手舉出水面來保持他的武器的乾燥而遺下的彈藥不

致被浸濕罷了。

那兩獵人的人這樣地前進着，在幽暗中摸索，直至到了那條小溪的轉灣處，他們來到一個較開朗的地方，那裏河岸上是沒有蘆葦。

那雙習慣於穹穴中的黑暗的壁提士德的眼睛，完全清楚地看見了一個人，扶着他的火槍，帶着他的艱於行動滿了泥漿的腿，蹣跚地跑上岸去。

他就是他……他！像平常一樣的他！

「賊！賊！你是沒法逃跑了。」壁提士德咆哮着，本着射得準確和知道他一定能將他的獵物打倒的善射者的自信心，從溪底放出他的第二聲槍。

他看見他頭倒向下沉重地跌在河岸上，四足到地地爬着以便滾入水裏去。壁提士德想捉住他，但因為太過匆忙，一失足便全身倒入溪裏。

他的頭沉入泥淖裏，吞了幾口紅色而泥濘的水，他以為他自己是快要死，且埋身在泥濘的沼澤裏了。後來由於努力的掙扎他終於站起來，拭開他的被從水裏帶上來的污泥所遮蔽着的眼睛，他的口在夜間空氣中喘着氣。他恢復了他的視覺，便立刻找尋他的敵人。他已經不見了。他從水裏走出來，滴着水和泥淖，在他的仇敵出現的地點爬上岸去，當他爬到了岸頂的時候，他找不着他。

但在乾地上，他發見一些黑色的斑點，他用手去摸牠，牠有血的腥味。現在他知道他沒有

射空。他雖周圍張望希望能發見他的仇敵的屍體，但找不到。

那個皮明都有一張堅韌的皮。他會淌着泥淖把自己拖回他的田莊裏去，或者那些他聽見在附近的田地上的好像一條大爬蟲把自己拖過田溝的模糊的沙聲，就是由他而來。所有的狗都向着他吠，充滿全「墾區」以拚命的怒號聲。他曾聽見他在一刻鐘以前用同樣的情形爬行着，無疑地他是想從後面把他殺死。但看見他自己已被人發見了，便沿着路邊匍匐逃走，想在較遠的叢莽中找尋一個據點來埋伏以免危險。

壁提士德突然感到恐慌，他祇有一個人，在平原的中間，完全解除武裝。他那支沒有彈藥的槍，現在不過是一支軟弱的棒吧了。皮明都是不能回來了，但他還有朋友呵！

爲突然的恐慌所克服他開始狂奔，跨過田地來找尋通到他家裏去的路。

平原因驚駭而顫抖，那四羣在黃昏的黑暗中的槍聲把所有的鄰人們都騷動起來。那些狗越來越吠得兇，田莊們的門開了吐出一些黑影來，他們一定不會空手出來的。

那些鄰人用口笛和報警的呼聲隔遠地互相呼喚。夜間的槍聲會是失火或賊劫的符號，誰知道是甚麼事情呢？總之一定不會有好事。而那些從家裏衝出來的人們已準備應付一切，他們已忘記了自己而懷着住在荒僻地方的人們的患難柢扶的心。

壁提士德爲這種行動所懼，跑步逃回家裏去，他曲着腰在溪岸的稻草堆的遮蔽之下走着，以免爲人所注意。

他已經看見了他的家，光從開着的門射出來，而在紅磚砌成的小院子中，有他的家人們的黑影。

那條嗅到了他的氣味的狗第一個跑來歡迎他，多拉莎和露西他快樂地叫起來。

「噠提十德，是你嗎？」

「父親！父親！」

他們都向着他，向着那道星兒在葡萄葉間閃耀着像螢火一樣的老葡萄架之下的田莊的進口衝出來。

那個母親，用那由於丈夫的遲歸而不安和憂懼的婦人的尖銳的耳朵，聽見遠遠的四聲槍響，正如她自己所說，她的心是「突然一跳」。全家的人都衝到門前去，焦慮地望有那黑暗的地平線，確信那幾聲驚動整個平原的槍聲一定和父親的遲回有些關係。

當看見了他和聽見了他的聲音的當候，他們歡喜到發狂，並沒有注意到他的被泥所染污的面，他的赤骨的足和他的污穢而滴着泥漿的衣服。

他們把他拖進去，露西他把自己掛到他的頸上去，帶着仍然潮潤的眼睛，柔聲地喚着：「父親！……父親！」

但他不能自制那痛苦的表情。噁喘一聲！他忍受着，但覺得很痛楚。露西他把她的手投在他的左肩上，正好是他剛才覺得如被鐵器所撕裂而現在覺得越來越沉重的地方。

當他走進屋裏，入到明朗的燭光之下時，那個婦人和那些孩子們發出一聲驚叫。他們看見那件爲血所染污的內衣。……：

露西他和她的母親哭起來。「最神聖的皇后！聖母！他們把他殺害了！」

但那個覺得肩上的痛楚越來越難忍受的壁提士德制止她們哭叫，並用祕密的手勢吩咐他們立刻察看一下他的傷勢。

那個最勇敢的露西他，把那件粗布的內衣剝開，把那個肩頭袒露出來。多麼多的血啊！那個女郎面變慘白幾乎要暈去；小壁提士德和那兩個小的開始哭泣，而多拉莎繼續她的號啕，好像她的丈夫是在臨死的痛苦中一樣。

但那個受傷的人焦燥地制止他們哭喊。不要哭吧，牠是沒要緊的：傷得並不嚴重，雖然他常覺肩頭沉重，但他還可以活動他的手臂便是最好的證明。牠祇是一點擦傷，沒有別的了。即使是更深的傷口，他的身體還可抵受得住。聽住……：水，布，綳帶和那樽多拉莎珍藏在她的房裏當做聖藥的亞兒尼加膏，動作要快點！現在不是張開了口來站着的時候。

多拉莎，轉回房裏去，在她的箱底搜索，把蘇布撕成綳帶，同時那個女孩却把那像在那肉肉

的肩頭上斬了一刀的流着血的傷口洗了又洗。

那兩個女人用盡方法來替他止血，把傷口綁好，面壁提士德滿意地舒了一口氣，好像他已經被醫好了一樣。在他的一生中比這還利害的打擊，他也曾受過了。

他開始吩咐那兩個小孩子小心不要將他們所看見的告訴任何人。他又同樣告誡那個說要派人去請醫生的妻說這祇足以引起法庭的注意了。他是會自己痊癒的。他的體格異常強壯。現在最重要的還是不要被牽涉入剛才發生的案件裏面，因為誰知道那個人現在是怎樣情形吧？

當他的妻幫助他換衣服和替他整理牀鋪的時候，壁提士德把剛才遇見的事情告訴她。那個善良的婦人帶着驚訝的表情睜大了她的眼，嘆息着，想着她的丈夫所遭遇的危險，而把掛慮的眼光投在田莊關着的門上，好像村警是快要從那裏進來一樣。

同時，小壁提士德深謀遠慮地拾起那支槍在燭光之下把牠抹乾，盡力把剛才那件事所留下的新近用過的痕迹抹去。

這一夜對於全家的人都是很難過的一夜。壁提士德狂亂起來，他發高熱，瘋狂地轉動，好像他是仍在溪裏跑着，追逐着那個敵人一樣。他用他的狂叫把那兩個小的嚇慌了，他們不能入睡；那兩個坐在他的床邊，不斷地把他一些糖水（她們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家庭藥劑）遞給他的女人，也一樣捱了一個通宵。

第二天，田莊的門整個早晨都關着。那個受傷的人似乎好一點，那些孩子，因失眠而眼現紅色，不動地留在畜欄裏，坐在肥料堆上，呆呆地望着那些豢養在那裏的牲畜們活動。

多拉莎從關着的門向平原偵察，後來又跑入她丈夫的房裏……多麼多的人啊！所有的鄰人們都在路上經過向着皮明都的屋走去；在那間屋的四周，可以看見集合着一大羣人。他們都

帶着一塊憂愁的面孔，住遠處舞手弄脚地狂叫着，而向着老巴勒提的田莊投射憎恨的眼光。

壁提士德聽見那個消息時叫起來。那些心裏憂慮着的事情刺傷了他。平原裏的人們向着皮爾都的屋裏走去，就是表示皮明都的情形是很嚴重，或者他已經死了！他確信他那兩顆子彈已經射進他的身體裏。

現在將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呢？他會像老巴勒提一樣死在監裏嗎？不會的，「黎區」的習慣是會被尊重的，他們相信公道是應該由自己的手去取得。那個快要死的人是沉寂了，但他留給他的朋友們，多羅露拉兄弟和別的人們去替他復仇。壁提士德不知道那一樣是較為可怕：城中的處分或「黎區」的處分。

在漸近黃昏的時候，那個受傷的人不理會那兩個婦人的勸告和哭泣，從床中跳出來。

他快要悶死了，他那慣於勞動的強健的身體，是不能忍受這般長久的靜止的。他肩上的重壓，要他改變他身體的位置。這樣，那個傷口似乎會較少痛一點。

用躊躇的脚步，他走到門外去，坐在葡萄架下的磚凳上，因在床，睡得太久而有點麻木不仁。

這天的下午是很令人不快的，風是太猛了，厚重的雲把太陽蓋住，陽光沉在雲的後面，像一張淡金色的簾幕籠罩着天邊。

壁提士德無目的地向城的方面望去，背向着皮明都的田莊。那間田莊在未收割之前是被那

些金黃的禾稼遮住，而現在那些田地被蘿光之後便看得很清楚了。

在那個受傷的人的心中，可以看出是有好奇和怕看那兩種衝動。但最後他的意志是勝利了，他慢慢地把他的注視轉向他的仇人住宅。

不錯，有許多人聚集在門前；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整個平原的人都焦急地跑去慰問他們的被打倒的革命領袖。

他們會怎樣痛恨他！……他們雖然離這裏甚遠，但他估到他自己的名字一定是被掛在衆人的唇上，在他耳裏的鳴聲中，在他發熱的太陽穴的跳動聲中，他以爲他是聽見了那個黃蜂巢所給他的恐嚇的言語。

但上帝知道他沒有做過多麼不衛自己的事情；他祇想保護自己而不想傷害任何人。爲甚麼「他」要負起那種和那些據那立唐·育昆先生說是很善良不過是與惡毒的人們作對的責任呢？

黃昏是來到了，灰色而愁慘的暮色散佈在整個田野。風越吹越猛，向田莊帶來了遠處的哭聲和詬罵聲的迴響。

壁提士德看見那些人們向着遠處的田莊的門湧進去，見那些手臂用悲哀的表情伸開着，那些緊握着的手，抓脫了頭上的頭巾把牠兇猛地擲在地上。

那個受傷的人覺得全身的血液仰向着他的心臟集中，牠有一瞬間停止了跳動，然後好像中風一樣，開始更兇猛地抽出，把熱而紅的血浪射上他的面部。

壁提士德感到心寒而可怕，懷着一種怯弱的感覺，好像他所有的力量已突然離去了他一樣；他走回田莊裏去，呼吸不調，直至他看見門已經關上而燭已經點着才止。

那天晚上是慘淡的。渴睡把全家打倒。由於昨夜的失眠而十分疲殆。幾乎在晚餐後他們便立刻休息，在九時以前，他們都在床上了。

壁提士德覺得他的傷口好了一點。他肩頭的重壓是減輕了，發熱不像昨晚這樣兇；但現在有一種奇怪的痛苦在他的心裏困擾他。

在寢室的黑暗中，他醒着，看見一個慘白的人形升起來，最初是很朦朧的，然後逐漸有形有色，直至變成他近數天來所有的皮明都，帶着綁着繃帶的頭和一個堅決地急於復仇的人的可怕的姿態。

那幻象煩擾他，他合着眼想睡覺。這裏是絕對黑暗的；睡魔制服了他；但他那合着的眼，却看見在濃厚的黑暗中充滿無數的紅點，牠們漸漸擴大，變為五顏六色的圓球；牠們千變萬化地飄浮着；最後混作一團，而皮明都又站在那裏，他用一隻惡獸玩弄牠的獵品時的精細的兇殘，慢慢地向着他走來。

壁提士德想設法從夢魔中逃出來。

他沒有睡着，他聽見他的妻在他身旁的鼾聲，而他的兒子們被疲乏所打倒，但他漸漸覺得那些聲音逐漸低沉下去，好像有些神祕的力量把那間田莊帶走，帶到很遠的地方去；而他無力

地躺在這裏，不能動彈，無論他怎樣盡力避免，也看見皮明都的面貼近他自己的面，而他的鼻頭感到他的敵人的熱的氣息。

他還沒有死嗎？……他呆鈍的腦不住地問着這個問題，經過許多努力之後，他回答自己說皮明都已經死了。他現在不是像他們從前一樣祇有一個被擊破的頭了：他的身體已被兩個傷口所洞穿，雖然壁提士德不能確定他是在那個部位，但他有兩個傷口，兩條源源不絕的血泉，衝開了那個鉛青色的肉唇。他已經知道：那兩聲槍，沒有一聲是射空了的。

而那隻鬼，用灼熱的氣息包圍着他的面，用定眼望着他的目光刺入他的眼，而漸漸降下降下直至握住了他的要害。

「饒恕吧，皮明都！」那個受傷的人呻吟着，他被夢魘所嚇而像一個孩子一樣顫抖着。

真的，他應該饒恕他。他殺死了他，那是真的，但他要想一想他是先向他攻擊的。來，人是應該講理的！那應負其咎的却是他自己！

但那個死人不肯聽他講理，而那隻鬼，行同寇盜，殘酷地微笑着，一跳跳上床來，坐在他身上，用他全身的重量壓住那個受傷的人的傷口。壁提士德痛苦地呻吟，不能轉動和把那重壓拋開。他想把他說服，用友誼的溫情叫他做東尼而不用他的渾身來呼他。

「東尼，你把我壓痛了！」

這正是那隻鬼所想的，把他壓痛，而且這樣還不滿足，用他的目光把那些布片和繃帶撕

開，然後把那殘忍的手指刺入他的傷口的深處而把傷口的邊沿撕裂，而他因痛苦而在叫起來。

「噫！噫！皮明都，饒恕我吧！」

他是痛得這般利害，他的顫抖從肩湧到他的頭，使他的短髮豎起，直立着，然後因痛苦的痙攣而扭結，直至變成了一束可怕的毒蛇的糾纏。

然後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那隻鬼執着他那束奇怪的頭髮，說起話來。

「來！來！」牠一面說一面牽着他走。

牠用超人的速度牽着他走，他不知道自己是在飛着或是游着，越過了一所光明而空虛的地方，他們好像暈眩地向着一個紅點飄過去，牠是位在遠遠的前面。

那個紅點漸漸擴大，牠的形狀看去好像他的寢室的門口，而牠傾出了一股令人暈眩的濃烟之後，來了一種焚燒稻草的氣味使他不能呼吸。

牠一定是地獄的進口。皮明都要把他投入去，投入那些牠的光燄照耀着那個門口的大火裏。恐怖勝過了他的癱瘓。他發出一聲驚叫，終於揮動了他的手臂，用手向後一擊，把皮明都和奇怪的頭髮拋開了。

現在他的眼是睜開了；那隻鬼已經不見了。他做了一個夢，牠無疑地是一種熱病的夢魘。現在他發見自己是和可憐的多拉莎睡在床上。她和衣而睡，在他身旁發出艱困的鼾聲。

但不然，那個噩夢還是繼續着。那些照耀着他的寢室的是一種甚麼奇怪的光？他仍然看見那個好像他的寢室的門的地獄的進口，吐出黑烟和火燄。他是睡着嗎？他擦一擦他的眼，運動他的手臂，在床上坐起來。

不，他是醒着，且清醒着。

那個門口越來越紅，烟越來越濃，他聽見竹炭火舌嘶唳而爆裂的聲音。他甚至看見火星飛舞，像火蠅一樣黏附在遮着房門的門簾之上。他聽見一種拚命的固執的吠聲，像狂鼓有的警鐘。

基督！事實的覺悟突然跳上他的心來，而令他發狂。

「多拉莎！多拉莎！……起來！」

祇一堆，他更把多拉莎推出床外。然後他跑到孩子們的房裏，用呼喊聲推喚趕出穿着睡衣的他們，像一羣癡呆而被嚇壞了的羊，在牧棍的前面跑着，而不知道是要往那裏去。他寢室的屋頂已經燒着，在他的床上灑下了一陣火星的雨。

直至他把房門打開時止，對於已被濃烟遮蔽了眼的壁提士德，一分鐘是像一世紀一般長久。全家因恐怖而瘋狂，穿着睡衣從門口衝出跑到路上。

他們稍為鎮靜一點之後，便點數人數。

多拉莎擁抱着她的女兒，而那個女郎因看見自己穿着寢衣跑到「墾區」中，坐在一條溪岸

東的牆壁上，因羞恥而戰慄，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她因羞恥而畏縮，把下頷靠在膝上而把她的白色麻布內衣扯下來，蓋住她的兩腳。

那兩個小的被嚇怕了，托庇在他們的長兄的臂下，那個父親像一個瘋人一樣來回跑着。嗚呼！詭譎的詭話。

匪徒！他們幹得多麼妥當啊！他們在田莊的四面放火，整個田莊由頂至底都爆發着火燄；甚至那畜欄的馬槽和草棚都被火燄所蓋住了。

從畜欄裏，透出絕望的馬嘶，恐怖的鷄叫，和兇猛的豬嘍；但那間田莊不用會那些在牠下面蹣跚着的東西的慘叫，繼續從門口和窗口吐出那些彎曲的火舌；而從牠的焚燒着的屋頂，升起了一大股螺旋形的白烟，反映出那些火燄是透明的玫瑰色。

氣候是變換了：夜色十分明淨，風已停吹，而天空的蔚藍祇被那煙柱所遮蔽，在那些白煙的條紋之間可以看出那些玲瓏的星。

多拉莎正和他的丈夫爭持，因為他在痛苦的驚駭中恢復了清醒之後，被那些令他做蠢事的財產所驅使，想跑進那個酷熱的地獄裏去。祇要片刻就夠了，不需要，紙裏從寢室中取出那小袋本季收穫的利潤便得了。

唉！善良的多拉莎！她現在已不必再勸阻她兇猛地緊握着的丈夫了。一個田莊很快便會燒着，稻草和竹枝都是惹火之物。那座屋頂「力勒」一聲跌下去——那座鄰舍們看來是對於他們

的侮辱的筆直的屋頂——而在那一大堆紅炭之上，升起了一條可怕的火柱，在牠的閃爍無定的光中，「墾區」像帶着一副奇怪的顏容活動着。

畜欄的邊牆利害地騷動着，好像裏面有一羣魔鬼想衝出來而撞擊着牠一樣。那些家禽們全身包着火燄跳出來，雖然在生燔着，還想飛走。

一小塊泥漿和竹枝所造成的牆壁跌下來，一隻可怕的怪物，像一道閃光一樣從黑色的裂罅中衝出來，從鼻端噴出火烟，盡力擺脫鬃毛上的火星，拚命地打牠那像一把火炬一樣而散佈燒焦毛髮的氣息的尾巴。

牠是那匹馬。牠用非常兇猛的一跳，跳過了那些家人們，瘋狂地向田地上跑去，本能地找尋那條小溪，牠跳入溪裏去時發出吱吱的聲音像一塊紅鐵放入水裏時的聲音一樣。

在牠的後面，又來了一隻火怪，像一個醉酒的魔鬼一樣把自己拖着走，同時發出可怕的嗚叫，這是那條豬，牠跌在田中的地面燃燒像一支油炬一樣。現在這裏祇剩有牆壁和那些被火所烤歪的葡萄藤，與及那些豎立着像在紅色的背景上畫上些黑線一般的木柱。

小董提士德，為想救回一點東西，冒失地跑到那些小路上去，呼喊著，扣着那些在火光的反射中閃爍着的鄰近的田莊的門。

「救火呵！救火呵！」

他的喊聲在遠處消失，引起了一種悲慘的迴響，像在廢圩和墳場中所聽見的一樣。

那位父親痛苦地微笑。他叫喊是徒然的。全「墾區」對他們置之不理。這裏有任白色的田莊裏面，~~他~~地從牆舞出來的眼淚，或者還有懷着惡意的快慰而大笑着的口，但沒有一種慷慨的聲音說「我從這裏位」

麵包！為獲得他要付多麼大的代價呵！而牠是怎樣使人們變壞呵！
在一個田莊裏面，忽然着一支黯淡的燭光，黃色而悲慘。那被災禍弄到神志不清的多拉莎想到那裏去求救，希望可以獲得一點援助，一些在他們的急難中所渴望的奇蹟。

他的丈夫用一種恐怖的表情把他拉回來。不，不是這裏。那裏都不要緊，這裏却萬萬不能。

像一個慘敗的人，慘敗到已不能感到任何憤恨的情感，他把望着火堆的眼移到那支黯淡，黃色而愁慘的燭光，那是一支小小的蠟燭，在幾乎可以看見死神的振翼的空氣中沒有光彩地燃着。

別了，皮明都！你的去世是安排得很好。那個討厭的侵入者的田莊和財產在你的屍前點着，發出比較那個未亡人帕帕他所買回來的祇有黃色的燭淚的蠟燭更愉快的光輝。

小壁提士德從他的無用的呼救轉回來，沒有人回答他。

那塊沉默而皺眉蹙額的平原，已向他們道了永別。

他們比較在沙漠裏更覺得孤寂；人爲的孤寂比較自然的孤寂難受千倍。

他們一定要從這裏逃開，他們一定要攜着那個永遠跟着他們的足踵的「飢餓」重新從事別的生涯；他們一定要把他們工作的餘燼，和他們自己的小孩子的屍體，那個在土中腐爛的可憐的小人兒，一個這次瘋狂的鬥爭的無辜的受害者，遺下。

他們每一個人，都帶着東方式的消極的態度，坐在溪岸上，等候着天亮。他們的肩頭因寒冷而顫抖，但在那些把他們凝呆的臉染上了血色的反光的一堆紅炭之前烘炙着；隨着那些吞噬了他們的一切努力而把牠變成灰燼的火燄的燃燒過程的無可移易的定命，由他們從前過着勤勞和安樂的生活時的興盛而變成衰弱和黯淡。

（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所戴的。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上海初版

◆(84801 滬報紙)

漢譯世界名著茅

舍一册

The Cabin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V. B. Ibanez

譯述者 胡簪雲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87-514

